南華經解



同治丙寅秋九月

枝栞於皖城藩圖

南華經解序

著書難注書尤難道無淺深見道有淺深縱吾心與目之所至以成一家之言期於闡發道之精蘊而止注書則既深明夫道之精蘊苟非以已之心仰窺夫著書者之心與之契合無間則注與不注等而莊子其尤甚者也夫正言易知反言則意曲而隱矣莊語易明諧語則意深而激矣又況反覆譬喻不可端倪支離曼衍莫從究詰雖然特患夫窺見莊子之心耳果能窺見其著書之心雖千載如面談可也夫莊子之書固所謂闡發道之精蘊以成一家之言者也抑思戰國之時何時乎功利中於隱微機詐習若天性距文武盛時雖僅六七百年而政教陵夷或反甚於漢唐衰亂之世是亦古今一大升降也驟而語以仁義禮樂有掩耳而走爾而黃帝老子之學貴在與物相忘而自

化故其論立身則至人無已論處世則清淨無爲明知所論之過高而欲藥戰國之人心有非是不能勝任而愉快者甚至非薄堯舜譏訕孔子豈眞有所不足於堯舜孔子哉逆知其說之不能以相勝不如姑抑之更進以至德妙道之行以潛銷其錮蔽而陰解其膏肓庶幾其有瘳乎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後儒不察或反以是爲莊子病無乃泥於語言文字未窺其著書之心歟此書自郭注後歷代注解不一家或以爲佛或以爲道雖其義未嘗不可通皆各就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得附會以申其說未必卽著書之本意近得句曲宣氏茂公所著南華經解鈔本句梳字櫛篇解節釋能使莊子著書之心躍躍紙上蓋不獨爲漆園功臣當此大亂初平凡所以靖民心培元氣有世道之責者詎無所取資乎因屬老友胡君稚楓詳加校訂付諸剞劂以

公同好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盡廢後乎此者可不作莊叟有知亦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同治丁卯春正月新建吳坤修書於皖江藩署

南華經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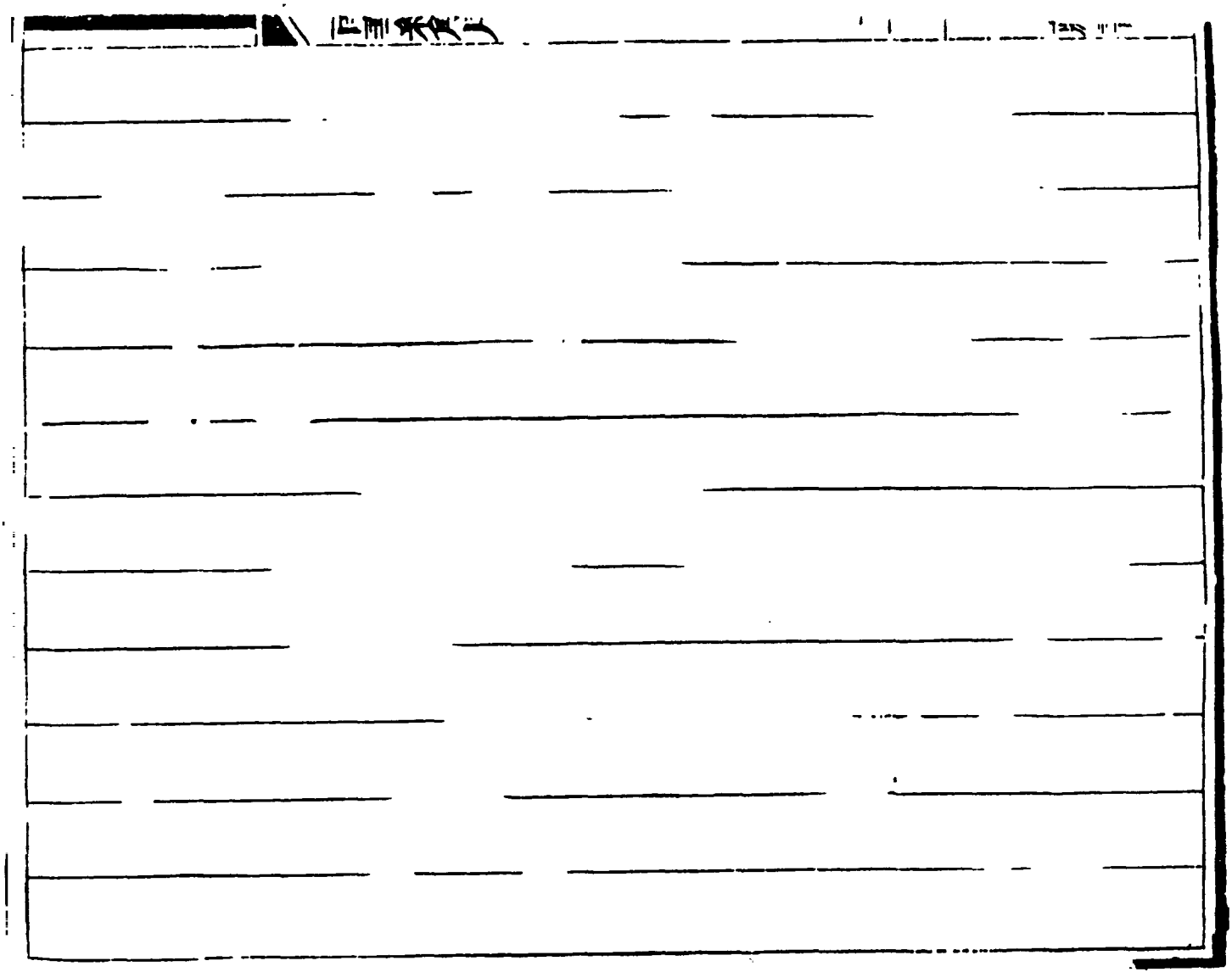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堯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而爲墨墨之非寖附於孔是四者以眩瞀天下之聰明與其議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門人孟猶之嫡傳而莊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

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衆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之僞儒且利其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堯者非不衆也有所矯而爲伊周即有所竊而爲之喙爲莽捺最下爲馮道而儉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者非不衆也有所持而爲孔孟即有所竊而爲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石而處士之蚩橫矣至於處士蚩橫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曷可爲久道也惟蒙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外非醇非雜亦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

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遠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賾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剳其蕭磔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既妙悟於象先而得其解者旦暮遇之又豁如於言下譬則畫史盤礴庖丁奏刀又譬則帝青寶網光界重重一爲無盡無盡爲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窮不能以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彼竟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昔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精舍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南華經解自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積而事愈增至於網繆繁餙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兩荄由兩荄上達而千枝萬葉生焉此千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寓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荄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蕃[illegible]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責者亦就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剪棄其枝葉則是率天下而獸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

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日取而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筆之爲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爲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而磨礲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違如愚之下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絶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鬬鳴莊子於是不能自禁而發爲高論綺言以删棄尋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徜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幻化殊詭清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子之文眞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寸私心嚮往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即郭子玄以此擅勝名家又未嘗不

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即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竊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渙然釋然眾妙畢出尋之有故而瀉之無垠眞自恣也眞仙才也眞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牛强作解事譬之主人覿面而旁猜張李其支離可笑有不勝言者噫莊子之難讀如是乎予小子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窾會細爲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見於天下不致覿面旁猜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鹿門茅氏嘗曰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尚未必知其學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夫去聖既遠而爲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既不避聖人

罕言之戒而於聖人之不欲剪者剪之聖人之不輕示者示之此莊子所以維末流之窮而一出於忍俊不禁一出於苦心致覺者也後世分別九流乃以異端目之予謂莊子之書與中庸相表裏特其言用處少而又多過於取快之文固所謂養之未至鋒芒透露惜不及親炙乎聖人者若具區馮氏謂爲佛氏之先驅嗚呼莊子豈佛氏之先驅我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句曲後學宣穎茂公氏自序

莊解小言

宣　頴識

註莊者無慮數十家全未得其結搆之意郭子玄竊據向註今古同推要之亦止可間摘其一句標玄耳至於行文妙處則猶未涉藩籬便爲空負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註者謂其能透宗趣愚謂聖賢經籍雖以意義爲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註也若諸家之餖飣舛謬又不足道

諸家字句之解間有所長採入細註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旨趣則概未之及故大字註評毫不敢襲亦不得已也

莊子之文最難捉摸字句尤多奇奧若不曾多看諸本評註者亦不敢輕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頤也

內篇各立一題各成結搆外篇雖不立題亦各成結搆惟雜

篇不立題不結搆乃可各段零碎讀之然天下一篇爲全部總跋洋洋大觀

分節分段非莊原本但骨節筋脉所在正須批覽導窾故不惜犂然分之先細讀其一節又細讀其大段又總讀其全篇則窾會分明首尾貫穿蓋必目無全牛者然後能盡有全牛也識者自知之顏曰莊解義取諸此俗本所分段落總不辨通篇文理淺謬可笑

莊子眞精神止作得內七篇文字外篇爲之羽翼雜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

莊子之文長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

古今格物君子無過莊子其侔色揣稱寫景摛情眞有化工

之巧

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每拈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明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却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出也

讀正文再讀批辭讀批辭再讀正文反覆數過胸中必有洞澈之樂若不耐煩尋繹者先不是讀書人也

南華經解內篇為文七首

一編之書何分內外以其專明宗旨故目之為內蓋莊子參透道體欲以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也豈惟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雖千萬言亦只是說不出所以多方蕩漾婉轉披剝有時罕譬之有時旁襯之有時反跌之有時白描之有時緊刺之有時寬泛之無非欲人於言外忽地相遇此內七篇所為作也

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後看他文字玲瓏貫穿都照此發去蓋他每一個題目徹首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並無一句兩句斷續雜湊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好處道體千言萬言說不出究竟止須一個字并一兩言還是多

的究竟止可意會并一個字還是多的莊子內篇題目雖有七個文字雖有七篇總說得這一個物事要人心領神悟而已

這一個物事漫天漫地都是他莊子約畧七個題目大要不越乎此所以欲不著言語則一兩句還是多欲著言語則七篇須少不得一字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節或引據其一言又或非借重這一箇人襯貼則抑揚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認作事蹟之實須知都是行文之資助而已

顏識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升
鍾祥胡志章校

逍遙遊

莊子明道之書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則爲於道有所隱第一義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卽學道人之第一工夫也內篇以逍遙遊標首乃莊子心手注措急欲與天下撥霧覩青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何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何事不鑽研究竟過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遙遊其所不肯爲者亦只是逍遙遊不知逍遙遊三字一念不留無入而不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塵不染無時而不自全是第一工夫也蓋至逍遙遊而累去矣至於累空而道見矣然且世人非

惟不能到抑亦不肯爲者其病根斷可知矣何也從來嗜慾之累識者遣而去之亦不爲難若夫等而上之則有爲名又等而上之則有爲功二者之累較難去焉雖然崇實則逃名貴德則賤功遣而去之猶不爲難若夫累之最難遣者惟有已焉夫嗜慾功名盡去而知能意見之尙存彼此區畛之猶隔陰陽慘舒之弗同於天地皆已之未化者之爲累也而於道能肸合乎哉故逍遙遊一篇文字只是至人無已一句文字至人無已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語惠子曰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克已二字孔子嘗言之彼先儒解喫力了讀莊子無已便以爲放蕩無稽殊不思孔子對學者說箇克已莊子就至人說箇無已未爲少謬也倘不欲無

已又何爲而克已也哉莊子作文爲千古學人解粘釋縛豈
宋儒能測其涯涘耶故竊謂孔子之絕四也顏子之樂也孟
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遙遊也皆心學也○逍遙遊主意只
在至人無已無已所以爲逍遙遊也然說與天下人皆不信
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見識只到得這箇地步譬如九層之臺
身止到得這一層便不知上面一層是何氣象然則非其信
之不及乃其知之不及耳前大半篇只爲此故特地蕩漾出
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以抹倒庸俗然後快展已說焉鯤鵬大
蜩與鸒鳩小小不知大意只如此其餘前前後後都是憑空
噓氣盡行文之致而已○前半篇只是寄喻大鵬所到蜩與
鸒鳩不知而已看他先說鯤化次說鵬飛次說南徙次形容
九萬里次借水喻風次敘蜩鳩然後落出二蟲何知文復生

文喻中夾喻如春雲乍起層委疊屬遂爲垂天大觀眞古今橫絕之文也○點小知不及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不及大年作一配襯似乎又別說一件事者令讀者不能捉摸眞古今橫絕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襯明小知大知大勢可收束矣却又生出湯問一段來似乎有人謂齊諧殊不足據而特以此證之者試思鯤鵬蜩鳩都是影子則齊諧眞假有何緊要耶偏欲作此誕謾不羈洸洋自恣然後用小大之辨也一句鎖住眞古今橫絕之文也○中間一段是通篇正結搆處亦止得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耳却先於前面隱隱列三項人次第然後順手點出三句究竟又只爲至人無已一句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都是陪客何以知之看他上面宋榮子譽不勸非不沮是無名列子於致福未

數數然是無功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無已一節進似一節故知至人句是主也○中段入手撇却知效一官等人不過如斥鴳而已鴳鳩同此宋榮子列子固在斥鴳之上若乘天御氣之人其大鵬乎莊子胸眼之曠如是○借宋榮子爲聖人無名作影借列子爲神人無功作影至乘天地之正四句爲至人無已作影也獨不借一人點破之莊生之意何爲哉讀至篇末方知之○至人無已三句後面整用三大截發明之其次第與前倒轉自無名而無功而無已歸於所重以爲一篇之結尾也宋榮子列子許由姑射神人或取其事或取其言皆借意發揮所謂寓言十九是也若定派某爲聖人某爲神人且從而品評其是非當否則癡人之前不可說夢尚足與之讀莊子乎

北冥海水冥冥無涯故曰冥也字當作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俏奮也字法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無端敘起一魚一鳥以爲寓意尙非寓意所在以爲托喻尙非托喻之意所在方是虛中結撰閒閒布筆○從魚遞鳥本極整齊特拖怒而飛兩句言其翼之如許以申上背之甚大斷不肯作板排之筆此處飛字虛若圖南之飛尙在引齊諧語中

是鳥也單落鳥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運動也今海濱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水自海底沸起聲聞數里大鵬乘此風而後可徙也南冥者天池也解南冥束一句齊諧者志怪者也引齊諧又先解一句○故與上作一樣句法頓挫鼓舞而下有似步虛之聲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翼大不可驟起須就海面平迤而上故水翼相擊至於三千里之遠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卽風也六月氣盛多風大鵬乃便於鼓翼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

引齊諧尙未畢就圖南處且住

野馬也遊氣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物即有氣彼此氣息相吹於下凌空視之不勝紛紜蓊鬱所爲野馬塵埃者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從下視上之勢也仰視橫空但見一色蒼然果天之正色乎抑高遠無窮故見得一氣如此乎不知上之視下且看下之視上橫插三句爲反照作地奇絕其視下也亦若是句則已矣上之視下猶下之視上可見野馬塵埃非應說也則已矣者至此乃不須更上也

上文將齊諧之言歇住此處且把大鵬九萬里上面光景代他凌空下視形容一番然身在九萬里之下何由知他九萬里上作何意況邪於是插入天之蒼蒼三句言下之視上乃如此然後倒煞云其視下豈異邪筆勢跳脫無比○則已矣者大鵬至此乃始不費扶搖即起後風斯在下乃培風也下面積水一喻是全發揮此句文字逐句逐節細細讀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坳音要與

凹同坳堂堂之坎處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粘着於地水淺而舟大也欲明九萬里而後已之故先置此一喻○以水喻風固是妙於言風以杯水喻水先爲妙於言水以舟喻翼固是妙於言翼以芥喻舟先爲妙於言舟皆觸手成雋之文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折也閼音遏止也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想此時何其自在快活

前文海運扶搖六息都是說風却不曾露出風字後人所以旁猜至此承上一喻接出風字來見其與大翼相須之至○引齊諧中間着此數節洗發形容與下語作一隔如山帶橫空一般○看此一節大鵬之所以橫絕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脫鬐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乘長風而薄霄漢擴雲霧而煽太

清斯其超忽豈復恆境也哉○以上大鵬之逍遙遊

蜩與鸒鳩山鵲有文彩長尾脊脚赤○鸒音學笑之曰我決起猶言直起不待水擊三千而飛搶突也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指鵬九萬里而南爲

此又齊諧之言也引齊諧始畢○以上蜩與鸒鳩以鵬遊爲笑

適莽蒼者三餐言飯三盂而反腹猶果然飽如果實之綻字法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猶豈知此乎之此二蟲又何知

將言二蟲之卑先總作一喻鳥之飛與人之行等耳適近者不能知遠二蟲豈足以知鵬此是前半篇引言之意也天下之爲二蟲者豈少哉彼夫棲心寥闊而見笑於籓籬斯崢嶸之高論不欲驟披於聲俗也

小知不及大知斷一句○正小年不及大年襯一句○陪
以上若干文字只爲要點小知不及大知一句却卽忙又襯
一喻作排句蟬聯而下洗洋自恣之甚也
奚以知其然也喝一句駁湯鼓舞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
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海也靈龜也海中大龜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
久高壽也字法特聞老彭浪得壽名可笑衆人匹之慕而效之不亦悲乎瀟洒搖曳
此節只是陪襯小知不及大知見得於年亦有然者並非又
敘一事也此處已颯沓收束前半篇矣不知晦朔不知春秋兩知字與小知知字不同此止是言其短促不及到那時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又起奇絶窮髮北方不毛之地之北有冥海者冥海又在其北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添羊角語奇羊角之紋團紐而上鵬之盤風似之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最高則無雲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與鷃同即鵪鶉也亦名鴽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複句作態此小大之辨也又鎖一句

湯問齊諧大率相類耳若惟恐人有不信故又徵之止是隨手澹宕之文却波瀾詭譎令人欲迷○前引齊諧處擬議雜出此更不多半語只輕鎖云此小大之辨也便將前幅隱隱總收有一葦防瀾之妙且筆鋒已渡起下文

故夫知去聲效一官可稱一官之職行比一鄉和於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行契一君之用而徵一國者治信一國之民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如斥鴳之自以爲至

以下數節乃入正意此四項人其至淺者便是小不知大樣

子○筆意止緣上斥鴳語輕飄一絲引來

而宋榮子猶然（笑貌）笑之（一轉撇去上文）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心）外（物）之分辨乎榮（守內則榮）辱（狥外則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世務）未數數（猶汲汲）然也

此節稍進（影無名意）

雖然猶有未樹也（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著內外榮辱之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在人世炎熱之外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修身福世之事）未數數然也

此節又進（影無功意）

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迹）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猶待風也）若夫乘天地（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時消息）以遊無窮者（寄心無極之先）彼且惡乎待哉（夫焉有所倚）

此節至矣外不見物內不見心身與元化俱神與造物遊嗚呼至矣（形無已意）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今以天地之大而生我以我而遊處於天地之大之間而且其蕃變而消息者無一不備於我亦惡往而不得乎哉乃無端而據爲我無端據爲我久之而忘所爲據而竟無往之非我是故進而與天下爭功者我也卽退而與天下讓功者亦我也進而與天下爭名者我也卽退而與天下讓名者亦我也再推而凡一事之畔援一念之欣羨者無非我也卽矯而人之畔援者弗畔援之人之欣羨者弗欣羨之者亦無非我也總之我見未忘也簞瓢陋巷之子不改其樂以爲樂簞瓢陋巷是樂

貧也樂貧是見有我之處貧也非樂也以爲非樂簞瓢陋巷而樂道也樂道是見有我之處道也亦非樂也然則其樂不容言也不容言而已始化矣故曰顏氏之子坐忘也此可以言逍遙遊也方舟於河有虛舟來觸而不怒何則以其有舟而無有舟焉者也夫我且不怒彼於何有浸假而我爲虛舟焉遡游而下可也遡洞而上可也風恬波靜可也驚飇怒濤可也焉往而不得其徜徉而況於方舟之一觸乎然則無已之爲逍遙遊思過半矣細玩此批無已之妙解了然超於下二句何止於數等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妙吾自視缺然妙請致天下

辭令逸品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許由說得是）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說得是）鷦鷯小鳥一名巧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偃一作鼷鼠名好偃河而飲水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無所用妙妙）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又找一喻嫋嫋然）

許由以名爲賓而不居以上證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猶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不可得其首尾）大有逕庭（逕門外路也庭堂前地也勢相遠隔）

今言大有逕庭則相遠之甚也不近人情焉

言前先作虛摹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北海中有此山此蓋以山喻身中也）有神人焉（身中之神）肌膚若冰雪（體純抱素）淖（音淖約善容止）若處子（專氣守柔）不食五

穀絕世味吸風飲露納天地之清冷乘雲氣凌太虛御飛龍秉陽德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造物遊其神凝養神之極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天地位萬物育吾是以狂同誑疑其爲誑而不信也

寓言至精肩吾徒詫其語句耳○接輿見地如此無怪乎其欲箴劄吾夫子

連叔曰然宜汝不信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韓文公化此便有上李浙東一篇文字是此其言也猶時同是女汝也豈若汝耶之人也之德也之字指神人將磅礴萬物一氣鼓動以爲一世蘄乎亂蘄求也亂治也○所以福世者乃是如此孰弊弊經營貌焉以天下爲事何有勞天下之迹之人也音節鼓舞頓挫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寫物莫之傷言雖天地之害氣亦不能侵之是其塵垢粃糠至粗之緒將猶陶鑄堯舜唐虞治功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乃物

藏書

自治耳

德修於心而功被於世我何與焉○堯舜治功之盛者借以抑揚乃行文之勢耳或欲爲二帝爭氣則莊子當啞然一笑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妙喻以文爲戲）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如人當亦身中之事）藐姑射之山窅然（窅音杳深遠貌）喪其天下焉（進於不與焉）

設喻搖曳并堯舜也進一步文致泠然○姑射神人雖唐虞之事業不足爲多以上證神人無功意也

惠子（名施爲梁相）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結瓠成熟）而實（瓠中之子）五石（一瓠容如許子）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一人之力不能勝）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猶廓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呺音鴞虛大貌）大也吾爲（去聲）其無用而掊（擊碎）之

摹寫鈍物如畫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陡醒一句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凍拆也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音平辟漂濯也絖同纊絮之細者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去聲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喻意一折愈醒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猶思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樽者酒器可爲腰舟以渡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心有所蔽如蓬蒿然

不適於用者所以全其大用也瓠而無瓠之用乃有超於瓠之用焉知超於瓠之用者豈第江湖之適已哉何期反來惠子之揶揄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樞似椿而理疎葉臭不中用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樗也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無肯相從者

大瓠有超於瓠之用則大樹有超於樹之用亦理之至易明者而惠子方且以之鈍置莊子嗚呼以惠子作聰明之人而聆外世之曠論猶之以水沃石也何怪莊子發端卽有小不知大之嘆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生猫類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伺物之遊而攫之東西跳梁跳則跨空似梁之宵然故曰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犛牛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曠遠貌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不折於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離却困苦心與天休矣

純是一派寓言巧便逐物者自納於陷罟之區敦龐全身者必謝夫多能之智於二者之間而擇術焉甯爲狸狌乎抑甯爲斄牛乎然則大樹不當爲衆所同去也明矣無何有之鄉何鄉也一物不留之處與之爲不留卽無何有之鄉也廣莫之野何野也一物不隔之宇與之爲不隔卽廣莫之野也彷徨乎無爲本無可爲也逍遙乎寢卧本無一事也如是則旣無與物相攖者而物之攖我又安所得加之之的哉此世所目爲無用而獨適於淸虛者也○以上證至人無已意也無名句引許由無功句引姑射神人此句獨引自已言語莊子豈輕以無已許他人哉抑又不第於此處見之也前番一引宋榮子一引列子至乘天地御六氣獨不一點其人焉則莊

子之自負斷可知矣雖然小知不及大知開口已言之則無已二字之爲秘密法藏聖神化境莊子或亦自負知之而不敢遂謂至之是以津津於至人也夫○證無名無功兩句援引兩人文意亦甚顯至此句獨隱躍其辭只於大瓠大樹作兩段閒言閒語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此莊子既以自負又善於立言也○大瓠一段劈口就點用大大樹一段終尾說到無苦試想古今雖蓋世才能冠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用小何也以其爲有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性分中之緒餘耳但在這上面著脚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攘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堪困苦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冰融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與大瓠大樹相去幾何却不知其參乾坤篙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

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爲逍遙遊也○如是而乃爲逍遙遊則至人以下未許一人得與其事乎不知學道之人便要學至人之事莊子點化惠子收尾處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却特意點破逍遙二字其教後來學人深矣○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辨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堯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截分應澹宕住筆而餘音嫋然眞浸淫不制之文

南華經解卷一終

句曲宣 顓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齊物論

嗚呼大道旣喪而百氏之爭鳴也其弊可勝道哉昌黎韓子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夫遊處食息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平耶凡有不平皆非道之所與也若夫四氣推移而蟲鳥風雷各應其候此亦天地自然之運非有所作而致之而乃與墨客之喋喋者同類而稱此昌黎氏之過也且人苟非客氣所動而喜則諷俞怒則叱咤哀則涕泣樂則謳歌當其中節莫非至和者爲之也而誚之不平乎哉聖人著六經以明道其間豈無激昂奮厲長吟短歎之辭要以發於至當而教人以

中節之和豈可謂六經爲不平之書而開簧鼓之竇歟六經之作非得已也其意欲吾道之在萬世旦而復旦以點畫寄其鈴鐸苟可爲而止者不欲過費其一映也何則性道不可得聞多言易以成歧即義易之書文王成之爲文王周公成之爲周公孔子成之爲孔子惟其皆不詭道故集爲一經要以襲古易厭創今多端聖哲且然而況於截論之末技者乎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蓋聖人之謹於言也如是後世著作浩如煙海學士家汗牛充棟眼穿舌敝而去道益遠原其禍蓋始於戰國焉彼其時處士橫議慕富貴者挾陰陽捭闔之說傾危人主蹤取卿相識者鄙之而好高務奇之士遂退而著書人各一編以誇勝儔類流譽來襲秦漢迄今濫觴已極子史文集之函石渠金馬每不勝

收然攬其旨趣率多無病而呻吟不歡而舞蹈者焉間雖中有所感而喜怒未半繪藻必工哀樂既至淫溢不已執一區之私見熒大道之弘通斯則昌黎所謂不平之鳴者乎不知而作每追咎於橫議所由來然後知欲無言者不可謂非夫子幾先之藥石而齊物論者殆亦莊生沸羹之冰雪與○曹子建論文以氣爲主可見從來著一家言未有不具一段必達之氣者也其氣既盛從而折之必未易降今莊生不務逆折只是從而淡之眞釜底抽薪之法也○謂其所言叛道徒爾無益彼且曰雖不合道實且快意殊未足以淡之謂其非徒無益將來但資覆瓿彼且曰藏之名山以俟知者猶未足以淡之今莊子開口引子綦一段直是世間原未有我風聲甫濟眾竅爲虛眞氣將歸形骸自萎不特大命既至自家不

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未知是誰提線我於此處直欲大哭乃猶較長論短所爭是何閒氣耶如此說來尚未道及物論蚤已令人冷却十分矣眞淡之之至也○說到眾言並起無異小鳥鬬鳴況乾坤到處是道一說便有不盡彼此俱囿眞宰分別何其多事把持辯者忽而兩邊俱掃忽而融釋通家令其火氣都盡眞淡之之至也○他人爭執是非誠爲多言我却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却既是大道希夷總以冥漠爲至現身說法眞淡之之至也○連引堯問等數節大聖人胸界之寬悟境之達如此直將造化情性物我變態一眼看破一心超寄而我方與人鼓其筆舌辨其方隅一何少味總把自已推倒純是現身說法眞淡之之至也○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我於

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卽嘵嘵不休我亦槪不來管自爾優游無竟眞淡之之至也○閔兩一節行止坐起遞遞有待而然應轉喪我眞淡之之至也○夫道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弗見無聽而弗聞至於無視弗見無聽弗聞盈天地之間尙有物乎尙有彼物此物之歧乎物且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淸虛四大皆空矣眞淡之之至也

南郭子綦居南郭因憑以爲號隱也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解體貌似喪其耦喪耦忘形也形與神爲耦子綦此時六處休復同一湛然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基助語乎形固可使如槁木無生氣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無煙焰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怪問之辭語致搖曳

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同爾）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從旁觀之曰喪其耦是外邊揣摹說話子綦自道直云吾喪我方是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掛之語○方言喪我憑空以聲籟致問其胸中是何托悟妙不容言○兩未聞妙常在耳邊汝却不曾聽得

子游曰敢問其方（求指其處）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豪）而（同爾）獨不聞之翏翏（音溜長風聲）乎山林之畏佳（畏佳舊云音韋翠字當作嵔崔山之角尖處也余按畏字古通作隈音威曲處也佳一音危六書正訛云隸作惟維俱同則佳即古之維字矣維方隅也此云畏佳乃言樹林在山曲之隅者風聲惟木易感而木林之在山隈之維者尤居含風之處故將言大木竅穴須於此處形容之何必改作嵔崔乎）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三者取象於身似枅音基柱上橫短木承棟者插於柱頭如笄也似圈似臼三者取象於物似洼深池者似汚窊也者二者取象於地○以上竅形激者如水激聲謞者如箭去聲謞音哮箭聲也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譹者譹音豪下而聲濁突者突音杳深而聲留咬者咬音腰鳴而聲清此是鳥鳴之咬或以當齩嚙字非○以上竅聲前者唱于聲輕而隨者唱喁音魚聲重冷風則小和去聲飄風大風則大和將竅聲又總寫四句厲暴風濟渡也風已過去也如既濟之濟則眾竅為虛聲寂矣而獨不見之調調揉動貌之刁刁動漸微貌乎聲則無可聞矣惟樹尾調調然動而刁刁然微尚餘披靡之勢有可見耳

寫地籟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風濟之故○以聞起以見收不是置聞說見止是寫聞忽化為烏有借眼色為耳根襯尾妙筆妙筆○初讀之拉雜崩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上節人籟則比竹是已簫也籟原是簫地籟天籟皆是

借用其字故此處止一句送過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披拂眾竅而使其自己也使聲由竅自出使字如中庸咸其自取（每竅皆各成一聲）怒者其誰邪（怒即怒呺之怒聽之則竅自為聲抑思奮而怒之者其誰耶）

寫天籟更不須另說止就地籟上提醒一筆便陡地豁然○待風而鳴者地籟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此兩處分別○夫風之吹一也所吹則萬有不同可謂極參差之致也而風但使之自鳴且每竅各取一聲以鳴蓋風雖吹之而有不與也於不與而極參差之變焉於極變而仍一不與之妙焉彼眾竅者眞以為自己耶自取耶果其自己自取則噫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以又寂然則怒呺者非無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為誰則眾竅于喁皆不能無待也已看他四句中寓無限意思轉

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文之聖也使自已對吹字說言雖吹之而未嘗與也咸字對萬不同說言雖萬不同而無弗徧也咸則極參差而無弗徧咸其自取則無弗徧而仍未嘗與矣寫自然妙用便曲盡也○批中待字即後同兩節四個待字寫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冷峭○原爲申解喪我今將地籟天籟敷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子游亦寂無所疑眞冰壺濯魄之文○要明我不足據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無如聲籟於此觸悟尙有不化之形骸乎○形與聲都是天地借境而形之難化爲甚故人每執形而鮮執聲但使能將形聲等觀胸中有何不化今子綦解喪我不寫形骸之假但寫一派虛聲眞上智人說法之事也人生知覺運動何異衆竅之鳴怒者其誰耶分明有個主宰自家都是假的蓋已把我字說得灰冷矣○以上引子綦之言畢

大知去聲閑閑廣博也小知去聲間間去聲細別也大言炎炎光燄也小言詹

詹（諄複也）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爲搆（與物相接而營搆生）日以心鬬（各用心計相角）縵者（寬人也）窖者（險人也）密者（謹人也）小恐惴惴（憂懼）大恐縵縵（迷漫失精）其發若機括（片言中肯）其司是非之謂也（捷人也）其留如詛盟（誓不動搖）其守勝（以執己勝人）之謂也（拘人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琢削使天眞日喪刻人也）其溺之所爲之（猶往）不可使復之也（其一往不可復返蕩人也）其厭也（閉藏也大學見君子而後厭然）如緘（秘固）以言其老洫（深）也（其閉藏老而愈濬深人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陰戾無復生意驚人也）喜怒哀樂慮（多思）嘆（多悲）變（反復）慹（音執怖也）姚（美好）佚（縱逸）啟（開放）態（修飾○又疊十二字以總摹其情）樂出虛（本虛器樂由此作）蒸成菌（偶而生氣鬱勃○二句收上如此種種人情皆是自無而有偶與氣會耳）

上文子綦止寫得一層影子正意毫未之及莊子緊接過來鋪敘一番○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呺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竅虛一段配讀之又一樣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浩蕩之文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此節是與天籟節相配文字○日而夜夜而日亙古亙今止此一遞一遞將種種物態明抽暗換曾無頃刻之停倘曰我可爲政何不克據其一息耶雖然對此茫茫問誰發縱又眇不可得見固不可得而見聞并不可得而聞較之天籟更爲杳冥急須從此致想尙可省却半世波汲也○日夜相代乎前卽吹萬不同三句意也莫知其所萌卽怒者其誰意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寫盡一世人懵懂

已乎已乎息心語且暮得此相代之化其所由以生乎

承上文日夜句從而咏嘆之下二節又爲莫知句轉側蕩漾要人醒眼

非彼即上之此也無我非我無所取咸其自取是亦近矣造化不離己身言亦近似而不知其所爲使到底使然者是誰若有眞宰點眞宰又故作彷彿之詞而特不得其朕無端可尋可行已信運動我者已信有之而不見其形有情實有此理而無形但終無纖迹○止一意反復摺疊

此節作四折淡蕩眞宰無形

百骸音該備也九竅六藏賅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言試即有形求之此許多件數倚那一件爲主下面若干摺疊都承此句去汝皆說悅之乎將同親之乎其有私焉還是親一件乎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如是二字承上二句皆說既不得有私又不得或一概不親皆有之而賤爲役使則無主何以相治其遞相爲君臣乎抑互爲主使乎其有眞君存焉還是形骸之外別有眞君存焉此句逗出亦止作婉醒之辭

緣上節推宕而下上節無形此節將有形處翻跌也似辯似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逗却還在無形處主張譬如分雲漏月（吾誰與先問一句下面兩句就親一邊摺疊兩句就不親一邊摺疊一句就遞親遞不親雙承摺疊然後點醒○）兩節一句一轉纍纍然如線貫珠垂筆尖輕弄不復著紙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不以人得之而益不以人不得而損蓋眞固自如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逆順也）相靡（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眞君所在人知之不加益人不知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待死與物相搜於隙駒光中爲足悲耳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所行皆幻妄耳）薾然（薾音涅疲貌）疲役（疲於所役）而不知所歸（日暮途窮於何歸宿）可不哀邪與下凡三節疊疊爲世人寄痛以深見其可悲直從明眼慈

心流出一副血淚來也○不見其成功妙不知其所歸妙經營一生將謂託業千古以我觀之不啻電光石火霎時影現耳是何結局耶

人謂之不死奚益方其役役固謂不死然縱生何用其形化其心與之然一旦形化而心亦隨化靈氣蕩然矣可不謂大哀乎

眞宰既喪指其暫時屬息謂之方生成何用處蓋既爲形役則幾希之心亦與形俱徂耳此猶不悟豈不加一倍可哀耶

人之生也固若是指上節茫乎茫昧也喪其眞宰而不知其獨我茫而人亦有不茫者乎

怪嘆眾生汶汶反借自已爲普天一哭○自起首至此殊未道及物論一字引子綦喪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爲幻化使人大失所恃疊疊感傷則物論

一節乃其至小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爭上截法也至其空靈澹蕩切須細細吟之○諷誦一過始而萎喪既而瞥如有所獨遇謂莊子不得道吾不信也○以上冒頭

夫隨其成心心自何成有成之者則成心之中妙道存焉而師之大宗師誰獨且無師乎人人具有矣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不特知相代之故自取於造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即不知其故者宗師未嘗不在蓋眞君雖不可見而實具於人人之心眞君即宗師也未成乎心今未見妙道於心而以意見是非妄生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嘗實到懸爲臆度耳此句乃當時辨士話端本無是非而妄爲有無有爲有未見道而妄說者似之是以無有爲有既可妄生何底止吾獨且奈何哉況智不若禹者哉禹嘗鑄鼎能知神奸故以爲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此方接入物論親見斯道者何庸費辭則物論之起皆妄造耳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夫言緊接物論非吹也天籟自然言非其比言者有言生是生非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皆未足據果有言邪人止知矢口而談果算得句話說耶其未嘗有言邪卿算不得句話說耶其以爲異於鷇音寇初生鳥音亦有辨乎異乎其無辨乎不異乎只因言亦聲籟邊事忽接前文將吹字劈手判過靈快無比○上二句如利刃剖物一刀兩分下將言字輕輕掉弄等之小鳥啁啾蚤把高談雄辯付之灰燼此節言是非原不足據○鳥生須母喈之者謂之鷇能自喝食者謂之雛爾雅云生哺鷇生喝雛道惡乎隱而有眞僞何所晦而用人分眞分僞之言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何所晦而用人分是分非之辯道惡乎往而不存觸處皆是本不須言言惡乎存而不可言一道亦不須辯道隱於小成偏見之人乃致道隱耳言隱於榮華浮誇之說乃致言隱耳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二家因小成晦道榮華晦言乃起而是非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彼所非非而非彼所是以正之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二家

欲以已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無益也莫若以道原無隱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明之地則一總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明字正對惡乎隱說

此節有四層道與言本無隱何處不是是第一層偏見之人言道又文以浮誇之說而道始隱言始隱是第二層儒墨二家自負言道宗匠憤其隱也而以此之是非正彼之是非是第三層然以是非而正是非未得也莫若以本明者聽之是第四層○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明字一見此節言是非俱用不著還他明字一著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非因彼此對立而爭不知相觀則皆彼也各據則皆此也自彼則不見看彼則昏自知則知之自知則明故曰彼出於是彼者由此而指也是亦因彼此者因彼而成也彼是此方生之說也可見彼此乃相生無窮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隨起亦隨仆方死方生隨仆又隨赴方可方不可有是即有非方不可方可有非

即有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不能爲同不能爲異從而因之是以聖人不由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於天以明也自然之明故曰天亦因是也因則是非兩化

此節亦有四層無彼此是第一層生彼此是第二層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第三層是非總不足由惟因爲妙是第四層○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個方法○此處因字一見此節言是非互藏其宅又還他因字一著○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我爲此人爲彼從人觀之則俱倒轉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今乃各起意見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是此莫得其偶相對之形謂之道樞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乃道之樞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凡物奇圓而偶方環之圓也旋轉無端環而又中則空虛不倚得樞者似之而應物無窮豈著是非之迹也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應皆可無窮故曰莫若以

明握無窮之妙者非本明之照乎○道樞明始得之

一申明字○明字再見

以指喻指枝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指之外別有屈信之者不特枝指非指并指亦非指也然則指與枝指一樣耳多此分別矣以馬喻馬白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不特白馬非馬并馬亦非馬也然則馬與白馬一樣耳多此分別矣天地一指也別有升降之者萬物一馬也別有消息之者○可見凡有形者皆假也當同作一例觀引通為一意也可乎可因其可不可乎不可因其不可道凡路行之而成因所行物凡物謂之稱名而然因所名惡乎然然於然因其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因其不然物固有所然本來有然物固有所可本來有可無物不然皆有然無物不可皆有可故為是舉莛梁橫與楹柱直厲醜人與西施美人恢大恑同詭憰變詐怪怪異四者皆非常之端也道通為一以道觀之皆通為一其分也成也氣分則為成物之始其成也毀也既成又所以為毀散之地凡物無成與毀可見成不是成毀不是毀

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達者照之於天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見而同于尋常庸也者用也無用之用用也者通也無用之用者以道通爲一故也通也者得也通爲一則得道適得無心於得而適然得之而幾矣盡乎道矣因是已通爲一則無所用其分別道孰有妙於因乎○適得而幾矣輕飄一線又有下節文字

一申因字○因字再見以指與馬發端者因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二篇而折之也

已既通爲一而不知其然未嘗有心謂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勞神明爲一若勞心爲而不知其同也不知其同於不一謂之朝三忽帶一喻何謂朝三曰狙公狙音苴狙公猿長也賦芧同杼橡也卽栩實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悅名實未虧朝暮之數正同而喜怒爲用不一者勞心爲一者其勞等耳而舍彼取此與衆狙何異亦因是也亦字妙并爲一之道亦以渾忘不與爲是此因字微乎微乎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均平也天均自然之平雖和通是非而息心自然一念不起何勞之有是之謂兩行我與物皆聽之

緣上文適得而幾矣一句拖此一段發明爲達者更加一鞭直須連知通爲一的心都歸渾化如佛家纔以一言掃有隨以一言掃空方是一絲不掛不然與紛紜者一間耳然要去此心不須別法也只消因是已妙妙不特因物而因物之道亦出於因此聖人所謂兩任自然至矣至矣○疊結一因字是分外一至微至妙之因○因字三見○以上一大段凡三節明字一絡因字兩絡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無極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生太極而未始有封也尚無彼此之界其次以爲有封焉分陰陽而未始有是非也尚無爭論之跡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渾然者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心至是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倘自未始有物觀之冥漠之中道原自全有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成與虧故（同古）昭氏之鼓琴也（藏全於冥漠）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帶一喻）○

溯道之根冥然漠然斯爲至盡遞降遞遷至於是非濫觴之極矣在爲是非者欲以此明道却不知私愛成而道反虧何如一端不起者之爲渾然乎鼓琴一喻最爲親切撥絃叩音偶成一調却不知眾調置在何處緯文緝藻自成一論却不知眾論置在何處未幾再移一調而此調又詘矣未幾再出一論而此論又詘矣故是非者一成則虧不用則全

昭文（姓名）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猶壯）策也（曠乃瞽者壯策而行與有目同）惠子之據梧也（據梧而吟昭文下隨手又添兩箇）三子之知（去盡聰明皆盡聲）幾（也）乎（於此事）皆其盛者也（同負盛名）故載（傳也）之末年（傳稱於後）惟其好之也以爲異於彼（自以爲異於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亦欲以曉於人）非所明而明之（此三子所私喻耳非人所

共明而强欲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此與堅石白馬之辯欲眾共明之而卒歸於昧昧者何異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也終終身無成每鼓則音虧

殫精一技求明而得昧圖成而得虧敗盡彼興若是如昭文等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以虧爲成則孰非成者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爲成是故滑疑不明貌之耀不明中之明聖人之所圖尚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智而同于尋常此之謂以明特加此之謂三字與欲以明之者致其分別

接上文無成澹宕搖擺下來夫以無成之事求明而適以得昧未知不相明者之爲至明也是故聖人圖之屏其私愛混諸庸常乃爲了然於未始有物之際也我所謂以明如此豈非所明而明之之謂哉○此三節再申明字其義愈顯○明字三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我也無是非則與我類其與是不類乎有是非則與我不類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勞心爲一與不一者同則與彼無以異矣天下物論爲何紛多倡之者本一好事先生偶爾著述耳雖不合道未至於多也又有好事者起而勝之則漸紛矣又有好事者起更從而勝之則愈紛矣如此相踵各欲後來居勝紛挐遂不可詰然則是非之弊生於倡言者猶淺而生於辯言者爲甚也莊子此篇所以於生是非者數言提撕於爭是非者反覆開譬自儒墨之是非以後皆是也甚且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譬之竿頭更進一步言我今說汝爭辯亦爲多事則汝之云云更不足道可知要推倒眾人自已便不留分毫璺罅雖是道妙無痕亦是現身說法也以下純發此意

雖無異亦試詳言之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各發事幾之端有未始有始也者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乃超矣○三句以氣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各據一端有未始有無也者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乃超矣○四句以形言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以道照之有果是無乎今我則已有謂矣雖欲齊眾論然已添話端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道照之何處安頓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語小莫破則秋毫爲大而泰山爲小語大莫載則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逝者如斯則殤子爲壽而彭祖爲夭眞常不毀則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皆生于道而萬物與我爲一化源不二○如是則天下皆通爲一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物論多事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齊物論亦多事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所說之一也說一之言也與道之本一也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雖歷家善算亦不能盡其數而況其凡乎凡常人也○將有謂流弊暢寫一番

既謂之一便是有言妙妙圓悟說華嚴要旨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正莊子此處義也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齊物論且然）而況自有適有乎（物論又當何如）無適焉（不如一無所適）因是已（莫善於因）

上文暢寫有謂之弊似眞與彼無異矣至此止用抑揚之筆跌轉彼論以見其必有甚焉詞不費而意愈警是加一倍醒法○此三節再申因字大意承勞神明爲一節來而終因字處則兩邊管著（物論齊物論俱莫善於因）○以上一大段凡六節明字一終因字一終

夫道未始有封（無不在）言未始有常（無不可）爲是（有封有常）而有畛也（便有辯細分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辯於分）有競有爭（爭甚於辯）

於競此之謂八德疵德也

八德皆引成語有分有辯尤此處切證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就事論事不加擬議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不得不加擬議但不存明辯之跡

聖人何畛之有或存或論或議皆各因其當然耳○看他忽然舉春秋莊子胸中未嘗須臾忘夫子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不在於分之跡辯也者有不辯也不在於辯之迹曰何也

聖人懷之不自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各相矜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貴分辯之迹語最明

夫大道不稱無可名大辯不言無是非大仁不仁無小德大廉不嗛無圭角嗛音歉猴頷貯食也蹇澁之意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大勇不忮無客氣害人之心○此五者之圓也

歷引古語證之止大道不昭大辯不言二句是主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不勝辯）仁常而不成（有常愛則不周）廉清而不信（外示皦然則中不可知）勇忮而不及（恃力必敗）五者圓而幾向方矣（五者本渾然通今務於所見則滯於迹而盡向方矣方不可行也）

反釋上文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但知不知爲不知耳）孰知不言之辯不道（猶言之道孰知以不知而涵知尤爲至哉）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形容天府）此之謂葆光（葆韜藏也光芒都蘊蓄不露就天府中又推出一義）

全乎大道之初體者如是○以上一大段凡六節發明不須有謂的餘意八德之分畛不足尚五者之向方不可爲惟天府之不測葆光之澄涵有道者願託志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國得教國南面而不釋然芥蒂於心也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托生小處若汝不釋然何哉汝何爲芥蒂於心而欲伐之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相礙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日猶懸象之迹耳德則天地同流何日存乎說三子一喻說堯又一喻

以下皆證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之意○此一引證也衆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也必欲辭而闢之何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於廣莫矣

齧缺堯時賢人問乎王倪高士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妙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愈妙然則物無知邪俱不知意者物本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

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禪圓悟笑曰不然正在法界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理事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今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非王倪之見有淺深因問辭愈進則愈妙耳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小明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大徹

一轉純乎化境

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濕寢則腰疾一症偏死半身不遂又一症鰌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居之異孰是孰不是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蝍蛆蜈蚣甘帶蛇也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四者食之異孰是孰不是上段將民一邊雙配此將民一邊單領敘法變化猨似猴猿臂猵狚音偏胆似猿狗頭赤眉鼠目以爲雌猿爲猵狚之雌也麋似鹿與鹿交鰌與魚遊皆言非其類而相與爲之匹偶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四者色之異孰是孰不是上兩段民一邊居前此將民一邊倒插敘法變化

居處也食味也顏色也各以所得爲安未可以此之是訾彼之非也天下事皆如此矣○三孰知字妙既未必誰爲眞知然則俱不可知也映惡乎知之如寒潭秋月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是非俱不可執蕩然任之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全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逍遙篇同解）死生無變於已（屈伸一理）而況利害之端乎

利害字從上居味色之異影下又洗發一層（不知其正則是無利害也）○神遊於至虛雖生死大事無毫髮足以相攖何況利害然則是非之途一太空雲過目烏容分辯哉○以上二引證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長梧封人）曰吾聞諸夫子（孔子也莊子學於子夏所稱夫子多係孔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世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不踐跡）無謂有謂（不言而言）有謂無謂（言而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眞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浪音漫漶無邊岸貌言不著實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

以爲奚若

聖人一切渾忘不著纖迹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方問言遽揣爲妙道之行見卵而求時夜雖報更也見彈而求鴞炙卵固可生雖然見卵豈遂能有雞彈固可射鴞然見彈豈遂能有鴞哉皆早計之喻

一邊掃孔子一邊掃瞿鵲

予嘗爲汝妄言之自謙亦不足知姑臆言之汝亦以妄聽之奚何如旁日月明日挾宇宙道貫上下古今爲其脗音吻合口也合置其滑音骨滑潛未定貌是非殽亂置之以隸卑賤相尊窮於至賤爲貴猶寓諸庸也眾人役役勞不問聖人愚芚渾沌相安參萬歲而一成純同眞常而不雜萬物盡然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以同然相蘊何有是非之辨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自幼流亡而不知歸者邪迷其故鄉也妙喻麗之姬又夾一喻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獻公也戰國強侯俱稱王故便稱之也）與王同匡（安也）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樂）旦而哭泣（哀）夢哭泣者（哀）旦而田獵（樂）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既死）而後知此（在生）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以生為覺）竊竊然（猶察察然）知之（自稱多知）君乎（貴）牧乎（賤）固哉（分貴分賤何其滯也）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名為弔詭（弔至也詩神之弔矣詭異也弔詭至異於俗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至久猶為至速甚言其希有也）

要明聖人一切渾忘必說到生死一致處與齧缺言神人一樣獨其寫生死一致必進一層說生不如死先捎弱喪一小喻又夾麗姬一小喻然後生出夢覺一大喻其行文節次推

起○大家都在夢中惟有聖人先看得夢破所以爲其胎合置其滑涪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莊子引意止此數句切症）世人是非眞乃不足掛齒○以上三引證也自成一篇絶妙文字○止要證聖人不用分辯以明今亦不必有謂却俱從全體大悟處寫來灑落混融三幅俱是橫空大落墨之勢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兩端輕輕引起以下層轉如環燦花之否）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曇上聲闇人亦將昧於所從）闇吾誰使正之（又係徐度出一個話頭）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是他那邊人）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是我這邊人）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是別立一說的人）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是兩邊倒的人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總煞一句尚待誰正化聲是非變化之聲之相待欲待人正若其不相待俱不能正則與不待同和之以天倪倪端也人之造端皆屬有心天倪則無端矣因之以曼衍無畔岸也所以窮年也優游卒歲以因任爲消遣而已矣○俗本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辨之下訛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無定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有定則俱非蓋天倪無是非之端也忘年忘義因之以曼衍也振於無竟鼓舞於無窮之際故寓諸無竟即自寓於無窮之際

三引證後攏入本意止用澹蕩輕搖之筆作一段收尾

罔兩影外微陰問景影同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無獨立之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主須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亦不能自主須待眞宰也吾待蛇蚹蛇腹下齟齬蜩翼邪蚹隨乎蛇翼隨

乎蜩吾之有待如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俱有待而不自知上所以引蛇蚹蜩翼皆取至微無知之物

此一喻分明是喪我分明是相代乎前而不知隱隱便接轉前幅文字○設喻之妙沁入至微除是天仙斷不能寄想到此及看破愚人亦須解頤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忻暢貌有形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以常形論之必有分別乃今以夢幻觀之何又相為而不能自辨耶此之謂物化周可為蝶蝶可為周可見天下無復彼物此物之迹歸於化而已

上面若干文推倒物論者十居二三連自己齊物論一併推倒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現身一譬乃見已原是絕無我相一絲不掛人意愈超脫文愈縹緲○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

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皆非物也故曰物化夫物化則傾耳而聽瞪目而視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執之爲物了不可得乃且有不齊之論乎哉乃且有不齊之論而須我以齊之乎哉○已與物不知是一是二尙有未喪之我乎尙有可親之形乎遙遙接轉前幅所謂以大筆起以大筆收物論之在中間不啻遊絲蚊響之度碧落耳付之不足齊是高一層齊法○將物化收煞齊物論眞紅鑪一點雪也○起束連身子都撇去不是齊物論中間大半寫齊他也是多事又不止是齊物論一從闢處啟悟一從當身啟悟行文斷無實寫之法

南華經解卷二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養生主

原夫天之生物也不遺餘力矣一物之生無不以全體之天與之而蒼蒼者旋運無有窮已物於其間或不知晦朔或不知春秋即或以數百千年爲春秋要無不同歸於盡者然猶可諉曰物得氣之濁者耳人最靈矣僅僅支吾百年之內無論夭折強半即上壽曾不啻隙駒一過而澌滅無餘矣是豈天之於人有所靳而人乃不克肖與雖然亦既以全與之則人之不克肖天亦人之不肖天焉耳夫塊然而生者形也形無能爲也淵然而寄者神也神又無以爲也若夫居中用事

交搆無方役役不止使形神兩敝者則知爲之害已形譬則民神譬則君也知之爲害譬則奸臣竊柄外疲役其民內侵耗其君至於君昏民困國隨以喪而奸臣與之俱燼適以自賊也嗚呼自古未有君失其所以爲君昧昧從事而不喪邦者奈何習而弗察哉有志者痛覆亡之相尋圖安養之至計其或晏居珍奉不足言矣進之則節嗜損慾以養精焉更進之則導引吐納以養氣焉總斯兩家譬則國脉將衰而忠臣智士爲之維持培擁非不差可久存而較之聖主當陽無爲而治化流無窮者則猶相去之遠矣夫生有眞宰孜孜久視之事而毫未問其主人可不謂貿於擇術與跡象所不留與功力所弗措之地不朽之道在焉即孰有外於養神還虛者乎物理之在天壤用之亦傷不用之亦傷觸之則缺磨之則

藏書

磷摩娑之則刓而支之頓之又適爲腐蠹之積也善養者知之惟用之而不用也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日試而無物相攖則與造物者遊矣古今之常新者無如日月惟遊於至虛故物莫之傷善乎沈存中之言曰日月有氣而無質雖相值而無礙夫至於相值而無礙則以虛體遊虛空又安往不得其常新也況於天蒼蒼者非眞有體也而旋運於一物不值之際何怪其無窮已乎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能肖天則肖乎天乎遊刃恢恢固緣督之妙用而緣督之妙用固法天之精義矣○誰爲生主無可指也眞宰眞君前篇又已昭揭此篇止寫養之之妙○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症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無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四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莫執中何異○公文

軒三節止隨手點三證以見主之所不在都不足留意不是散敘事蹟之文末三句至奇至妙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覿面迸出遂索解人不得也

吾生也有涯（年命在身有盡）而知也無涯（心思逐物無邊）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日敝一日豈不危乎）已而爲知者（已相隨於殆猶自多其知）殆而已矣（其危不可救）

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苦在多知逐知不已是膠漆盆中通病

爲善無近名（以爲善無迹可稱）爲惡無近刑（以爲惡又無迹可懲）緣督（中也）以爲經（常也循乎中以爲常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次說與除病要方也不可指其爲善不可指其爲惡善惡之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爲常也何故兼言爲惡夫狥知有爲而爲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善惡之均者於緣督之義

其庶乎○緣督二字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已毫不與力下文俱發此句督之爲中者趙以夫曰奇經八脉中脉爲督衣背中縫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庖人名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推牛肩之所倚以身就牛足之所履以足踏牛膝之所踦以膝壓牛○四句解牛之形砉音翕然嚮然奏刀騞音畫然俱用刀聲却以奏刀安在中間句法錯落莫不中音中乎音節○四句解牛之聲合於桑林之舞湯禱桑林舞樂今合其舞節承手觸四句也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會節也今中此音節承砉然四句也

借解牛喻意寫得形聲俱活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言久之并技亦是道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視牛難解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牛一身無非解處方今之時久而愈熟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手足耳目之官不用而神欲行心神自運依乎天理牛身自然

之腠理批大郤批開間隙所在郤與隙同導大窾引刀而入骨節之空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肯著骨肉也綮結處也言我技精妙骨肉聯著處吾刀未嘗一經之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乎

由道通技神行虛中人止知道精技粗今曰進乎技妙妙試想志道境界與遊藝境界孰淺孰深○凡大郤大窾之所在皆督也批之導之因其固然則緣之而已

良庖歲更刀割也割肉族眾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搖二句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

上既行於虛中乃落出全刃之妙○刃即神之喻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磨也於硎

發明上句之故以無厚入有間措語精入無倫有餘地妙凡

盤錯之會必有餘地在焉眼明心細者自知之
雖然每至於族筋骨聚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行刀爲遲
動刀甚微謋音畫解貌然已解骨肉披散如土委地如土崩然提刀而立爲之
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整好其刀而藏之
寫未用之先如此審顧既用之後如此寶惜世亦有善養如
此者乎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刀可養知生亦可養
養生一句點睛○養生之妙止在緣督一句引庖丁一段止
發明緣督一句夫中央爲督督豈有一定之處乎哉又豈有
件物事可指之爲督乎哉凡兩物相際之處謂之中無此中
則此與彼無相麗之用然而稍移一分則爲此物矣稍移一
分則又第爲彼物矣然則中固無有物也遊於無有物而傷

之者誰哉此緣督之義固無踰於解牛者也○至虛之處乃中也

公文姓軒名見右師刖者爲右師之官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特也謂一足天與天生如此其人與抑人刖之曰右師荅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必有與匹偶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接口斷二句中間掉二句又重押二句雖小節奏亦頓挫纍纍然

介足付之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爲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蘄求畜乎樊中言雖飲啄之艱如此不求樊中之養神雖王去聲不善也蓋樊中雖無驚懼之苦亦不以爲適也

籠中雖安甯爲飲啄則飲食居處之不足爲重輕也明矣

老聃死秦失一本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又問曰然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成得箇人

半畝園藏書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咸會人情如此）必有不蘄言（稱譽）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感人之至）是遁天（失其天然）倍情（增益人情）忘其所受（忘初生之本）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其天然牽於俗情如被刑然）適來夫子時也（時當生）適去夫子順也（時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平時以死生付之淡忘則人之哀樂從何感入乎老子有愧於此）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人爲生死所苦猶如倒懸忘生死則懸解矣）

養生者惟恐至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哀之而不去是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生存忘其死而有不死者矣則生死之不足爲向背也明矣

○三節輕輕點撥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地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可指而見者也可指之薪雖盡而不可指之火自傳無有盡時也）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躍映現○乍讀之似乎突然諦玩之妙不容言其筆脉自上節飄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又奕然○人之哀死也以爲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所謂生特形生耳有生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萎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涯哉但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誠可大哀也知養之則遊刃之際寶光混然旁日月挾宇宙烏有盡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神字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試思吾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篇中神遇神行神王都非神字正面○陸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南華經解卷三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人間世

蓋上古之世嘗少事矣其人少也中古之世嘗有事矣其人多也叔季之世嘗多事矣其人紛不可紀也今使一人處於寥廓之宇優游自得與太古何異惟羣萃雜處而機變叢生即是以觀可以知閱世之故矣人與人相聚而成人間人與人相積而成人間之世始而交接中而交構終而交殘紛紛籍籍少一跌足而禍患隨至孟子謂齊宣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以今觀之九州之內孰非邑獲陷阱之區與嗚呼人之處斯世也難矣生人之樂盡矣其間號爲傑出者或力足以

制弱智足以駕愚勢分足以懾卑賤而方其輾轉角勝抑何憊也嗚豫未瞬變害乘之嗚呼勢分智力正罟獲陷阱之區也而謂爲人間世之長策與雖然江河之流猶未有已必欲逃世以免患安所得寥廓之宇而處之且妙道之行旁礴宇宙而窮於吾與之徒謂之何與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今之人猶古之人也天生今之億萬人無異於太古初生之一人也即機智放紛而其所爲初者未嘗不在也我周旋於億萬人間如處獨焉如蹈虛焉御至紛如至少視多事爲無事未嘗有我未嘗有人以其太古遇其太古亦未有不游刃有餘者也雖駢闐偪仄而已翱翔於寥廓矣○人間世不過有二端處人與自處是已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已不見有已

藏書

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凡處人而攖患者又只因自處未能冥然盡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已之見未消也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是一套事○處人間世除却大道便是術法莊子此篇直究到本源之地淘汰得瑩淨無塵徹內徹外並無兩件物事眞見道之精言也○讀前三段圭角化盡却不是摸稜學問都從胸中融透處來一切炫長詑美以取禍戾如楊德祖輩見之須出一身白汗讀後四段才情廢盡却不是藏拙學問都從冥漠合德中來即爲善不密聲譽著聞如龔勝輩見之亦如冷水澆背也○七大段文字一自著一語而意旨隱躍無不盡眞大鑪錘手

顏淵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少年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以國事爲戲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好殘

民命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乎山澤若蕉草之多也夾一喻作態民其無如矣將無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無所事也亂國就之欲相救也醫門多疾夾一喻願以所聞思其則思救之之法庶幾其國有瘳乎可治而愈也顏子以衛君暴虐欲往救正之○舊以衛君爲蒯聵考之顏回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卒於魯哀公五年辛亥其卒時爲衛出公輒之三年踰十年蒯聵始即位則此當是衛靈公或衛輒據云其年壯則是輒也

仲尼曰諄若汝殆往而刑耳幾乎往而被所戮耳夫道不欲雜不欲雜其心雜則多多端多則擾擾人擾則憂擾人則招憂患憂而不救自罹憂則安能救人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應物所存於已者未定雜也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已尚未定何暇管到暴虐者之行事哉

將欲政人先以已爲根本以下若干文俱提於此

且若汝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矜名故也知出乎爭爭善故也名也者相軋也名起則相傾壓知也者爭之器也爭起則以

藏書

知爲二者名爭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也

矜名爭善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矼音羌慤實貌未達人氣已實不用知而未孚於人之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已雖不爭名而未遍於人之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本作衒暴人暴君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不諒其誠故惡其有矜名爭善之心命之曰窳人暴君將謂其徒來害已窳人者人必反窳之既謂其來形已短有害於已則必反加之害矣若汝殆爲人窳夫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卽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信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掩已必加害矣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使人君自能如此惡用而爾求有以異彼將自求賢何必汝求異自售若汝唯無詔語也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汝唯不語則已語則人君將乘隙而鬬其所乘以敏捷之智而爾目將熒之爾爲其所乘氣將則目將炫惑而爾色將平之氣將自降

口將嘗之（口將自救）容將形之（容蹐蹐焉形其恭）心且成之（且釋已以就彼始欲救其虐今且成之是相助而益增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以後將無不順從）若汝殆以不信厚言（未信而深諫）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形容輕言之人究且不能自持曲盡其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音羽憐愛也）拊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逆暴君猜忌之性）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因其好修之心以排陷之）是好名者也（一證）昔者堯攻叢枝（一國）胥敖（一國）禹攻有扈（一國）國爲虛（城爲丘墟）厲（人爲厲鬼）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指上所攻三國一證）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勝音升言堯禹且不堪三國求名之心）而況若乎雖然若（汝）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引往事兩證○以上皆以已意斷其不可往末又設一轉詰

之

顏回曰端（外端肅）而虛（內謙虛）勉（篤其志）而一（專其德）則可乎曰惡惡可（甚不可也）夫（衛君）以陽爲充（驕亢之性內充）孔揚（有孔揚之氣）采色不定（浮躁無常容外見者如此）常人之所不違（平日人皆阿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按服人之犯之者以求自暢快）名之曰日漸（進也）之德不成（此等人雖日進之小德不能成）而況大德乎（況可化之以大德乎）將執而不化（自以爲是）外合而內不訾（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其庸詎可乎

據顏子所以似免患然亢暴之人尚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提三句）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人君）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爾）人善之蘄乎而（爾）人不善之邪（知君與已同爲天生無自已獨求異之意）若然者謂之童子（純一無私相忘於天）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

執笏跽拜跪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雖諷切人君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實則引古成語若然者雖直不爲病不以我爲造謗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正人之法太多而不諜音狄偵事人也言不審覘人意雖固亦無罪可免患矣雖然止是耳夫胡可以及化尚未能化之猶師心者也猶費如許營合之心

顏子此一層已入細矣然僅可免害未及化人猶師心者也愈引入細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忽下此字微乎吾將語若汝有而爲之其易邪汝道有此三術遂易爲耶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此爲易與廣漠自然之道不合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齋字一跌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齋字一點心齋又一點語到精處故作閃跌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汝一志不雜也起語道不欲雜已照定此處心齋無聽之
以耳無用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用心并無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止于形骸耳心止於符止於意之所合耳蓋心所思之理而驗焉謂之符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氣無端倪即虛也唯道集虛道來於此虛者心齋也六根惟聲塵最微故此獨以聽言之
將虛字點破心齋五蘊俱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能使心齋之時實自回也見我得使之也未始
有回也忘我可謂虛乎顏子眞上智學人夫子曰盡矣吾語若汝若汝能
入遊其樊遊人樊宇之內而無感其名忘名實之所在入則鳴道合則言不入則止
不合則止無門不開一隙無毒不發一藥一宅混爲一處而寓於不得已感而後應則幾
矣則道盡矣凡此皆言虛也
寫虛字如是

絕迹易無行地難人之處世不行易耳行而不著迹難爲人使易以僞人事易於假託爲天使難以僞天行之妙難以假託天行所謂無行地者也此正明上句難字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神運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以搖曳上二句虛字妙用如此豈苦空而已哉瞻彼闋空竅者虛室生白有空竅則室生白光全是心地上語吉祥止止止集也惟道集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必是貌似心齋而實外馳夫狥耳目內通耳目在外而狥之於內而外於心知心知在內而黜之於外虛字也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人豈有不化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樞紐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行之終身而況散上聲眾人焉者乎

咏歎虛字之妙至此則化王公不足言矣○以上引孔顏問答一事先將不好處一層一層委曲披剝然後一點齋字然後一點心齋字然後一點虛字然後申寫虛字然後咏歎虛字說一救正人主直說到杳冥不著之處人間世具如此本

領將恆河沙眾不啻納之琉璃界中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細思此是何語淺人所謂虛不過是絕迹易事耳此却無地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如此言虛直是入無間運無方豈非人間世之第一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子高名）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求於齊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貌相敬而緩於應事）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懼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暢滿無悔者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將致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喜懽交戰之後二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若不成（任之）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吾食也執粗（甘守粗糲）而不臧（不求精美）爨無欲清之人（炮炙寡則不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胸中煩焦）吾未至乎事之情（尚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

矣內熱之疾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王必致罪是兩也受兩患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何堪兩患子其有以語我來來語助詞

寫疑懼之情如畫措語特雋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大經法二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當盡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處之順逆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論事之難易忠之盛也二段客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入聲施乎前事心如事君父之無所擇雖哀樂之境不同而不爲所移於前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此段主爲人人字喻心臣子者身乃心之臣子也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惟行事之實而忘其身不計哀樂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能如此尚何陰陽之患夫子其行可矣

此先答陰陽之患也人身惟心爲主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吾心則雖經歷萬變而天君晏如疾何自得攖乎○乍讀兩大戒謂是以忠孝竦動諸梁及讀至下乃知是兩箇影子以君親影心以子臣影身耳○爲人臣子句正接說身事心一邊事不過借用臣子字面切勿誤認之莊生取喻眞乃無奇不到其映插之妙有百千伶俐舊註何足以知之

丘請復更有陳也以所聞凡交交鄰近則必相靡以信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忠之以言相孚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必託使以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人君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過也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多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遲疑貌莫則傳言者殃兩邊歸咎故法言曰傳其常情但傳其平實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可自全

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一證楊子法言之名取諸此

且以巧鬬力者以拳技相搏者始乎陽明爲角戲而已常卒乎陰終則暗用著數相傷泰至則多奇巧過甚故也奇巧即上所謂陰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初筵秩秩常卒乎亂載號載呶泰至則多奇樂過甚故也奇樂即上所謂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誠信常卒乎鄙鄙詐其作始也簡先爲微兆其將畢也必巨其後弄成一大事○以上寬言凡事不能慎始則流弊必甚以引起下文出言之一端言者風波也接入言字謂其憑虛相生愈生愈有行者實喪也惟其風波故行此言則實喪夫風波易以動易於造端實喪易以危易於敗壞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由但以巧言偏辭相欺而起耳獸死不擇音既起忿則口不擇言氣息茀然茀音勃氣發也言其忿氣有餘於是並生心厲至此則彼此皆生惡心矣俱承泰至意說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所以然者蓋巧言偏辭雕削太過則動人乖戾之心而不知其然也已猶驟不及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必罹禍矣故法言曰無遷令弗移君命無勸成弗勸人成事過度益也蓋以遷令勸成則過於所受節度是已自爲增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其事必危美成在久好事非一時撮弄可成惡

成不及改一言成惡悔之何及可不慎與法言畢

始或不以溢言爲戒不知不覺駕巧泰甚必至兩相激怒其害有莫可究者豈但致疑之患哉此節又深一步也又引法言一證

且夫乘物以遊心隨物以遊寄吾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至矣道之極則何作爲報也任齊報荅可耳何必作意於其間莫若爲致命但致君命而已不與此其難者知此爲難若外此人道之患乃不必患

此節方道出妙義天下事直以游泳吾心耳固無所用吾心也湛然而存不得已而應而泰定之中毫無擾焉此處世之至精者何必經營以圖後患哉○此三節答人道之患也上二節言不溢言不泰甚則自無此患末一節引入至精并慮患一念乃不足道兩答處俱以不得已點尾蓋因應之妙乃

涉世三昧也○以上引孔子答葉公一事除陰陽之患說到忘身是一服清涼散也除人道之患說到養中是最上解脫義也皆與前文虛字相發

顏闔（魯賢人）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監）與之爲無方（縱其敗度）則危吾國（必覆邦家）與之爲有方（制以法度）則危吾身（將先害己）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自己）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道亦窮矣下文解環之法甚微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自盡其道）形莫若就（外爲親附之形）心莫若和（內寓調濟之意）雖然之（此）二者有患（猶未盡善）就不欲入（雖附之不可陷於其惡）和不欲出（雖調之不宜顯己之善）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連自家都放倒了○此意輕非顏闔所患）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顯招人忌）

則致災禍○此意重恐顏闔不免彼且爲嬰兒無知識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無準繩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無畔岸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一切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入無疵病可尋

妙用止是一順字法華曰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恃有所長遂欲當車戒之愼之積伐而爾美者以犯之伐矜也屢矜伐爾之美行以犯人幾矣殆矣

一喻反譬言用已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分裂之之怒也皆恐惹動其性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人能順其性也故其殺者逆也至於噬殺

人者人先
逆其性也

一喻正譬言順物則受福○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

夫愛馬者以簣盛音承矢以蛾灰泥之器盛溺適有蚤虱僕緣僕附也言蚊虱附緣馬身而拊之不時愛馬者爲拊之而出其不意則鈇銜口銜毀首碎胸毀碎胸首之飾焉意有所至忽至而愛有所亡忘人愛已可不愼邪○僕之爲附者詩景命有僕是也舊解作僕御將僕滕二字連下句讀言僕御拊馬不知上已有愛馬之人此又另說僕御拊之有是文理乎

就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掉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物其可擾乎○以上引伯玉答顧閭一事靈公太子非蒯聵則輒也觀輒禰其祖則靈公曾以爲太子可知與爲無方則危國與爲有方則危身閭計窮矣伯玉之妙却在與爲無方中而得與爲有方之用秘訣止是一順字○順字不是阿附詭隨看他話中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

用人不是爲人用○自首至此凡三引事三事內虛也忘身也養中也順也處世如此其多方乎看來忘身亦虛也養中亦虛也順之一字直是天仙化人隨方渡眾胸中無半絲隔礙又虛之至也人間世之本領如是○衛君之暴厲齊楚之敵邦太子之橫憒皆特取三件難處之人來說於此不爲棘手人間世更無難處之人矣

匠石（匠名）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櫟之爲社樹者特敘社樹伏後寄焉意）其大蔽牛（樹身可以隱牛）絜（量度）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大可刳舟者）旁（旁枝）十數觀者如市匠伯（石字）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之棄材）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椁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

則液樠理疎易受雨而多液也樠音門木名舊本此處俱作此字余意或是樠字音止木枝也言其液淋漓如枝分而流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鄙置不堪點無用二字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成章之木夫柤俗作查梨橘柚音由果木實蓏草實之屬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小枝泄音異去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自取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大凡物理皆然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數有睥睨已者乃今得之方得匠石明之爲予大用全生之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則辱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爾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就無用上轉出大用又超又醒譏斥匠石亦不堪

匠石覺而診審也其夢弟子曰趨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言櫟既急欲取無用

以全身則何必又託於社以自存耶曰密（閉口）若（汝）無言（勿再言）彼亦直寄焉（故託於社）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使不知者謂其不能自存而詈罵之并無用爲大用之義都自渾也）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剪伐也言豈眞賴爲社以自存耶）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言其所守異於俗）而以義（常理）譽之（言）不亦遠乎

又就社字翻剝出一層愈誕愈超其轉折緊峭如怪松圖偃促生姿○以下皆言自處之道貴於不見可用此三節借樹木第一喻

南伯（即南郭伯長也）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蔭也）將芘（覆也）其所藾（所藾即千乘之託蔭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旋解而理又不密緻）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同舐）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則使人狂酲（氣薰如醉）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

非子綦不能見及此東句冷然

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音苴猴屬）猴之杙（檠撅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猶高明大屋也）之麗（屋櫋也櫋音隱棟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棺之全一邊者樿音善）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子綦口中帶敘一事反襯

故解（巫祝書名）之以牛之白顙（額）者與豚之亢（仰）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載此三者有疵不可用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無用所以為不祥也（以此為不生則祥莫大焉）嘉之物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可全為煞得搖曳）

又旁通一事收轉神人○此三節借樹木第二喻

支離（支體不全貌）疏者（疏其名也）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會撮（髻也）指天五管在上（背屈則五臟之管向上）兩髀為脇（脊屈故大腿與肩相亞如脇）挫鍼（俗作針）治繲（音懈浣衣也）足以餬口鼓筴（箕也）播精（米之槃者）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受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不中世俗之用者也○逗正意）

此節借人形第三喻漸切身矣故末句將正意一影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易取）莫之知載（而不知載）禍重乎地（難堪）莫之知避（而不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亟當止者臨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迷陽迷陽（即采薇之薇也）無傷吾行

叶杭吾行卻曲卻步委曲不敢直道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自取伐膏火自煎也自取熬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俗見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惟神人知之○用四喻擺宕正意最佳○接輿歌論語止取六句又多不同

此節借接輿一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人於我且不得所爭墮聰黜明逍遙無竟處人又復何尤此虛字澈底處也○此篇分明處人自處兩柱却全然不露止如散散敘事莊子眞是難讀何怪從來無人識得○此篇要旨總不外逍遙遊無已妙義故曰看透第一篇無已二字一部莊子盡矣此篇尤其著者○末引接輿一歌深有叔世之慨莊子曳尾泥中殆爲是乎

南華經解卷四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德充符

傳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身懷一得意氣炯如況盛德之士歟修之宥密之中達之名物之表方且薰蒸窮海陶化黎首豈親炙其體而無德輝之溢乎夫子申申夭夭孟子睟面盎背測其淺深有同符契若夫東封墓林荆棘不滋西來函谷紫氣先候斯其根厚光煜又不特春風披拂於座隅醇醪浸洽於酬答也誠則必形不其然乎雖然此德之形也而非形也夫冠冕佩玉未必衷旗犀角豐盈何當性表而世俗趨羶以相高淺夫矜飭以自喜其爲鄙陋又曷怪焉昔者舜重瞳子

項羽亦重瞳子禹鳥喙勾踐亦鳥喙豈得據其同體謂德之克一哉由斯以談貌孫叔者非孫叔也似夫子者非夫子也聖人之耳目鼻口四肢與眾人同而眾人非聖人也夫全者既未足全則損者亦未足損矣此莊子雅尚德充而特敘列殘醜以破夫規規者與九方皐相馬曰牡而驪至則牝而黃神契象外有至微者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鑒德者必知之矣孟子曰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進德者必知之矣雖然才情縱蕩又豈第拘方爲累云爾哉飾智炫奇流輩所望風推服者也而其人亦遂詡詡自負耀而不止窺中其涵漓散無餘矣撤官骸之蔽又蹈智能之紛悲夫達才遜道於顏曾程朱深戒於喪志儒者皆知誦之而莊子無情之言謂非辨德之照鑑與○德充符者德充於內則自有

外見之符也劈頭出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惡人又一箇闉跂支離無脤又一箇甕盎大癭令讀者如登舞場怪狀錯落不知何故蓋深明德符全不是外邊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則德之所以爲德不言自見却撰出如許傀儡劈面翻來眞是以文爲戲也○只是一大翻空反襯之法○形與情其爲德之累一也形有所忘而情有所未忘可乎所以遞出末二節一切才能世法俱非德符使務外者無著脚處○說無情處特辨明是不傷身不益生之情非寂滅之謂

魯有兀者兀則足也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弟子各半立不教坐不議王駘都無言誨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承王駘二句無形而心

成者邪（默化也承弟子二句）是何人也（何等樣人）仲尼曰夫子（王駘）聖人也丘也直（猶特）後而未往耳（特未及往從之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何但）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與猶同也）

劈敘一箇兀者却是一分外出色人○贊王駘先作虛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儼爲人師）其與庸亦遠矣（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與變俱往不貳）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又進一層言豈但生死）審乎無假（能知變）而不與物遷（不變）命物之化（主宰物化）而守其宗也（執其樞紐此四句分明是眞宰大德敦化一句）

稱駘之德上四句還算虛寫下四句直拔其根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世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眞見）夫若然者（眞見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必）

定耳聽而目視而游心乎德之和渾六用爲一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萬物爲一致烏有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答轉彼兀者也一句洗發上節最明守其宗則視物無不同視物無不同則無支體彼此之分無支體彼此之分又烏有孰存孰亡之介意哉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空原無足也今喪足亦不過以虛還虛耳妙絶○此二節言駘直未嘗自見爲兀者也其德充有如是

常季曰彼爲去聲已自修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眞知得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心以吾心理得古今不壞之心理常心卽復其見聲天地之心的心字卽上文之不變不遺者也物何爲最尊也之哉彼自修耳何與人事而尊之爲王先生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動故也而鑑於止水靜故也唯止能止衆止水不求鑑而人自求鑑蓋惟眞止故能止衆之求止者而不他去也○一喻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在字言其不凋○又一喻受命於

天唯舜獨也正句○得天正性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舜能正已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又借舜一影皆言駘之得天獨優故人自從之夫保始之徵保始即守宗也保始者必有徵驗不懼之實譬如養勇者自有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忘生死之足懼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將沽勇名而能期於必成者尚忘生死而況官天地官猶官骸言骸也府萬物府藏聚也言備之直猶特寓六骸以六骸為吾寄寓象耳目以耳目為吾迹象一知之所知眞知無二歸於得心而心未嘗死者乎得其常心如此人豈猶為死生所變乎六句作一句讀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猶言遺世獨立按曲禮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蓋假字讀作遐字言其升於高遠也此處借用造於高遠之意不必遂以死言之擇日猶言指日人則從是也人自不能舍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總言駘死生且不介意方欲遺世無心為人師蓋因常季之言有疑駘動眾之意故也

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不從也駘何心乎○此節言羣弟子未嘗見駘為兀者也德充之符有如是○以上王駘之兀駘自忘之羣弟子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瞀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偕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子產自稱而不違避也子齊同也執政乎寫子產呵斥鄙之甚申屠嘉曰先生之門乃論德之地也兜頭一壓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有以勢分相矜如此哉輕掉一句毒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惟自矜其執政故德不如人又冷勘一句更毒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求廣見識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寫申屠譏彈冷之甚

又是一箇兀者却又是一箇出色人○不是子產見識之卑如此蓋上一事借季常問難發明此一事借子產襯剔發明下一事又借孔子襯剔發明都是一樣手法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形已受殘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爲言計子之德此德字虛猶云素行不足以自反邪必有過而後致刖當痛自懲艾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言使人自陳其過誰肯自認有過乎則皆以爲不當犯亡足之條矣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使人自陳其過又誰肯自認有過乎則無一人以爲不當言存足之福矣然則世上竟無有肯認刖足之過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若夫以刖足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遊於羿之彀中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去聲者命也插一喻精絶作惡而玩法網者譬則遊於羿之彀中者也宜爲刑法之所必加譬則在中央之中地也然而幸免者亦命之當苟免耳不當刖而刖者是命當刖而不刖者亦是命與上二句作一反照便使全足者反當深省妙妙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拂然而怒猶有世見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能取大而失所以怒不知先生之洗字法我以善邪吾與夫子卽先生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形骸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道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跡象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

更貌曰子乃無稱（慚謝再不必如是言）
子產欲申屠自反乃申屠劈口先欲子產自反世人漫自回護無一箇肯認罪過究竟犯刑者未必皆由已招而泄泄者大半是國家漏網雖是淡淡說命却使子產兩腳著地處久矣當行斫去矣那得不陡然一驚殼中一喻妙妙言汝之未亡者或反是當亡者耳絕妙撲法○以上申屠嘉之亡嘉自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足趾遂爲號）踵見仲尼（無趾以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兀足）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不知世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又是一個兀者却又是一個出色人○不是孔子又忽爾淺陋都是莊子文字要襯出叔山耳不然孔子何前明於王駘後明於哀駘它而茲獨暗於叔山乎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爲疑孔子何爲學於聃彼且蘄求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至人以名聞爲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言其桎梏如此安可解

這來叔山原是老子一鼻孔出氣人無怪其頡頏夫子○以上叔山之兀叔山自忘之其友老聃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醜貌 哀駘醜貌它名也駘乃駑劣之人焉曰哀駘它
名又加以哀爲可哀之劣人也它者他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虛烏有之類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
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人常和而已矣惟感而應無君人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濟猶救拯也無聚積祿以望人之腹望飽也如月望則飽滿
又以惡駭天下醜貌駭人和而不唱不能首事知不出乎四域無位無祿且而
雌卽上婦人雄卽上丈夫合乎前丈夫婦人皆來親之○三句是倒疊上文舊解可笑是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
寡人傅國焉委以國政之意傳俗本訛作傅悶然而後應無意爲應氾而若辭無意爲辭
寡人醜乎公自愧或不足與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不多時去寡人而行寡
人卹憂貌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何等樣人

又是一個惡人却又是一個出色人○寫得哀駘它渾渾圇圇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豘同豚子食於其死母者設喻少焉眴若眴音絢與旬同目搖也豘子乍覺母死而驚眩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以母於已不似往時之見已爾不得類焉爾以已視母又不類昔之狀貌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數句逗盡全旨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以其武之實已喪故不備禮刖者之履無爲愛之以其足之實已喪故謂之不祥皆無其本矣收一句戰以武爲本履以足爲本此皆喪之也○一喻後又帶兩喻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必爲人愛可知矣此處皆作反跌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以垂至尊之盼取去聲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官不役之逸其形以邀新婚之懽形全猶足以爲爾使人愛之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則是有本者人豈能不愛乎○又用兩喻正襯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衒費其才而渾然自全也

入手一喻又帶兩喻先作反跌接連下兩喻又作正襯可見人之親信它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而不愛之此所謂符也○本字便是德充愛字便是符引哀駘它大意此處已畢下二節止將才全一註德不形一註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皆人事之變遷無定天命之運行不停者日夜相代乎前而知智不能規乎其始者也當前變化不留瞬息而雖有智者不能取詰其所自來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擾心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交引而擾吾之靈府天和者沖瀜之朕靈府者精神之宅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和豫之氣流通而不失吾怡悅之性兌悅也使日夜無卻且使和豫之通者無一息罅隙卻同隙而與物為春隨物所在皆同遊於春和之中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者乃

接續而生時於心也妙句妙句生時字因春字來是之謂才全

能不用其才則才全矣萬態遞乘一時一時一日一日天地從無相肖之一刻古今從無可據之一瞬而欲出其智巧與造化爭亦愚甚矣才全者任之則無往不得也○不失於兌在我一和豫通也與物爲春天下一和豫通也接而生時於心妙妙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庸浩浩其天一句註腳莫過於此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凡取平者水可以爲之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言水停之妙如此故可以爲法德者成和之修也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故和莫過於德成如平莫盛於水停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如水停之妙也物不能離也飲和者必親愛乎德如取平者必師法乎水也

將水之停爲德不形作喻妙妙水停而平之盛者在焉取法

者安往乎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物雖欲離之烏能乎○內保之而外不蕩爲水停我一註也却已爲德不形作註矣故說德不形處更不須解也物不能離句戈轉前面親愛意最明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愛其死恐民之傷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子之言哀駘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非孔子不足以悉哀駘它之妙哀公不獨傾心哀駘而反傾心孔子極是○以上哀駘它之醜丈夫婦人忘之魯君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闉跂支離無脤闉曲城也人之體曲似之故取以爲稱跂腳根不著地也闉跂者曲體而跂行也支離形不整

也脰即脰字也無脰口無脰也說去聲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之人全體其脰音豆細竦頸也肩肩貌甕盎大癭癭音隱頸瘤也瘤之大如甕盎故稱曰甕盎大也說去聲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以二肢體之人可悅反覺全體者之脰細長不合式也○肩當作顧音慳考工記數目顧脰註云長脰貌

又是兩個不全之人却又是兩個出色人○上文四個人錯敘此兩個人整敘○兩個不全之人兩君不獨忘彼之醜而反覺全人之醜是極有神理說話德充符可思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破道人不忘其所忘形宜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宜忘此謂誠忘眞忘之大者昔人有徙宅而忘其妻者以爲可陀不知一世人之眞忘更有甚也

此節方點明德形之辨總收上文○上文其是六位殘疾奇醜之人莊子也不是隨手填寫的寫一王駘可見弟子於師以德不以形也寫一申屠嘉一叔山無趾可見師於弟子以

德不以形朋友與友亦當以德不以形也寫一哀駘它及闉跂大癭可見君臣之間亦以德不以形也倫類中惟父子兄弟原以性合不消以形骸之見爲人過慮故莊子不說此外則師弟朋友君臣皆以義合者皆易從形骸起見莊子特敘這六段事爲世人撤去胸前一片塊壘也夫婦亦以義合者莊子何以不說看他敘哀駘它處特夾敘婦人甯爲其妾數語則夫婦之間以德不以形又可見矣如此散散數段文字讀之似乎泛雜却不知已寫盡人倫之道莊子精蘊如此○

以上形一邊畢

故聖人有所遊心遊於逍遙之天也而知爲孽智計之巧乃枝孽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爲膠約束之禮乃膠漆也非自然而合者德爲接有得之德乃接續也如中斷而復續者工爲商工藝之能乃商賈也如居貨而求售者聖人不謀無思無慮惡用知不斲質任自惡用膠無喪

渾然全具惡用德不貨中無積物惡用商四者上四惡用天鬻也鬻養也天鬻也者天食音嗣天之元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不食人間煙火也蓋聖人與造化爲一氣一切世情無所用之如殘眞者無復人間煙火相也用意最精有人之形貌則人也無人之情四者不用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與人其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是非之端耶乎小哉形爲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猶人之類謬大貌乎大哉情累盡捐獨成其天浩浩其天心遊道遙也又咏嘆四句

上文既言形非德之所在此又恐人或以智能世法爲德故復言聖人心有所遊乃與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之是情亦非德之所在也本題德字深此節德爲接的德字淺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道與天既生之爲人則是人矣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之靈性爲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言惠子認情字先錯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所惡者乃好惡之情生於人慾者也任天性而不任人慾則內無煩傷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妙妙本生之理不可以人為有加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以為生須人事滋培之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既足於道與天矣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又何用以人情自損為今子外乎子之神馳騖其神乎子之精疲困其精倚樹而吟高歌也據槁梧而瞑琴瑟嫻熟效瞽師之不用目二句言惠以技能自衒也舊解作眠睡可笑天選子之形天於生物之中選于為人形本無不足之理子以堅白鳴子乃以技能之情自衒如堅白之論妄自爭鳴亦大違於德充也已○住得朝然

此節特特借惠子辯明無情之說不是寂滅之謂也只是任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此二節自忘形外補一層意蓋至於忘情而德符愈可知矣

南華經解卷五終

南華經解內篇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大宗師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必有所自來宗是也人之學也同堂而處必有所從受師是也夫宗有繼禰之統支猶其小者也至於繼別則大矣夫師有一事之取資猶其小者也至於聖門則大矣雖然皆猶其小者也夫游氣紛擾化成萬物而來者不測所自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而受者忘其所從是何爲者耶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此莊子所以有大宗師之說也是大宗師也未嘗物物而植

之命之也溥濩無方旋運無窮各聽物之所遇爲修短而要之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理之自然而不能易數之必然而無所逃而已矣而人於其間貪生惡死亦未見其貪之惡之而大候將至遂能少延其晷刻者也是不亦多用其邅回乎是不亦愚之甚乎則又有巧者出焉挾養生之術與造物爭衡而希不朽之事乃渾沌至今亦未見有一老尚遺者也嗚呼屈伸往來盛衰消長是道之體而乾坤之所以爲乾坤者也今也生於大道乾坤之中而獨欲爲一塊然不化者於其間是必非此宗而宗之非此師而師之然後可也六合之外太一之上有是伸而不屈來而不往盛而不衰長而不消之宗師乎哉則是巧者之多知與眾愚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眞知者知宗師之不可逆故與道爲體而與乾坤者遊吾

固無所用吾知也無所用吾知斯爲大宗師之肖子順弟也已○既然有個大宗師則雖欲自異又豈能出其範圍耶且謂之宗師則看他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盛一衰一消一長這便是無行不與二三子的榜樣希聖者希天此處煞須取法死心塌地與造化一體又何處用得私智妄圖之事哉○此篇特爲攝生者下一鍼砭攝生者謂天之生物固出於自然而人之永年則可以力致於是勤加導養謹其嗜慾自以所知出於庸眾之外莊子先爲致贊劈手卽與捩轉見他分天分人乃正是夢夢多事夫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人同一自然未嘗有二則生死之間曾可以我與乎哉彼之所知亦大不必矣○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眞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眞知接連將眞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也

可見天人一致這纔是眞知○父雖親君雖尊而大宗師之所在不曾君父也○呴濡不如相忘毀譽不如兩忘而綢繆於生死尤不如其任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妙妙遍天下總是這一個物事運用若說個藏則何處能私割得一些耶若因而付之則滿空大地都是我的從何有亡失之端哉○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正如住在寶山便到處是寶一切衿袖篋笥懷挾扃鐍之智俱用不著此千古聖學之秘密義除却莊生再無能說者也○從死生命也以下咏嘆大宗師之妙疊疊用譬喻夾發振跌只是不曾明明指出至數層咏嘆之下接出夫道二字大宗師纔一現身○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歷指點古來神聖無不宗師此道是前半篇正文收束以下面七大段文字止

是爲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其前四段直明生死當順乎宗師五六二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誤認宗師故也末段收出命字命乃大宗師之賦物者也人生惟當受命是一篇扼要歸宿處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言有人知天又能知人豈非超出於衆乎

劈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贊一句○虛將天人分開實是以客意作引却故爲斗立之筆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天然而生謂出於自然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衛生之術以養其知之所不知年命之數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衆皆夢夢而生夢夢而死此獨知天生爲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衆也實是客意

却是鄭重一筆饒他有知不過終其天年不夭而已非能於天年外多添得一刻此又話中分寸線索也雖然有患一句忽揑轉夫知聰明之用有所待而後當須計較安排纔妥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其須計較安排者特又未可據爲是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搖擺二句正承明未定天人止是一理豈有二乎

忽然轉筆將知字打落見得是後來安排的殊不足據又加庸詎知三字將上面數知字便一齊掃却其行文飄忽止是看得貪圖長生者有如兒戲耳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又一轉筆遞出眞人眞知

何謂眞人又喝一句古之眞人不逆寡寡且不逆況於衆乎不雄成不以身先人成功不慕同謨以計謀作事若然者過而弗悔雖有差失而無懊悔當去聲而不自得也雖合事宜而不快意言其得失無係死生可知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言其利害不攖死生可知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此其見識乃如升高至遠於道無所不明豈世之所爲知哉

眞人一解○眞知知字及此段知字都是因上文知字相影而下究而言之眞人則未嘗有知可名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音教無憂無得喪也其食不甘無嗜慾也其息深深無浮呼吸通於湧泉言深也眞人之息以踵止於厭會之際至淺也屈服者議論爲人所屈者其嗌聲之入言聲之出若哇爲人所屈則喉間吞吐其狀如欲哇者形容無養之人好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由其平日嗜慾故不能淵淵浩浩○六句單就其息句伸一腳

眞人二解○如此人純是天機人事之知毫不用

古之眞人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其出生爲出不訢生不訢喜其入死爲入不距死不拒客翛然無累貌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視死生一往來之常耳不

忘其所始知生之源不求其所終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常自得忘而復之忘其死而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慾心背自然之道不以人助天不以人爲助天命之常蓋貪生者皆以心捐道以人助天者也是之謂眞人若然者申贊之其心志志字趙氏訂正當作忘字無思也其容寂無爲也其顙頯音恢上聲大朴之貌凄然似秋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正明上二句言皆無心猶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無跡可尋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以聖人治世之無心明眞人之無心用兵句是自然之義利澤句是自然之仁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一項有親非仁也二項天時非賢也三項擇時而動便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四項以其有所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五項務名喪實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當於眞性止爲世所役耳非能用人者也○此六項人者凡皆以有心故也若狐不偕古賢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箕子胥餘比干紀他申徒狄殷人負石沉河是役人之役爲人用適人之適

快人意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與眞性何益○證五六二項蓋上四項人猶易明惟行名忘身二項人莫不稱之如八子是也夫所惡於貪生者豈以棄生求名爲賢哉故特點此抹之○申此一大段總明眞人一切無心

眞人三解○看破生死極寫眞人無心之妙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無私比若不足而不承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與乎豐整貌其觚而不堅也豐然觚稜而不執固張乎恢宏貌其虛而不華也恢然清虛而非浮華邴邴乎喜貌其似喜乎似喜耳不可指其爲喜崔乎動貌其不得已乎不得已而動耳未嘗好動滀乎滀音觸水聚也水聚則有光澤進我色也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乎閒適貌止我德也寬閒之德使我歸止厲乎嚴毅貌其似世乎嚴毅如傳世不苟謷乎遠大貌其未可制也遠大不可控制連乎綿長貌其似好閑也連綿如優閑不迫悗乎悗音門上聲廢忘貌忘其言也相忘雖言若無言○以上形容其美非一端以刑爲體乃立治之楨榦以禮爲翼乃行世之羽儀以知爲時乃因時之妙用以德爲循乃眾由之彝性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無心作威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非我強制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非作聰明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人視眞人爲勤於修行豈知其毫末以我與乎○以上形容其因應無爲故其好也一世有好我者眞人視之一理也其弗好之也一有弗好我者眞人視之亦一理也二句言不分彼此其一也一以理爲一者眞人視之固一也其不一也一以理爲不一者眞人視之亦一也其一與天爲徒以自然希天者也其不一與人爲徒以造作與人者也天與人不相勝也眞人則知一而已此三句申明其一也二句言不分天人便應轉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二句蓋眞人之眞知如此是之謂眞人

眞人四解○世俗之知謂天人二者也眞人之眞知謂天人一者也天與人不相勝而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是人足以勝天乎此句將眞人眞知收盡起處天人之說古之眞人凡四番洗發詳盡無餘使人知眞人境界如此前番小小計算聰明自當通身汗出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皆物之情實也也死生定於命猶夜旦運於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豈人之所能著力哉此皆物之實理如此無足生其悲戀也

上文說眞人視天人爲一已將天人分歧之見撇去不足道矣然天人不相勝其辭猶爲渾融此節特作一提點破死生疑團夜旦一譬了然推出天字並非人之一毫所得與參大宗師意纔一逼動振醒

彼特以天爲父倒裝句法言人以父生我而戴之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大宗師

此下疊疊咏嘆大宗師不可不順○以親一喻大宗師不啻乎親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勢分勝乎已而身猶死之效忠而況其眞乎大宗師眞君也單用眞字就上面君字也

以君一喻大宗師不啻乎君也○親一邊用卓字大宗師親而且尊也君一邊用眞字大宗師尊而且親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又一喻呴濕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貪生怕死不如相忘於宗師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道字輕不過是非之道

又一喻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係累也如此用喻之妙便非世人所解何況其更精者

夫大塊地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見爲苦矣豈不善乎

生死一理不過乾坤之幻泡耳生而任乎天則死亦無所係故善吾生則善吾死矣○順乎宗師乃所爲善也此處夾一段正論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謂之昧誠昧也）○豈但夜半當面便已負去也夜半喻言不見耳駭喻切喻○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却不知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方相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保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憒然謂之有知乎無知乎文之微妙警策令衛生者毛寒骨竦旁觀者啞然大笑（昧者不知也妙所云知之至知之盛者乃是如此一色人）○讀此一節人在世間眞是無法可處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藏小於大宜也不知與化爲體雖藏之得宜無以禁其日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常理）之大情（實）也

讀此一節却有一上上處法○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氣循

環者天下之實理也養生者獨欲以身爲不化之物是一氣循環中得容此塊然之橛株也有是理乎哉究竟有負之走者而已不知故方且藏之則方且遯之夫遯之正生於藏之之過也設也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矣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我一循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所遯哉蓋物理之實原是如此此便是於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處法也

特犯淮南子作範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生物之形無窮無盡其爲樂可勝計邪孰不自喜其身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乘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是物理之所不得遯也則我常與理一而皆存矣

悟得此理則我與此理是一個物事故曰皆存○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之所待乎大宗師也萬物總一個變化一化必聽乎宗師也

苟有一體之善人猶效之況爲萬化所係待者乃不知取法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止是識得宗師舍已相從耳○

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爭發春水亂流之勢文家勝境

夫道至此方接出道字是大宗師主名有情靜之動也有信動之符也無爲無形雖有情有信而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雖有師可傳而不能必弟子之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雖可以心得而無跡之可見自本自根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未有天地先有道所以自本自根神鬼神帝帝即鬼之尊者其神皆道神之也生天生地一陰一陽生於道

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爲體耳大宗師畢竟是道此處

方點出詳寫一番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

在太極之上（猶前也上也）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上聲）於上古而不爲老

又極贊四句

狶韋氏（古聖帝）得之以挈天地（整頓乾坤）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忻合元氣）維斗（北斗爲天綱維故曰維斗）得之終古不忒（不易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輟其明）堪坏（崑崙山神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崑崙馮夷（馮音平水神）得之以遊大川肩吾（泰山之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鼎湖上升）顓頊（高陽氏）得之以處玄宮（恭默思道）禺強（北方之神即眞武也）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西方之神）得之坐乎少廣（西方空界之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年八百歲）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尾間也）騎箕尾（尾星旁有一星名傅說）而比於列星（以上諸神半出荒唐莊子但取以寓意不暇論也）

雜寫古之神聖若干人無不以道爲大宗師者區區小智反
思躍冶也耶至此一篇大勢束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偶音禹弱子也以其色少故名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姓倚名有聖人之才聰明而無聖人之道是子貢一流人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忘聰明是顏子一流人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爲聖人乎難之之詞意總不喜恃才也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世故也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交接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
後能外生忘生體也自天下而物而生愈近則愈難外也○三七九是內修家語偶用之已外生矣而
後能朝徹外生者忘我也學道人止是這一關難透透此一關則見無不明矣朝徹者如平旦之清明也自此以下止是遞將去如定而後能靜數句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獨即一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古今一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死其心則神理活是死非死也生生者不生生其心則神理死是生非生也凡人心知覺無刻不萌故謂之爲生不受宗師之命者皆此也故殺之則理存是死之者有不死也生之則理亡是生之者有不生也二句正解上不死不生也其爲物聖人之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四句止是各處變現同一自然其名爲攖甯攖甯也者攖而後成者也於世紛攖擾而成吾之大定

自外天下至外生有功夫次第自朝徹至無古今無功夫次第蓋學至外生已了悟矣至入於不死不生則道成矣○見獨者夫道一而已矣能見及此又何古今之別生死之異哉此乃爲親見大宗師也○載道者心也害道者亦心也夫心既載道但當聽順乎道而已譬如舟子載人但當聽順乎人而已今却舟子弄權恣已妄行不由人作主張豈不誤煞此

人耶故必屏却舟子不復吐氣然後人載於舟舟載乎人洗洋所之中流自在也知此則知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為說矣二句是特把金針示普天下學道人○攖寧妙不從世相中透鍊出來不是第一種學問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書籍文字也文字是翰墨為之然文字非道也不過傳道之助耳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言之則凡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謂之曰副墨之子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文字須誦讀之洛誦者樂誦也對前輩讀書者言則今其孫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讀書須見得徹瞻明聞之聶許見得徹須聽之聽聶附耳小語也許進也雖小語聽之即進悟也聶許聞之需役聽之聽又須行之勤需待也役行也待行之始為實也需役聞之於謳行之勤又須得游泳之趣於音烏即古烏字故借為烏呼歎詞謳者歌之別調咏嘆之歌吟之乃寄趣之深也於謳聞之玄冥游泳矣又須至於寂默忘言也玄冥寂默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忘言矣又須至於悟虛也參參悟寥空虛也參寥聞之疑始悟虛矣又須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

始也

不過言由讀書而深之乃至於得道撰出如許名字以經傳之體例之似乎不雅然莊子從來止是以文爲戲所云寓言十九者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端倪又那著得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之見耶○以上借女偶之言一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首者始也）以生爲脊（脊者中也）以死爲尻（尻者終也三句孰能）○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譬如自首而脊而尻總爲吾之一體也○一句孰知）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此外果無足訂契者）

抒寫凡物始終止成渾淪一理醒透無比○凡物始於無猶體之首中於生猶體之脊終於死猶體之尻天下無一物能不以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者也而乃曰孰能者明明必有

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悍然忘其既往據其現在拒其將來波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自首而脊而尻總成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其完吾之一理亦猶是也果若看徹此際自然覺得缺一不可今且悅生而惡死豈非愛脊而憎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意透脫如此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大也美也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嘆一句指病體拘攣如下文所云曲僂戚施發背背瘡上有五管瘡孔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句贅頂脽也句音溝曲也贅為項脽見字彙指天句曲其項脽故指天皆極寫其曲僂也陰陽之氣有沴音例氣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攖心也跰躄跰音駢並足貌躄音仙邪行貌而鑑於井本是子輿歎一句即來鑑井却夾入句敘事於中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又嘆一句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何惡浸假浸漸假使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因以妙妙順乎

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順乎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順乎宗師且夫得生者時也失死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悅生而惡死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無生死之累則係縛都捐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爲物情所累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天者宗師所在吾又何惡焉

非常解脫之見非常透脫之文化鷄化彈化輪馬觸手拈來悉入妙境如金丹在握隨點瓦礫盡成珍寶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氣促貌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喝其妻子避使去無怛化怛音答驚也人死乃由變而化不宜驚之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汝輩勿哭驚吾即此之謂矣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爲此至微至賤未可知也子來曰父母於子倒裝句法言子於父母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

近吾死近猶迫也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同範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世世爲人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鑪者鑄器冶者鑄匠也惡乎往而不可哉又一喻○鼠肝蟲臂之慮到此一時冰釋成然寐成則無事寐亦無事故以爲形容遽然覺遽有形貌寐則忘形覺則有形故以爲形容○又一喻蓋凡人偶然而生偶然而死不過如夢覺耳兩句陡住奇絕

非常透脫之見非常解脫之文父母一喻讀之氣降鑄金一喻讀之意悚寐覺一喻讀之神超前兩喻中夾一段正論如層峰起伏末一喻兩句陡住如峭壁斬然小小亦具奇致○

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

與之心相爲於無相爲無相爲之跡孰能登天遊霧超於物外撓挑戲弄無極至虛相忘以生不悅生無所終窮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與前子祀等定交是一樣氣味

莫然有間莫然猶漠漠然形容淡交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助治喪事或編曲編次歌曲舊云織薄非是或鼓琴二或字指子反子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爾已反其眞還歸造化而我猶爲人猗歎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之意在反眞

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以意言則刊落節文獨任天理矣人之生天理然也人之死亦天理然也同在天理中又烏在分歌哭之跡乎禮意二字至精至微若阮嗣宗曰禮豈爲我輩設

則淺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何等樣人修行無有無檢修之事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名稱之彼何人者邪稱之爲何等人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游於方隅之外所謂出乎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遊於方隅之內所謂在世法中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猶言爲友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音尤瘤也以死爲決疣潰癰疣音換疽屬言死則累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身也視死偶然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死死生任其變化循環芒然無係貌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昏亂貌爲世俗之禮以觀音貫示也衆人之耳目哉

舉世皆言爲禮問其禮之故不知也不過以飾人之視聽耳

憤憤二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自謙方內猶言帝縣未解雖然吾與汝其之已之所得不欲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之爲言生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拘多少而養可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量相安而生可定矣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愈大則愈適此豈但養給而已豈但生定而已
此夫子所心得者舉示子貢如此豈天之戮民哉
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言若此則爲獨行人矣故問畸人曰畸人者畸異也於人而侔合也於天故曰天之小人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人之君子稱爲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相反
小人君子再一反對言之則生死澹忘與造物爲友者天之君子也而人且譏其臨尸而歌背於禮法是天之君子人之

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矣○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孟孫名實不相符眞不可解看下文疊出妙義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道進於知矣進於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簡者畧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然不知不覺已無涕不慼不哀矣是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生故不知就後不知死故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四句正不知之化也總非我所能與者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未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

寫孟孫才看得生死關破吾與母總在大宗師變化中又安所容其涕慼哀痛也邪○今方爲人是已化爲此物也今後又未知造物將化之爲何物也惟順以待之而已且方將化烏知此理之皆存方將不化烏知形骸之倏易寫得化不化如風馳電掣閃爍不定纔見造物運用之神纔見世俗悲戀之淡說到吾與汝夢而未覺可見孟孫才已臻大徹故曰孟孫氏進於知矣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即孟孫氏駭字即一動字耳雖有駭動之形而心無損耗此句言其靜存有旦宅而無情死旦者每日之異也寓於日遷之宅而實理未嘗或息此句言其活潑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已何容心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那等樣也言孟孫氏之哭泣亦不過見人如此隨之如此何嘗有此我之母死而特致其痛之心乎此其所以如那樣無涕不慼不哀也句特奇拗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世人但知據一我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豈知吾之所由來乎若見透便一毫不足

自據且汝夢爲鳥而厲同戾乎天儼然鳥矣夢爲魚而沒於淵儼然魚矣不識今之言者而今却又是一個人在此言語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耶夢耶抑今人是覺耶夢耶自已毫不能主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地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待笑也及至忽發爲笑又是天機自動何嘗及安排而爲之乎是適與笑自已毫不能主也二句造意入微眞從緜髮中剖析出來也安排而去化排字綴上面排字來言由此觀之可見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彼冥冥中自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寥天一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母死不痛明是輕其母雖曰變化無常此爲母解則可耳在爲子者終無以解於輕其母也看他此段一轉發出第一層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二句將孟孫才寫得萬物一體上比乎天下通乎物並無一處安著得已見由此言之不是已之無母乃是世間本無有吾爲魚爲鳥有使之者一適一笑有使之者誰爲可據之吾哉

若夫涕則必吾涕之也感則必吾感之也哀則必吾哀之也乃吾之爲吾本無有焉又誰爲涕之感之哀之者哉直代孟孫氏把吾字撤去眞不食煙火人之第一等議論也問有自然之適笑何無自然之哀感曰樂生哀死本非造化之理所有也故曰哀樂不入古之所謂縣解安排去化入於寥一此時雪釋冰融纖影不留矣寥天一卽道也卽大宗師也○以上借孟孫才一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教益爾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斥之言何必來此爲乎軹助語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累以世法如加之以刑然汝將何以遊夫遙蕩間放恣睢自得轉變化徙之塗乎言汝被他教壞了何以遊於遙放任化之境乎○遊此境全在順之若服仁義而明是非則膠執不通矣

仁義乃道之支流順乎天則不必踐仁義之跡立仁義之名

藏書

矣莊子教學道人止是直探其源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謙言雖不能遵途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力士）之失其力黃帝（智聖）之亡其知（失與亡皆言不目據也）皆在鑪錘之間耳（有以道化之者則皆去舊習而就陶鑄矣）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生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黥劓雖已殘缺苟有息之補之者依舊完成矣然則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載一成體以相隨耶以息補推許以乘成自謂又婉轉又有地步語最巧妙乘載也成字就黥劓二字上用來）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直呼宗師）整（音齎利也）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如此說來堯之仁義豈尚容置喙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應轉遊字）

從虛空畫出一大宗師不為義不為仁將堯的仁義兩字打

落其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爲老不爲巧又陪說兩句○仁義禮樂豈非聖教所必須要之皆聖人爲中人說法耳不可皆語之以性道則勢不得舍仁義禮樂矣莊子著書却是要學道人親見道體稍一支離便與道體不似故特特盡與捐之所謂要畫眞容添不得一毫彩色也六經是以道治世之書莊子是直揭道體之書後凡擯仁義禮樂之旨同此○以上借許由一證大道不在仁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孫月峯曰忘仁義止是去是非心忘禮樂則全然不拘束矣故忘禮樂在忘仁義後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總上二句同於大通大通則一切放下矣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無私心）化則無常也（無滯理）而爾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爾後乎

從忘仁義而忘禮樂從忘禮樂而坐忘愈進愈微○解坐忘處讀上三句是一切淨盡人易知之讀第四句同於大通非見到者不能知也試思坐忘何以能大通大通何故是坐忘這全不是寂滅邊事也○仲尼贊顏子云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無一字是顏子口中語妙妙同字化字乃所云大通也同字是橫說大通化字是豎說大通此聖賢心地密印處也○讀此可見孔顏心學可見莊子傾服聖門（陳詳道曰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同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忘物去知忘心宴然無所係心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矣此同之所以賢也○可嘆世人讀此等處謂是異端語未必孔顏眞言及讀他處莊子寓言孔子事又認眞拈作話柄謂其譏彈聖賢此等人吾末如之何）

也已○以上借顏子一證大道不在仁義不在禮樂并不在形知蓋此二段又恐人誤認宗師特爲辨之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輿亦貧故不能裹糧而裹飯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其聲悲放若力不勝而趨音促舉其詩焉歌不成緒二句形容妙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頓挫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貧困之來不能逃也於是從而揣測之揣測之而不得其故乃舉而歸之於命焉歸之於命子桑此時一齊放下矣○命者何大宗師搏捖萬化無臭無聲然而行者已行生者已生不可謂無所受也則不可謂無所授也提出命字乃大宗師

化權所在烏得不順乎○以上借子桑一證人生五福第一是壽六極第四方是貧今貧且有命烏有壽而無命者令養年者廢然自反矣○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竊也師之命可不習也獨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潑綽雖若無心及一受之再逃不得任你絕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爲普天下學道人勞攘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聖門子貢不及顏子○處也只因不受命後人每有採莊子語附會神仙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聖門津筏之書也

南華經解卷六終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應帝王

自有天下以來爲君者凡幾氏矣前謂之帝後謂之王指各不勝屈矣而克當乎其職者何不數數見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自天言之爲天子必體天之心而後爲肖子自民言之爲民牧必順民之性而後爲良牧乃由古及今德合天人者幾帝幾王即然則亦居帝位而謂之帝備王數而謂之王耳未可謂之應帝應王者也夫天之心何心也民之性即其心也一氣所化溥爲芸生芸生之數莫可紀極要未有不各具一天者也故一民之性傷則天心傷其一矣爲君者體天之心

惟在乎不拂民之性而已今也以一人之私乘莫抗之勢無論草菅吾民而芟刈之即其經綸制作有毫髮弗準於自然之道而民性之傷已陰受之而不敢訴然且曰已丕變矣已咸若矣嗟乎亦孰知帝王成其治功之日即烝黎失其淳樸之初也即且夫天之運行亘億萬世未有易也而人於其間不得不分古分今何即升降之際是人爲之歟抑君人者爲之歟即人爲之抑君人者之故歟非君人者之故歟天不欲一日無君乃以有君之故而使世日以下是天之不欲一日少者而反以爲自削之具歟古今帝王亦曾撫心自問否也究而言之君多一法則民多一智始而上下相遁終遂上下相角故帝王不輕啟天下之智則古今常如一日矣借曰經緯周密措施曲當無不本之大道以爲敷張而菁華燦漫發

皇無餘則敦化之地亦少竭矣草木之生也發花過盛識者知其將萎此卽治天下之理也故莊子作應帝王亦願人君常爲天下留其渾沌而已矣渾沌者天心也○前面歷引五段總見君天下貴無爲而治末二段用己意發明○季咸一段奇絶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下而萬姓人人皆季咸也何則意指一有所向其覘候之審應驗之速雖神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環而相之者詩不云乎民具爾瞻若聖帝明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轉天下而無端甄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相之哉故爲於無爲治於不治變化因乎一心機械泯於眾志吾安得如壺子者而奉之爲君哉○人君一念之萌天下伺爲趨避智巧紛紜皆由是起帝王玄德默運化馳若神則天下由而不知雖渾沌至今存

可也○末一喻奇絶以鑿空之文寫難明之義使人讀之意消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妙妙天下無可容吾知者）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即披衣子王倪之師）蒲衣子曰而（爾）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以要人（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則猶繫於物是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亦得人也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安舒）其覺于于（自得）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見已之有異）其知情信（情實理也知實理則甚信而無僞道外無知也）其德甚眞（德則一眞不二無欺德也）而未始入於非人泰氏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也

仁義治世非不美然稍出有心不如相忘之大觀於泰氏則帝王之道可知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以已造經制）式義度人（式用也用義以裁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僞也）德也（非眞德）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欲就海中鑿一河必溺而無成）而使蚉負山也（以至微負至鉅必不能勝上句喻造作難爲之事下句喻民不堪命）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故詰一句經義正是治外也）正而後行（必自正性命之理而後可行言治內也）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爲）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名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物各有知如此）而曾二蟲之無知（二蟲尙知避患曾謂人反無知可以欺德驅之乎）

日中始純是強制人的說話接輿先以正已而又不強人所難爲帝王者當如是

天根（人名）遊於殷陽（殷山之陽）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所不當使我不樂）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視造物如人而偕之）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無之氣）

以出六合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地）以處壙埌（猶曠浪）之野汝又何帛（音藝語辭）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所以使我不豫）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無營擾）合氣於漠（無聲臭）順物自然（無造作）而無容私焉（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是宥密修己之道順物自然無容私焉是變化治人之道帝王之事盡矣

陽子居（陽子名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趨事甚勇能也）物徹疏明（燭物甚明智也）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此人）於聖人也胥易（如胥徒之番易役事）技係（如技藝之係累此身）勞形怵心者也（形心兩不能適智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來獵）猨狙之便（便捷）執斄（牛名）之狗來藉（二獸因有技巧致人繫縛）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智能特招累之具以爲可比明王則此五獸之招禍亦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

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原無心爲功也化貸施也萬物而民弗恃無心施化故民忘也有莫舉名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皞皞如而不知誰使之者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行所無事

老子數語寫盡帝王氣象○立乎不測一句引動下文一大幅文字

鄭有神巫善相吉凶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盡也其文未既其實未嘗以精蘊與列子而爾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之生卵必雄交之今無雄何得有卵譬如已未與以實列子何得知道也○衆雌無雄笑盡天下人矣而爾以道與世亢必信此道字就列子所能言之言汝揚其能以取信於人自處先已淺露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人故得窺測之嘗試與來以余示之

以道與世亢必信故使人得而相汝可知從來帝王都是暴其所長期民信從故天下得窺其意向以爲趨避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接連三句摹術士口角如畫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奇語言其毫無氣焰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靜意陰也萌乎不震不正震動也正止也將生機萌乎九地之下若生而不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閉其生意之徵嘗又與來壺子命之

地文妙示之以靜則伏於大陰也萌乎不震不正妙非無生意也然伏則不動故不震雖不震而不可謂無有也故不正杜德機妙一杜字較退藏二字更爲精爽機者其徵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術士口角如畫全然有生矣全然列子作灰然對上文濕灰復然甚好吾見其杜權矣

杜閉中覺有權變與昨日不同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動意陽也名實不入諸無所有而機發於踵一段生氣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生意也嘗又與來又命之

天壤妙示之以動則啟於大陽也名實不入妙一念不雜纔是一片純陽機發於踵妙自靜而動如一陽之復根於黃泉也善者機妙此善字即易繫繼之者善也善字一元之氣相續乃天之所以爲生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冲漠之氣無所偏勝勝字列子作朕是殆見吾衡平也氣機也持平不可擬以一端鯢桓之審鯢所盤桓之處審音盤水盤聚處也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九淵之名全見列子嘗又與來又命之

太冲莫勝妙示之以非動非靜則陰陽俱渾也衡氣機妙旣莫勝則兩平如衡矣二語微乎微乎鯢桓之審爲淵況天壤也有鯢在焉靜中有動也止水之審爲淵況地文也純乎止水則靜矣流水之審爲淵況太冲莫勝也半流半審得平衡之意皆取乎淵者不離乎渾藏不測之地也其喻意精妙絶倫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其形已失矣不知所往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隨以大易之先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其機而順化無所持也弟音無向因以爲弟靡一無所持也弟音無向顏俗本作弟誤因以爲波流一無所滯也故逃也

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初有太易太素者質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宗則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知誰何無已也因爲弔靡因爲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微者也學道至此纔爲入聖帝王至此纔爲存神切勿作淺語畧之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自悔所學膚淺三年不出爲其妻爨不知有妻也食豕如食人食音祀不見爲豕也於事無與親不知有事也雕琢復朴雕去巧琢復眞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無情無爲喪偶之貌紛而封哉封哉當從列子作封戎渾無端緒也一以是終道無復加

以上六節引季咸壺子事不過要明帝王當虛已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耳壺子便是帝王垂拱榜樣季咸便是百姓具瞻榜樣其取意微渺無倫粗心對

之乃不曉所謂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無所不該）而遊無朕（一毫不著）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無意於有得）亦虛而已（以虛之一字總括之）至人之用心若鏡（無心而自明）不將不迎（來斯應）應而不藏（去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既以虛字結上文又著此四句解个虛字）

此段又直言應帝王之道在虛已無爲也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南方陽故以言儵而有）北海之帝爲忽（北方陰故以言忽而無）中央之帝爲渾沌（中者陰陽所渾以喻自然）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陰陽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兩目）聽（兩耳）食（一口）息（兩鼻）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妙妙）

末段忽生一喻峭絕冷絕○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

渾沌之古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機智詭盡元氣消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餘皆儵也忽也皆鑿渾沌之竅而致之死者也○何以取名儵忽而言其鑿竅帝王相禪一事儵遣而有一事忽廢而無數番因革之後淳朴琢盡矣解此方知帝儵帝忽取義之妙○中央之帝爲渾沌者守中則自然之道全也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於此不勝大悲

南華經解卷七終

南華經解外篇爲文十五首

外篇者何隨事敷折披枝遡流雖皆衛道之言然較之專透宗旨者則外矣

外篇十五首各因一時有感而作其命題但取篇首兩字非若內篇之特立一個題目也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玄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此說甚是但謂摘名出於子玄亦未見其必然也　　穎識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駢拇

聖門言仁義卽是性莊子却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蓋他止就源頭處一直下來不肯多著一字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一字還是借說的何況說到仁義莊子就是這一樣見解他都就最上處理會下一截事便一切掃却○此篇言以仁義爲行則失其性是就傷於已上說○引仁義而合性則爲駢言其牽聯外物也由性而分仁義則爲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將仁義與聰明口辯之用聲色臭味之欲作一派鋪寫其眼光正是最高其筆力直是最辣○老莊

之見從來是尙道德而卑仁義如此篇菲薄仁義便特提道德二字爲一篇之主○行文段落極整而其每段中忽添忽減隨手錯落○一線穿去一段生一段波瀾滾滾然至東筆處皆故作悠揚蘊藉另是一格

駢拇駢連也拇是大指本二指連爲一也枝指多出一指如枝然出乎性哉此性字猶生字也而侈於德比於人所同得則爲剩餘矣○一喻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比於初生則爲剩餘矣○二喻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五性列於五臟以配五行藏同臟而非道德之正也非道德之本然

用兩喻引起正意○道德二字一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減贅疣邊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情實理也淫僻於仁義之行非正則爲淫僻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申明上意添聰明二項

兩申無用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黑黻黑與青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再申寫明非乎言這個不是駢者乎下同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再申寫聰枝於仁者擢德顯標其德塞性充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喧攘以奉不及不可從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再申寫仁義在其中駢於辯者纍丸喻滑稽之巧結繩喻聯貫之工竄句點竄字句游心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毀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添辯一條故此以上數子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應非道德之正一束

再申暢上意應轉非道德之正却故意寫得華藻爛然又特舉世所推重之出色數子以點實之皆加意摧挫之筆○文氣滾滾然

彼至正者接上至正說來不失其性命之情實也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皆以率性命本然之故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妙喻本然者不容人爲增損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各有其妙無所去憂也率其本然則自無憂何待於去○駢枝上之所有此又添長短二字獨申一譬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非人性命之實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若性命之情則本自無憂

接至正二字發明以形仁義之非○性命之情卽道德之正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駢開之則泣枝於手者齕嚙去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枝或不足於數駢者皆非其本然其於憂一也出於本然之正則不爲有餘不爲不足自爾無憂否則能無憂乎有餘不足本是長短過說話今并入駢枝內行文變化今世之仁人蒿目愁視則眩毛蒙茸如蒿○蓬首蒿目皆古人用字法之巧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潰亂性命

之情而饕富貴其性命之不甯一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言仁則義一邊可知
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喧攘不甯皆以爲仁義故
一轉與上段爲反照之勢上段出於性命之正則無有餘不
足之憂此段非性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爲憂既憂則囂囂
多事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屈折周旋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然也非性命之至正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同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借六者喻意
故天下誘然皆生誘然若有導之以生者而不知所以生自然生耳同焉皆
得而不知所以得自然得耳故古今不二常然不可虧也不可以人所爲損之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貌如膠漆纆索滅鉤繩規矩而遊乎道德之間

爲哉道德之間無所事此使天下惑也徒惑天下之人心也

此方實寫仁義無用爲仁義者乃欲以此遊乎道德之間豈非枉自多憂○道德二字又一點○惑字帶起下文

夫小惑易方迷於東西南北大惑易性迷於性命之情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音喬揭也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接惑字發出易性之傷是莊子痛懲仁義本念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外物易其性矣何但有虞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小人至於臧男而壻聖人正同臧婢曰臧與穀女而婦奴曰穀或作獲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失性之喻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筴即方策）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音賽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妙喻）深痛易性將小人聖人一例寫來恣橫極矣亦透快極矣臧穀一喻雖聖人幾無以置辯不得不爲解頤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拈出伯夷盜跖之死爲殉字點一榜樣○殉家殉天下也是爲利爲名故止用名利二字括之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伯夷之稱）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盜跖之稱）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深歎俗之分別）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實既相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稱謂又何取相異○推究及此俗將何所置其喙耶）

又一翻愈横愈快○不說伯夷亦盜跖偏說盜跖亦伯夷俱是筆鋒之横處快處○一路波濤洶湧此處頓住

且夫屬強合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能別淄澠之水非吾所謂臧也此處又添一條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此處又減一條

自此以下將前幅話說一氣攏來一反一正以爲迴環往復之勢○此節一反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所謂仁義之謂也此句疑是言味之訛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遺其耳目收視反聽復歸於朴也

此節一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無見於內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彼字妙無端相逐不可定其爲誰也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又所謂幻花又生幻果是也○此與下段只就上文啣尾一氣滾下○又一反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謙一句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既不能爲道德又何敢妄爲致傷乎莊子將仁義淫僻一例看承何得又有上下之目須知此上下二字正是調侃俗見乃口角生焉處也
又一正○結處現出自己歸束到道德上去是一篇大章法○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優柔有餘得雄辨守勝之道

南華經解卷八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馬蹄

此篇言以仁義爲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用譬喻錯落洗發如雨後青山最爲醒露

馬蹄足甲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踛跳踛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義同儀儀臺儀門之臺也儀臺在前路寢在後蓋總宮室之全言之無所用之馬之性本如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烙鐵印之剔之剪其毛鬣刻之削其足甲雒之雒同絡兜其首連之以羈馽音的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編之以皁馬槽棧排木爲櫪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一折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馬啣飾馬纓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更一折作兩層頓挫

以上馬一喻單領下用兩折

陶者曰我善治埴（黏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以上陶一喻匠一喻雙敘下總一折○馬性敘在前埴木性

煞在後文法倒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亦猶治天下者矯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人也民性與馬埴木何異古今治天下者與伯樂陶匠何異）

將三喻作一總束帶起治天下一句○上文自稱善治此又人共稱爲善治畫出世人以聲附聲毫未致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緊接一句轉入正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渾一無偏命曰天放任天自在

民之性本如是領起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遲重其視顚顚專一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陸路澤無舟梁水路未通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各就所居爲連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相忘

至德之世蓋有應帝王者在上順民常性如是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申贊至德之世得民性可慕三節俱作韻語

及至聖人蹩躠音別屑跛者行不正貌爲仁踶跂音題奇起足用力貌爲義而天下始疑矣非常則疑澶漫淫衍也爲樂摘僻拘牽也爲禮而天下始分矣亂性

則勿

末世聖人拂民常性如是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歷證其言之不謬前用犧樽珪璋後用文采六律將仁義禮樂夾在中間蕩漾活泛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作整收

申斷聖人之過毀民性可痛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親順怒則分背相踶馬之踶必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止此矣馬性本然夫加之以衡扼同軛乃橫木駕馬領者故曰衡扼衡橫也齊之以月題題額也馬額上當顱如月故曰月題而馬知介倪獨立睥睨倪當作睨闉曲也拒曲頸以拒人也鷙曼悍鷙突曼詭銜吐避其銜竊轡偷嚙其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句法頓挫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起處不過言傷馬而已此處言馬且因而生奸夫赫胥氏古帝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形容渾沌無事民能已止此矣民性本然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正也天下之形縣跂憑空跂慕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與上段馬喻相對○前意已盡又借馬與人伯樂與聖人作排段雙收與起處馬字一喻若有意若無意爲映帶之文○重復歸咎聖人是擒賊擒王之意

南華經解卷九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胠篋

仁義聖知本教天下爲君子莊子從局外看破未足爲君子之資而反以助盜賊之用蓋天道一陽即有一陰人有一利必有一害通長算來果然有之不是莊子謬爲怪談也○比前二篇又推進一層直是充義至類之盡故其痛快亦更無比○劈頭一喻引起盜資以下發仁義聖知之弊一段爲盜賊之利一段爲天下之害又一段申盜賊之利又一段申天下之害然後疊疊致嘆將亂本兩番歸咎好知將好知三番痛其致亂反覆披露盡興而止○好知二字妙妙將仁義聖

知漫天匝地經綸說得止是一念兒戲如此眼光任他何人看不到余嘗謂莊子悟道直據峰巔與孔子子思相上下止是行文必要奇快乃才情溢發在聖門中爲涵養未到者耳

將爲胠音區腋下也又旁開物也如從腋下取之也篋探囊發匱俗作櫃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整飾緘縢所以約囊固扃鐶鈕鐍同觼環舌也所以鎖篋匱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舉也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妙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譬喻突起甚奇守物之智適足爲巨盜資此人情所易明者就小處寫入喻意快絕大盜妙言立法但堪制愚耳有傑起者則小數反爲所用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從上接手卸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弑簡公）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妙妙）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掉句醒甚）

接上喻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篋與囊匱也聖知之法一緘縢扃鐍也古今無數竊國者則眞巨盜也田成子其近在耳目者耳○一段聖知爲盜賊之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刳腸也）子胥靡（爛也爛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自害者）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窮聖知害人者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快極

一段聖知爲天下之害其害處即就利盜賊上推出來

故曰脣竭則齒寒脣竭非以寒齒也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圍邯鄲也而邯鄲圍據許愼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也而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語意最圓捨音剖擊也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彼竭則此自虛丘夷而淵實彼夷則此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彼死則此自不起言聖有相成也語意最圓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翻轉設譬使如此雖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防之愈多則竊之亦愈多）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以下歷數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矯揉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金之至輕）者誅竊國（器之至大）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禮法所自出者）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趨逐）於大盜揭（舉而奪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總上文）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利之所在人皆趨之）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一段申言爲盜賊之利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脫淵則爲人禽）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爲盜竊）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之）天下也（正言）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俗作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

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一番排宕暢之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粘合之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音例折也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獨找一句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除也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又一番排宕再暢之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雜捲上文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藥火亂飛也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皆當去也收到諸子害天下

一段申言爲天下之害○逐段皆相接一氣卸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三字惕然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處也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歸咎於上

一段亂在於好知弔古傷今○無數才能制作止約之曰好知之過寫得古今若干聖賢作用一少年聰明自喜之習耳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疊一句又轉一波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以下歷數之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峭格削格植柵施網羅也羅落鳥罟罝兎罟罘翻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漸音尖浸也漸毒猶言深害也頡滑頡音戛轢也頡滑淩馬滑稽之語也堅白解垢詭褻之詞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

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又一段亂在於好知連類廣譬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求多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固然而其曉者）皆知非其所不善（知非人之非）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不知素所謂是者亦非也）是以大亂

一段好知則致亂人心陷溺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枯竭）山川之精中墮（紊壞）四時之施蝡蝡（無足者）之蟲肖翹（翾飛者）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極言流禍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先弔一句）舍夫種種（愿慤貌）之民而悅夫役役（詭黠）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同諄煩絮也）之意（三代以下所好如此）啍啍已亂天下矣（止一句收又峭又冷）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深痛末俗之好甚不可解○數段反覆覆有不盡之慨焉

南華經解卷十終

句曲宣 顓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在宥

在宥二字是一篇之主治字是反對之病在宥則性命之情安并不必治天下矣治則天下多事更不能安性命之情矣前數段止此意一反一覆○崔瞿誤認治則能善人心却不知治正是擾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蒙不取其治人而語以心養此二大段所以發明在宥之微處也夫在宥豈一味廓落而已哉○後二大段又用已意發明是一反一正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存也靈其自存不亂之也宥寬也容之寬然不驚之也若治則以有心爲之

兩句冒盡一篇如時文之破題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亂也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在宥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何須更治之

承明起二句就在宥上順手抹去治字更不費力○此段在宥之妙如是

昔堯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靜也性上不可添一個樂字桀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悅也性上不可添一個苦字夫不恬不愉非德也德乃天德即性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其故下文明之人大喜邪毗偏附也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承上苦樂二字說人心如此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不調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四句忽就陰陽插一喻言天之陰陽并眡則失調和之節人將受病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今使人心偏眡如此豈不致亂於是乎天下始喬自詰責高人卓矜異驚猛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致亂如此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爲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嘉樂一例說具大眼孔陰陽一喻精微曉暢○此段治天下之弊如是

而且說俊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天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天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伎倆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淫蕩說聖邪是相於藝也相習於多能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察求疵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音戀上聲卷臠卷拘束貌傖囊猶搶攘而亂天下也滋起多事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句調特逸

承上段進悉之言豈但賞罰性命一亂而八者之病風生乃至奕世受其陷溺○此段言治天下之弊更如是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貴愛其身於為天下者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為乃可為天下之君也故君子苟能無解支離其五藏同臟五性也無擢顯耀其聰明尸居不動而龍見神采隱躍淵默不言而雷聲聲名洋溢神動精神方動而天隨天機自赴○此皆貴愛其身之實也如此則自有下文之效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至德薰人如炊者之層累自熟此所以可以寄託天

下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君子本無心於天下故曰不得已而臨涖天下無爲二字卽在宥之訣也究所謂無爲者君子乃於身內著精神而萬物自化則又何暇計及於治哉大舜無爲而治讀此節可得眞解○此段轉言在宥之妙更如是蓋四段章法廻環相應第一段但言不須治此段言何暇治則意更近裏入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身內有極精微處不是一味廓落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善也人心引崔瞿問語緊接上何暇治天下句來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機計人心便是欲攖之故急奪一句人心形容人心排下而進上遺排抑則降下稍進步則亢上其動也縣而天言其飛浮僨驕強傲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機計人心便是欲攖之故急奪一句人心形容人心排下而進上遺排抑則降下稍進步則亢上其動也縣而天言其飛浮僨驕強傲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上下四殼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其熱焦火言其躁急其寒凝冰柔靡其本來剛大之氣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迅速其居也淵而靜言其深久

形容人心與孟子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數句同一妙手而加詳焉人心如此復可攖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黃帝作俑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股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焦心以爲仁義矜鉗束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而有不率焉者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二帝加甚

黃帝作俑二帝踵之攖人心之害如是

施音衣延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三代愈趨愈下下有桀跖不仁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義上下以人品言而儒墨畢起如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歧別之而性命爛漫靡喪支離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殫盡思慮不能供上之求也四矣字寫大駭後變態百出是一層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字寫

繁刑隨之又一層 天下脊脊繁碎不平大亂罪在嫂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愛世○皆以大亂故

三代嫂人心之害如是

今世愈不堪言殊死者相枕也已誅斬者如是桁音杭械也以楊爲之者相推也方極繁者被笞辱者又如是○三代設繁刑又如是刑戮者相望也尙不若今世犯刑者之日益衆而儒墨乃始離跂企足攫臂舉臂乎桎梏之間得意自豪意同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本儒墨所致乃猶得意於其間非無恥乎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榽也接榽桁楊之管也所以成桁楊之用者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枘桎梏之筒也所以成桎梏之用者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嚆矢響箭射之先聲也○三句正明儒墨離跂攫臂之無恥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形容嫂人心之害如江河日下至於今世乃不忍置口於是不得不追罪於致此之由然則天下宜在宥之乎抑宜治之

乎讀老子之言可深省已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是不滿之詞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句問得是而下之所欲者卻又非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精氣以佐五穀使年豐熟以養民人使疾不作吾又欲官陰陽使二氣各得其職以遂羣生育及萬物不特養民人而已爲之奈何

問至道之精而所欲卻純是治天下事是帝之病處

廣成子曰而爾所問者物之質也猶云未散之朴蓋初問道精也而爾所欲官者物之殘也猶云朴散之餘蓋繼言所欲乃道已散者官字并該取天地二句自而爾治天下揭明他治天下三字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妙語言元氣澆漓草草而成草草而毀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天地之氣凋喪如此而爾佞人之心翦翦者翦翦瑣碎也言爾則一味瑣碎求媚乎天下又奚足以語至道

極言其所問非所欲也帝以取天地官陰陽爲精詣廣成將治天下三字明正其病說得天下元氣已被凋喪得好看倘言至道之精乎○屏不與語將治天下之見陸地撇去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齋潔也）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強相見也）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驚喜其非復治天下之見）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遺耳目則神靜神靜則天君既泰而五官從令言內外交爲功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至道如此以下言體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形勞則不靜）無搖女精（精搖則不清）乃可以長生（神乃全也此言安外以養內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抱神之功如此）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形乃全也此言內外交因也此言全內以養外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又合言內外也內外交引其病總在於知故總

言多知爲敗○內外交養矣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故有下文我爲女遂往而徑至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陽之原發乎地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陰之原發乎天天地有官此句言兩儀分職陰陽有藏此句言互爲其根愼守女物將自壯然陰陽不在乎外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盛矣物即道也我守其一即上所爲原也以處其和二氣之和也二句尤爲扼要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形神相守陰陽一原長久之道不外是矣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與天合德

本爲發明在宥天下引此卻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中庸致中和三個字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便自然而然更不消說然則讀廣成子之言在宥之精蘊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須知莊子引此全不是說長生的事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道也無窮循環不已而人皆以爲終謂死則已彼其物無測變化無端而人皆以爲極謂迹可拘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

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生則見光）而下爲土（死爲腐土）今夫百昌（物也）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人若不得道則與物何異）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無道爲體）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有當我而來者）緡乎（我緡然不知也）遠我（有遠我而去者）昏乎（我昏然不知也緡昏皆無心之貌言不與物攖）人其盡死（與形俱盡）而我獨存乎（與道不息）

道不可窮不可測今入其門遊其野則亦無窮無測矣極言治身自有超乎生死之事以完前意莊子引其文因全載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東海神木）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自失貌）止贄然（拱立貌）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與黃帝初問之意同）鴻蒙

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雲也鴻蒙元氣似皆託撰名也

鴻蒙弗知之答最妙知其所以弗知則三年之後不必再問矣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自得而已猖狂不知所往自適而已遊者生物之遊氣鞅掌紛擾貌以觀無妄皆眞機之自動者吾特從而寓目焉朕又何知無所用吾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謝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不能自在如被放之民不得去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解獸之羣解散獸羣而鳥皆夜鳴機心所動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一句揭明皆不能在宥而有心治人之故

天之生物皆無妄則無所用吾之知也故弗知之答最妙也○亂經逆情玄天弗成卽失其無妄之本也其禍至於流及鳥獸草木昆蟲豈不酷哉特地結到治人之過與廣成子先揭出自爾治天下一樣皆莊子引來點睛處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言害已深傀儡乎輕舉貌歸矣將棄雲將而去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心以用傷故當養之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已性得則物性亦得此句總領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倫者一味平等也大同乎涬溟與浩氣同體解心釋神解其結釋其縛莫然無知貌無魂斂氣也六句乃心養之妙萬物云云多貌各復其根皆得其無妄之眞本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不開其知識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若開其知識則竅鑿而渾沌死矣無問其名物本無名我不必問無闚其情物本無情我不必闚物自生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所謂無爲而物自化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天示朕以

人玄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開口便云吾弗知及次第看來乃物皆無妄無所用知也心養之功不留已知也無爲而物自化不啟物知也前後語意總是一線○心得其養則無爲而物自化然則讀鴻蒙之言在宥之精微又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言已超出于眾皆當從已也此句道破治天下人病根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甯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若因乎眾人而自安所聞則不如眾人之能者多矣此一轉掃盡治天下人意興而欲爲人之國者然且欲以己見治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以聖知仁義爲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不知其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方且以爲賢而用之頓挫不勝其痛夫有土者有大物也皆有一天下之見橫於胸中又一層病根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既見有物則爲物累不可主宰乎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不見有物則超于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宰物者與造化伍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乎眞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帝王不足言矣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彼見有大物者豈不淺哉

說得治天下者純是一段意見用事好上人之心卻不知本無可加於人止足爲喪國之具而已然所以昧昧於此者又只因見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段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經之綸之以自顯拔又烏知宰眾有者不在於有哉此在宥之微處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響也言因物而起不持異同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空空如也即端而竭爲天下配對也問者爲主應者爲配處乎無鄉寂則虛中行乎無方感則變化挈汝適揣天下復來各適之境復之往揣揣以遊無端揣揣無極出入無旁去聲與日無始無依傍又總形容擬無終始頌論形軀又總形容擬議其體也合乎大同大人之體則萬物爲一體也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何況有物覩有者昔之君子三代所謂明聖覩無者天地之友

此段言大人一味因應句句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無者即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特留在此段點破無則無爲矣無爲則在宥而已矣○通篇亞文此處已完無字是莊子金針故以盡尾合乎大同則安有出眾之心已且無之則安存有物之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亂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從物說到天自淺而深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又倒捲上文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又單拈天字道字不明於道者悲夫又單拈道字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一段意膚文雜與本篇之義不甚切且其粗淺全不似莊子之筆蓋本篇正文在上段已完此段或係後人續貂未可知也

南華經解卷十一終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地

道之大源出於天非有物可指之爲道也無聲無臭玄而已矣須無心無爲然後得之一毫機巧俱用不得是此篇大意

○此篇是散散逐段夾叙將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與鈞同乃陶家運轉之樞也言天地雖大其化止在運旋之鈞軸處詩秉國之均是此均字也舊解作均徧便說開了去與下二句意不似）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在至一之德）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一德）而成於天（將上二句并歸君身又倒追到天字）故曰玄

三件一例說下是君卽一也均也可不立一德而法天均乎

玄者天地之根也卽一之所在均之所出也後面若干文說無心無爲都發此一個字

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一句天承上來）以道觀言（名稱）而天下之君正（上下名正）以道觀分（職分）而君臣之義明（貴賤位定）以道觀能（不能）而天下之官治（器使各當）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泛應不窮）○四句道故通於天地者德也（一句德）行於萬物者道也（此道字當是義字之訛）○一句義上治人者事也（如禮樂刑政）○一句事能有所藝者技也（一句技）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猶統也例追上去總歸於天可見要在無爲）故曰古之畜（牧養）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各句自叶蓋古語也）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引二證疎疎落落括盡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

容有心哉

夫子曰孔子也後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去知覺則虛可入道無爲爲之無心於爲之謂天無爲言之無心於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老莊看仁字原淺止在其用處不同同之萬有不同而我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和光同塵之謂寬有萬不同有此萬不同者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爲萬物紀德成之謂立卓爾有立循於道之謂備眾善悉有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損其心則體受而全歸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物皆來歸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四句言不以物累身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四句言不以身捐道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去聲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重申上四句意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重申下四句意

刳心二字是此段眼目十者皆無心之所出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滲乎其清也（二句言寂處是道）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道未受感故）萬物孰能定之（以為鳴不在金石耶則聲明明在金石也以為金石有聲耶則金石何以不自鳴也此物所不能測也可見無非道也四句言感處是道）夫王德之人素逝（任素而往）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抱一而已）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感之而後出）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究生之理）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王德之人知寂感無非此道故一切體之）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道不在形聲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至不測矣）而能物焉（而物物皆此出）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能精焉（而處處發精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而時騁而能應）要其宿（通而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口義云修遠當作遠近是也）

描寫道字如涼月空霄清光滿映從字句之外直透現出來

○王德之人一味止是任道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登乎崑崙之丘玄之極境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玄亡也玄珠二字喻道妙絕使知知識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更加明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大悟矣

玄珠二字妙絕夫道非有物也然而實有道也非有實有實有非有何以喻之珠者圓妙光明加之以玄則實有非有非有實有矣止此二字領略不盡○象罔則無象以玄遇玄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即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言爲君也堯蓋欲讓天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甚言其危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睿知給數以敏能應劇而敏捷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非純乎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載人心以用事而不知無爲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已分人方且尊知而火馳尚知巧而急用之方且爲緒使爲細事所役方且爲物絯音該纏束也言爲物所拘方且四顧而應物酬接不暇方且應衆宜事事求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屢爲物變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以上全奪之雖然有族有祖凡聚族必有宗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齧缺亦可以爲衆人之父但不能爲衆父之父耳夫衆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一轉半與之治亂之率也妙語治亦倡於此亂亦倡於此北面之禍也不可爲人臣南面之賊也不可爲人君又全奪之

齧缺之失總在未能無心未能無爲能無心無爲則可爲衆父父矣

堯觀乎華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三辭甚奇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說來卻是至理更無以加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今乃如此君子也但可爲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鶉無常居言不求安也而鷇食鷇待母哺言不求飽也鳥行行於虛際而無彰不自顯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說來又是至理出人意表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汝去

一層進一層文情甚妙○莊子引來止取夫聖人一段得無心無爲之意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同盍行邪無落荒廢吾事耕事俋俋乎低首貌耕而不顧

觀此則堯舜尚是無爲之世據在宥篇則黃帝已攖人心矣可見莊子引文止要明得言下之意故或抑之或揚之全不曾以此衡定古人

泰初有無無并無字下不得有無名這方是無一無之下方有一一者太極也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太極尚未著物得以生謂之德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此是預先說一句未形者有分分陰分陽且然無間謂之命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流行

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動即造化之流行也少停於此便生一物措語精甚物成生理謂之形物受之成此生理則爲形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也性修反德性修則復其所得於未形之一矣德至同於初德之至則同於泰初此極詣也同乃虛虛乃大二句形容同於初之妙境合喙鳴渾合眾口蓋忘言也喙鳴合與天地爲合既忘言則與天地一體矣其合緡緡緡與脗同合無迹也若愚若昏無心而自合也是謂玄德同乎大順七句又形容大之境也

從造化之始層層數下來精微融徹如玻璃中映絲映髮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自泰初說到命有許多層數自命說到性又有許多層數便是一句書之分肌擘理極細註疏也性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所謂一也無名也無無也何處著得一毫夾雜耶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與倣同言與人若相似可句不可句然句不然句又不肯苟同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分解堅白之言若揭日月而懸之天寓其精晰如是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招人拘係而成愁思狖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便捷招人捕來言夫子以才能爲聖人皆此類也丘予告若汝爾而所不能聞與而爾所不能言指道也凡有首有趾具體爲人無心無耳實則無知無聞者衆世盡此輩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形無狀指道也能形與道皆存者世人所希有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道不在此有治任人任人而無爲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無心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天與爲一

此段形容道之所在又簡而明

蔣閭姓薳名音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薳也曰謹受教辭不獲命既

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欲陳所言以就正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貌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臺觀音貫高自表著之喻多物將往投迹者衆物來羶附蔣閭葂䰟䰟然䰟同虩驚貌驚曰葂也汒同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猶言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去其害道之心而皆進其獨志進其得一之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由而不知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己後之耳語特尖新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殆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寫無爲之治猶孟子所言皞皞如溟涬然蕩無所據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治圃畦鑿隧

方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出井水灌溝中搰搰然搰音骨用力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器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泆湯泆音逸水淫也言如沸湯之溢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器具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眞是名言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可以居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瞞滿平聲目無精采貌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夸誕貌以蓋衆獨弦哀歌倡而無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譏之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又教之而爾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乏猶落也

機械數語由淺而深蓋機端一開勢所必至君子所以防其漸也

子貢卑陬（愧蹙貌）失色頊頊然（自失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言久而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指夫子）不知復有夫人也（指丈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知所之沌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丈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言易爲是非所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知之

丈人口中撇去機心二字夫子口中點出渾沌二字莊生此篇之旨如揭矣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疑其棄世）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盡見事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爲（皆非爲人）而天下化（而人自化）手撓顧指（指揮顧盼之間）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心中過而不留）四海之內其

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謂安與人同樂怊乎昭音超亡意貌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所倚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所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口從言其無心於求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所載者精光與形滅亡不爲形累此謂昭曠虛明空洞致命盡情致天命盡實理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萬物復情皆歸實於理此之謂混溟

開口寓意大壑便有神人一段解悟在胷中矣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寫神人心地孰逾於此

門姓無鬼名與赤張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同罹此患也言武德不及舜故罹此放伐之禍門無鬼曰天下均治古今皆治而有虞氏治之邪皆治則不消治其亂而後治之與必有亂方治之耳無鬼見滿稽推重有虞故爲此問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滿稽悟無鬼之言而亦進一解以下暢發無遺有虞氏之藥瘍也倘不瘍何用藥禿而施髢倘不禿何用髢病而求醫倘不病何用醫孝子操藥以修進也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何如養親使不病乎上連用三喻此就求醫句又伸一脚

亂而治之不如本不致亂之爲貴此先用數喻跌宕文特逸甚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處高而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拘忌之苦措語精妙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互相役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行無畔岸故無迹事而無傳事無歆羨故無傳

形容至德之世渾渾灑灑如是何須更治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此是正理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惡其諛也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諂也蓋明於責臣子如是○一翻而未知其必然邪卻不知人情無有不然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明明導諛則不謂之道同導諛之人也安心爲之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導諛君親則責之導諛世俗則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邪○一落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惡導諛之名如是上就人身上說此就已身上說○又一翻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卻又甘蹈其實合譬廣喻令人易曉飾辭修辭令人好聽聚眾也以此招人附已形容導諛人之態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蹈其實初不認其罪故曰不相坐○又一落兩段皆虛論人情大抵如此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譏舜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與眾同是非之習而不自謂眾人而又自謂獨異於眾愚之至也豈非皆愚之至乎方落到人君媚世忙中又帶一喻

忽然借臣子諂諛以形容人情導諛一翻一落又一翻又一落文情浮空而起然後落出人君媚世把一愚字煞服他初

讀之奇再讀之爽瀾翻波湧層層滾落使人目不及瞬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悟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插一喻）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神往至德之世）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二俗曲名）則嗑然（笑貌）而笑（又插一喻）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不相入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以二人擊此俗樂而古樂不行矣又插一喻）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予又一惑）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必推究）不推誰其比憂（何從有憂○數語自寬也）厲（惡癩）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又帶一喻峭絕醜人唯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已乃欲強所不可得而又成一惑獨不懼其相似耶故莫若釋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蹈於惑也）

深痛末俗迷於至德愈趨愈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頓挫不勝留連致傷至末一轉卻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寬此是老莊勝場不然幾無處收煞也忽找一喻洗住章法峭絶○初爲有虞氏說起入後卻借之爲千萬世痛哭嗚呼有虞氏尚未免媚世之惑況武王乎況武王之下乎此便更不消措詞回想無爲之治眞如逝波入海永無還望者也那得不轉而自寬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餘木）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同失木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音嗽困慢氣衝逆也）中顙（氣從鼻上中於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乖厲爽傷）五曰趨舍滑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彼所謂得者乃是困苦耳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木枝亂塞胸中皮弁鷸冠鷸毛爲冠搢笏紳修大帶修長以約其外束縛身體內支支拄盈於充塞柴柵外重纆繳繩約睆睆窮視貌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縛手歷指關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甚笑其以困爲得一句中兩喻令人目眩韓文公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椎埋屠狗者乎用此句法

人之本性道之所託也惟無心無爲斯能保焉極言五者爲天性之桎梏蓋世態萬端無非由此五者滋蔓故也

南華經解卷十二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道

無爲二字相沿爲道家常談看莊子此篇說入精微處明確處○前面要說無爲先托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托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靜之爲無爲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爲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耶此處須親見得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劃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爲之也倘有貳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爲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卽是靜靜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既出靜字上

面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也夫而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虛靜無爲渾融一體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爲卻又非掃卻有爲但無爲者處上之道有爲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通運說去只要明得本末二字除卻虛靜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都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而愈落得粗了道之次序如此雖曰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聖人者可舍所先而逐其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舜問以下都是引證○收尾處將書籍一棄掃卻蓋凡有跡皆其粗者也非道之所在也書籍名爲傳道尚是糟粕何況五末九變之類乎深欲天下萬世人舍末尋本

深味此篇可知無爲二字不是寂滅放廢乃聖道不易之論也所以夫子於古今帝王止推大舜無爲後來如漢文帝曹參蓋公所云又無爲之糟粕耳彼豈知無爲之源流如是哉

天道運而無所積不舍晝夜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至誠無息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六合四方無所障礙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閽默之中無不靜者矣萬物自成天下自歸海內自服而其自處也則閽默之中無有不靜焉者焉

道在天地無瞬息停留故能貫穿古今徧徹萬類苟有所積便堆在這裏而行不去著在一物而氣不周矣故運而無所積一句便道盡化體也天道帝道聖道總是一道總是一機帝配天者也聖法天者也○運而無所積則是動個不止卻以靜字接之妙妙試思動靜是一是二可與言道也○開口便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豈寂滅者可同日語哉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同撓心者故靜也以靜爲善而圖靜則是有心便非靜矣心不撓而靜則自靜耳這方眞個是靜故與運一體也

纔落到靜又恐靜字有著急以一筆掃之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其明更不待言聖人之心靜乎苟既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明有如此者

又就靜字推出明字見靜中妙用天地萬物秋水澄胸更何須勞攘此便是要落無爲之胎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將靜字演出入個字天地之平取爲准則而道法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能息心則亦虛矣虛則實萬理俱涵實則倫矣其中井然○此層從休落虛虛則靜靜則動靜爲動根動則得矣由靜而動自無不宜○此層從虛落靜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此層從靜落無爲無爲則俞俞即愉愉恬愉也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不能居於其心年壽長矣外患

不侵則神豫而壽

虛者靜之原也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連用四矣字錯落讚歎○提句八個字下止落出虛靜無爲其恬淡寂寞四個字止算靜字下形容到無爲之字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何但天地之精者即至紛至屑者要不離乎此主此處伏一本字明此以南鄉音向堯之爲君也主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陪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主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陪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服猶事也○陪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靜而聖內體動而王外用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四句總贊

與上節對作讚歎上節細此節寬○本爲有天下者言看他一主一陪夾叙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虛靜無爲也此之謂大本大宗伏本字與天和者也和字作去聲讀言與天爲徒也所以均調天下此便有心於爲與人和者也不過與人爲徒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極言虛靜無爲胸中自然之樂非有爲者人事之樂可比

莊子曰申重其言特又自表吾師乎吾師乎指道鼇萬物鼇鼇粉之義肅殺萬物如鼇粉而不爲戾不爲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無爲自然而已

一申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理而行其死也物化隨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層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不怨天無人非不尤人無物累超然外物無鬼責合其吉凶○二層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三句承一層其鬼不祟無怨非故其魂不疲無累責一心定而

萬物服三句承二層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道破只是一個虛靜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天下在一心涵育之中耳無容爲也此句鎖住

再申天樂總鎖一句推於天地應轉天地之平通於萬物應轉萬物之本○心畜天下

妙拮据瘁瘏總無干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天地道德總是無爲故法之終身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總收上文無爲之妙如此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此德字以體統言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此道字以設施言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眞是一番至論

上文將無爲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筆將無爲與有爲分別權衡一直趕下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泛正大明確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同智雖落與絡同同包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每用兩句以況起在上者之獨貴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類例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

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五末者有爲之粗迹精神心術乃本之所在此處得則無爲而自正矣然後從之便帶起下節先後意

就無爲有爲判出本末二字來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六句以況本先而末從也天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化育萌區興作萌芽區別有狀盛衰之殺等級變化之流也盛衰等殺乃變化之自流者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親爲先朝廷尚尊貴爲先鄉黨尚齒長爲先行事尚賢德爲先大道之序也宗廟四句乃聖人以人道取象天地處人道皆然則本末之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先後可知取道何取於道而言之耶

就本末判出先後二字來（此節完足上節意）○古人有之但非所先可見莊子不是把禮制一切屏絕了止是要人知得緩急輕重他處猶激昂言之惟此處最和平也○止輕輕蕩漾個先後之序本末之序更不消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虛靜無爲是也）而道德次之（道德不過天所賦畀）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不過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不過行仁義之官）分守已明而形名（物象名稱）次之（形名不過辨分守之事）形名已明而因任（因人任職）次之（因任不過寄形名之責）因任已明而原省（原行省心）次之（原省不過考因任之實）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不過定原省之衡）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不過斷是非之報）賞罰已明而知（智）愚處宜（各處其宜）貴賤履位（各履其位）仁賢不肖襲情（各著其實）必分其能（分能任事）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智）謀不用必歸其天（復於虛靜無爲）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古人一知所先則下此者纍纍然不勞自治看他惟一明天而道德以下綱舉目張然則無爲之爲不旣大乎○明天二字卽起處所云明於天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上文自天至形名凡五變其說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至賞罰凡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豈知一出於明天之虛靜無爲乎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止可受人之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極言形名賞罰不足先○此節反繳上節意○以上言無爲

有爲本末先後之辨如此一篇之意至此已完下止引數人語點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同傲無告不廢窮民苦哀憐死者嘉喜愛孺子而哀婦人寡婦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無爲而出甯本無爲以出治物自安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皆本於自然者若字安在中間句便錯落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已之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猶天和人和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王天下者天地而已矣天地者虛靜無爲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書室名史官名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翻及覆言之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語未盡也曰大謾音滿平聲欺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無以爲人不義則不生無是餒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與物同樂兼愛仁也無私義也此仁義之情實也老聃曰意同噫幾乎後言失言幾落人後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列矣夫子亦放同倣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用力貌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逃亡之子擊鼓求之是速其亡也猶機智之世揭仁義而治之是速其亂也意同噫夫子亂人之性也仁義且亂人性則自分守形名以下不言可知故莫若無爲也○數固有宇妙可見無爲不是不爲乃本不消我爲也夫

子所云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俱是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百日旅宿）重趼（足跟皮厚）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忘藏蔬鼠竊食之餘剩於所食之壤老子以妹不知惜物而棄之）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生熟食物既用之不盡）而積斂無崖（猶貪取無已老氏主於儉嗇綺故譏之○皆言其不仁卻將不仁夾在中間）老子漠然不應（鄙之不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退悔譏刺之誤）何故也（爲老子所移而不覺）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不及）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喻不仁之刺）苟有其實（已受傷矣）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是再受傷也言譏刺本不足辯以明前者不應之故）吾服（猶行）也恆服（所行常如此）吾非以服有服（非以行可合於人而別有行也子何今昔之異）士成綺雁行避影（側身貌）履行（踵步不前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爾）容崖然（岸異）而（爾）

目衝然突視而爾顙頯然直聳而爾口闞然虛張而爾狀義然堅固似繫馬而止也其志在於馳騖妙句動而持欲動而強持發也機發則如機迅察而審察事甚詳知智巧而覩於泰恃智巧而見於外者有驕泰之色凡以爲不信凡此十者皆不實之徵邊竟同境有人焉其名爲竊邊境不容有閒人有則爲盜竊

士成綺之狀貌志氣如此與虛靜無爲相去遠矣是大道之賊也故曰其名爲竊

夫子孔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包無窮於小不遺入無聞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形其德於仁義神之末也乃神明之緒餘耳非至人孰能定之世俗鮮不爲末學所惑夫至人有世天下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爭也棅與柄同言天下共起而爭禍福之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任眞而不與利遷至人何以能如此下二句言其要領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此其要領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上之累也

偕也遷也通乎道合乎德退退去仁義賓同擯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至人能定末之輕守本之重本者虛靜無爲也其心惡有不定者乎心定則虛靜無爲者在我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謂道在於書籍書不過語止言語耳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猶向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言所貴非當貴者○筆端輕如貫珠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書之言譬則此類耳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指道之情實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可見道又豈在書之言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輪匠名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驚人之喝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寬則甘滑而不堅）疾則苦而不入（緊則苦澁而難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以上言技之精處）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猶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又搔一句其韻鏗然）

收篇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爲學究下砭石也夫書以傳道猶無足貴者以其爲糟粕也況於有爲之迹如五末九變者乎固知道之在虛也靜也無爲也王天下者可以深省矣雖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輪扁一段文法乃檀弓考工之絕佳者住法最爲悠然

南華經解卷十三終

藏書

句曲宣　頼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運

此篇凡八大段前三段言天下無一件不是道爲之主帝王惟當順之後五段又恐逐其粗而遺其精言道不在形迹變化無方純以神明用事細讀之其晶融透脫眞有天花燦墜之樂

天其運乎（旋轉不已）○（一句天）地其處乎（甯靜不動）○（一句地）日月其爭於所乎（同道相逐）○（一句日月）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問三句）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有以繫屬之而然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無以繫屬之而自然乎）○（猶二句）雲者爲雨乎（雲解而爲雨）○（一句雲）雨者爲雲乎（雨升而爲雲）

雲○一句雨敦隆施是隆興也指雲施指雨敦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問二句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而戰故多風一西一東有上彷徨○無定體風敦噓吸是敦居無事而披拂是問二句○此二條不猶者猶之仍須用前意故省也敢問何故又總問一句

突然而起參差錯落如疎雨點蕉之聲○重重徵究連用五個敦字劈面致詰愚者亦當醒眼○五個敦字定有承當之者夸出這個主人可爲宇宙依歸也

巫咸紹曰紹卽招字之訛巫咸明於天此蓋托言巫咸相招致蒼耳舊乃音超以爲人名可笑古來止有巫咸那得又有巫紹那邪來招問者使來吾語女汝天有六極六氣五常五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疇洛書之事楊用修曰九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人也顯得三皇以下大半自用也

巫咸古之知天者上所問皆天事故托巫咸答之六極五常

果足承當上文五就字乎蓋分明要遍出道字姑隱躍其詞使人自遇之此五六止是道之使用然能順此五六則道在其中矣○帝王代天行事其設施與天地日月雲雨風飈一般天地日月雲雨風飈之主人卽帝王經綸設施之主人也那可不順○此二節爲第一段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一個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三字又酷似其鳶飛魚躍之三句便見得人主無一處可以自用也下節順之二句是提領之意

商宋也太宰官名蕩人名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尊仁抑孝此非過孝之言也非謂

仁果過乎孝也不及孝之言也乃俗所名爲孝者不足爲孝耳轉筆又特顯出孝來夫南行者至於郢楚地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喻俗所謂孝不啻與孝背馳何足以及孝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至此則纖痕不留矣孝字著不得仁字亦著不得看他一卸一卸直卸至此將仁孝都歸冰釋分明是與道俱化也

忽而尊仁抑孝忽而特顯孝字忽而脫去孝字蓋其意全不在言仁言孝也

夫德如上兼忘之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長歎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則膚淺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猶於德者也皆爲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猶屏棄也焉至貴在我何有於爵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何有於財至願名譽并焉至願

我在何有於名三句以明上入者之不足多也上二句引起入者止在名譽內也是以道不渝可屏者皆有變滅道不變滅此其至貴也至富也至願也

徑將仁孝抹去又於仁孝外添六個字以見一節之名俱不足多止要趕出道字○此二節爲第二段止取道不渝一句以見帝王惟當順道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作也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猶廣漠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卒聞之而惑蕩蕩神不守舍默默口不能言乃不自得失其常也二句形容惑字

懼者駭聽怠者息心惑者忘已眞深於聞樂者

帝曰女汝始其然哉言固宜如此吾奏之以人聲音本於人心徵之以天律與天氣之元爲主宰取聲氣之元爲主宰上天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禮節之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四句乃樂之體統取聲氣之元爲主宰上天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禮節之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四句乃樂之體統

四時迭起五聲配四時而廣奏萬物循生衆器象萬物而環作一盛一衰或奮或殺文武

倫經緯大各有倫理經緯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又如物方蠢動因而震之分外醒發○九句乃其條理其卒無尾忽然而終其始無首忽然而起一死一生一聲死則一聲生而繼之一僨一起一音僨則一音起而繼之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故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可以擬待○六句又總言其無端倪無停滯縱橫變化非復恒境女故懼也太清下俗本誤雜入註中三十五字今去之此節是第一成也句句入微○一不可待妙妙一境未測一境復轉行盡如馳而心耳無措寫震懼之根便勝人千百語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無不中節不主故常愈出愈新在谷滿谷大處在阬滿阬小處凡虛空之處不論大小隨在充塞塗卻音隙杜聰明也守神一心志也以物爲量謹鍾律也此是作樂中際故又如此定諦審愼其聲揮綽悠揚有餘其名高明宣達幽滯是故鬼神守

其幽（安位）日月星辰行其紀（順軌）吾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三句是鑽頭不入）儻然（無依貌）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無所用吾慮也）目知窮乎所欲見（無所用吾望也）力屈乎所欲逐（無所用吾逐也）吾既已不及已夫（總一句雖欲從之莫由也已○四句是返而頹然）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惟覺樂之形著滿空虛心遂弛弱悍氣盡矣○又形容二句）女委蛇故息

此節是中一成也句句入微○委蛇二字妙妙人心純是悍氣未融故凡事欲以我與直到四邊不著始覺通體俱柔如此說息字此時塵濁不沃自盡矣老子喜柔正是這個緣故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天理）故若混逐（混然相逐）叢生（叢然相生）林樂（林然其樂）而無形（無形）布揮而不曳（布散揮洒而不曳滯）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若未有聲）動於無方（用不可測）居於窈冥（體不可窺皆形容其極神盡化）或謂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人莫得而定之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復節奏所拘世疑之稽於聖人世疑此樂何不考於聖人蓋知聖人則知樂矣聖也者達於情而遂順也於命也天機不張元神不動而五官皆備官自效職此之謂天樂聖心自然之樂無言而心說不容言語而心自豫也聖人如此作樂之妙正與此同奏以無怠調以自然猶之達情遂命也眾妙畢陳動於無方居於窈冥猶之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也人莫定其所謂猶之無言而心說也故疑樂者但須稽聖也樂之理一聖之德絕妙形容故有焱音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汝欲聽之而不可接焉妙處無由承受而爾故惑也

此節是終一成也其渾沌渺茫非復聲音之事句句、微之至○聖也者一段將一派鈞天大樂寫得聖人具體相符非樂中神解不能及此即樂中神解非學中神悟亦不能及此也惟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六句可與同契也○不可接妙

妙明明盈耳而尋之茫然如孤舟入海往無處所天風振葉不辨後先其惝怳乃不可說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鬼神出而警人曰崇神爲之爽如被崇然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心力疲委若棄去之卒之於惑惑故愚惝怳自失若無知者愚故道無知則近道矣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有何不可

懼之爲崇也乍逢盪滌陡然一驚是六根震動之第一鑪錘也怠之爲遁也天眞躍如妄力銷鑠是宿習退捐之進步關頭也惑之爲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近自然之火候將到也看他說樂卻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拈着便是也○此五節爲第三段如此五節論樂妙文引來止爲一個愚字說懼說怠意止在於惑字一節也意止在於惑字一節者意止在於愚之一字也意止在於愚之一字故從懼

遞出崇字從忘遞出遁字以便於從惑遞出愚字也何也愚故道也愚故道可見求道者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矣莊子之文如此切不可因中三節之精微絢爛謂其忽而論樂也雖然樂不在道之外謂論樂即論道則猶之首肯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爾）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勞狗（縛草爲狗）祭行所用之未陳也盛（音承）以篋衍（衍笥也）巾以文繡（外包覆之）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蘇草也刈草者因名爲蘇）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入聲）眯焉（言神魂必爲所顛倒）今而（爾）夫子亦取先王已陳勞狗（已用之禮法也）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言受其顛倒入手一喻言過時之陳迹不足用也爲第一層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古之周道於魯今之魯國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又一喻言陳迹之不足用者以古今時宜之異也爲第二層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又一喻言違時宜者有殃惟因時俯仰則無咎也爲第三層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又一喻言所貴於因時俯仰者看過往聖人皆各各因時者也爲第四層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

異乎周公也又一喻反掉言設使不順時宜其弊必致毀裂也與舟車一喻變換迴環爲第五層故西施病心而矉同顰蹙眉而視也其里言矉於其里也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矉非美也所以美者在美人則然也又一喻言不適時宜者陷於不知其故也爲第六層惜乎而爾夫子其窮哉繳一句

此節爲第四段骨子止是一時字卻連用六樣譬喻作六層剝換層卸層轉如赤城霞起鮫珠落盤爲異樣圓滑璀燦之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曰子來乎吾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制度名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十有二年而未得老

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面物迹中無以主之則非其精者道不留也外無正而不行私心用事外無所取正則不合時宜道不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非時世之所宜故不受也聖人不出不以施於世即外無正而不行句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非吾心之精微故無主也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即中無主而不止句也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旅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數相見必受謔

求道者得其粗而遺其精看見先王許多事務便謂道在是矣問之中心其實茫然毫無據也及心所欲爲便謂道如是行矣稽之時運實蹈其弊而不知也故中外不相符人已不

相得惟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蘧廬爲安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借路）於仁託宿（寄寓）於義（不拘定仁義也）以遊逍遙之墟（一事不繫）食於苟簡之田（姑給一時）立於不貸之圃（因物付物）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不費）也（又自釋三句）古者謂是采眞之遊（豈爲形迹所役哉）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動心）舍之則悲（貪戀）而一無所鑒（於理一無所見）以闚其所不休者（但明於逐物不止）是天之戮民也（與采眞者相反）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正人之具）唯循大變無所湮者（與變化相循無所湮滯者）爲能用之（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以上所言爲不然則是不知變而湮滯者也）天門弗開矣（全靠形迹用事靈府閉塞矣）

道體活潑潑地故寫得至人亦活潑潑地采眞之遊便是天

藏書

僊化人天之戮民正與之相反若肯回頭則采眞二字卽膏肓一針也○循變無湮卽是采眞天門弗開卽是戮民此節是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此二節爲第五段言此道至精至靈原不在著迹處與拖泥帶水者無干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一喻心亂也）蚊虻噆（音咂）膚則通昔（同夕）不寐也（二喻心亂也）夫仁義憯（同慘）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噆膚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不失其本實）吾子亦放（同倣）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同歸於自然也）又奚傑然（用力貌）若負建鼓（建鼓大鼓也）而求亡子者邪（三喻不須驚駭天下）夫鵠不日浴而白（四喻）烏不日黔而黑（五喻本質之自然如此）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若出於本質者不必分別妍蚩）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苟徒爲觀美者亦不足增廣本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六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

於渾沌各得之爲樂然則又烏取仁義之區區哉

此節爲第六段仁義是於道外立出名目總屬形迹之事不如相忘於本然猶爲近道也○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不覺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何以規正之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卷舒絢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吐納二氣予口張而不能嗋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孔子爲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謙言已老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古今同推稱之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朴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渾沌未鑿故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音曬欲墜其親餘皆降殺而民不非也知覺稍開故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兄三歲曰孩不待三歲而知問人也則人始有夭矣元氣早獨故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人有心機且以殺伐爲應天順人殺盜非殺謂爲當然人自爲種而與於同天下耳各分黨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夫作婦爲人道之始原有倫序而今乎婦女今則不待二十而嫁亦人心澆薄之一端也何言哉俗之薄乃不可言純乎衰颯也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去聲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去聲憯於蠆音賴蠆敘上聲皆毒蟲也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獸名未詳其狀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此節爲第七段三皇五帝之治降而愈殺今猶欲取其陳迹而奉之不亦惑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同熟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稅音也道之難明抑亦道自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之則必爲彼所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譬則人所踐之迹耳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六經道之所出而六經豈道哉此譬道不在迹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定睛注視而風化生子也鶂水鳥雌雄相視而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傳聲而孕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山海經曰竇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類自

爲牝牡○此三喻言全以神遇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眞常者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變化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何所不感通失焉者無自而可相對猶面墻矣

知物化之以神則體道之不在迹可知矣體道不在迹而遇主又豈以迹哉夫相對之人皆道也吾神與道一則亦無往而不與人一矣故遇道遇主非有二也○舉三物神化之事喻意遇主遇道皆可言外會之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孺孚卵而生也魚傅沫魚不交但仰吐沫而孕也細要同腰者化蜾蠃祝螟蛉似我有弟而兄啼恐親止恤幼子也鳥之於卵不相屬也魚之於沫不相交也細腰者之於螟蛉不相類也弟之於兄不相礙也然而卵已育矣沫已成子矣螟蛉已肖矣兄已悲泣矣此皆神理轉移不知其然而然者不得以形迹推之也其錯綜甚奇久矣丘不與化爲人悔不能與造化合爲一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化人照遇主說

就老子上三件外又拈得四件神理所傳似可解似不可解

悟者自得之○不與化爲人是與道二也安能化人是與人二也故曰遇道遇主止是一個神理○此二節爲第八段掃去形迹獨現神理其措語精微一字不犯正意何啻鏡花水月

藏書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刻意

先將五樣人排列然後遞入聖人五者乃更不足道接連用六個故曰寫聖人之所以爲聖末引野語作結見凡人各有所尙惟聖人爲得所尙耳眞具一片醒世婆心○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是聖功要領養神二字則其主張也貴精體純素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

刻意尙行（峻刻其意孤尙其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俱是不足語氣）此山谷之士非（猶一樣）世之人枯槁（自甘寂寞）赴淵（沉淪不反）者之所好也（一樣）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無爲猶言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學熊之懸掛於枝鳥申學鳥之伸縮其頸皆導引之術爲壽而已矣此道同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

五樣人畧盡世間流品其先後則莊子蓋以己意次第之由淺而深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五者一齊歸宗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不立一極而美無不至五者一齊退聽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擾出聖人合天下諸色人心死

故曰夫恬惔（同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本）也
八個字是聖人一生功用此節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八個字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去知（去聲）與故（已過之迹）循天之理（自然）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
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心於自露）信
矣而不期（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
無恬惔（以上皆虛無恬惔也）乃合天德○（此二節多同天道篇語）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又將靜而日運腐濁）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四句約四節）此養神之道也（皆歸到養神）夫有千越之劍者（千溪越山出名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知養況神鋒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迹象之）其名爲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遲如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載此言養之則其用乃全也）

將上數節都歸養神是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神乃相依者）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眞人
說聖人而結以眞人正是親切醒世語

南華經解卷十五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繕性

俗學俗思雙起一篇之意前半篇完俗學之慨接手用由是觀之一節遞入俗思之慨行文有蛛絲馬跡之巧兩章俱借古傷今前幅兩用古人落到俗學後幅三用古人落到俗思最有蕩漾之趣○後半篇遞出隱字以下一節一節發出許多學問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繕（繙治也）性於俗學（即後文博之學也）以求復其初（欲以求復性初也）滑（音骨汨亂也）欲於俗思（即後軒冕之思也）以求致其明（欲以求致明德）謂之蔽蒙之民此節冒起一篇一二句起前半篇也三四句起後半篇也

古之治道猶學道者以恬養知定能生慧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又以人生本不須知而不用焉則恬者常恬矣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猶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道德只是和順德無不容仁也和則無不憂道無不理義也順則無不宜義明義盡而物親仁至忠也乃爲實有道德中純實承上忠字而反乎情得其本性樂也信行容體以此忠行於容體而順乎文而有自然節文禮也可見古人仁義禮樂皆本於和理則皆自性中流出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後世純任制作則是俗學之支離矣彼正而蒙已德物各自正而已猶欲養以德德則不冒人各有德不用相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以已德加人則人性失矣此古人所以知恬交養也

從養性中推出仁義禮樂語最細最平可見他處只是恨人襲仁義禮樂之迹故作激昂語耳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元氣未漓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無知無欲）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此二節皆特舉古學也豈非不失其初者乎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治也）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源也）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舍天性用人心）心與心識知（彼此以心窺破）而不足以定天下（人巧僞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去性之後不可復反）
此遞出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猶緒性於此以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文滅質博溺心二語誠三代以下之藥石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蕩喪大道矣）道喪世矣（以非道爲道喪世風矣）世與道

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喪道則有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喪世則淳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問何故不在山林之中而其德已隱蓋遭道隱之世故不必自隱而已隱也見此時尚何得不隱其落筆甚圓

承上文積衰之後深致其慨落出隱字蓋世道交喪所學不行則當明志此遞入俗思之線索也此節篇法最巧讀之止是一順說去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不必有意於隱更無不隱之法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無形迹又映前幅一句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待時此存身之道也

又承隱字發明落遞出存身二字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下同）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皆言不違時冒進也）危然（獨立貌）處其所（安居）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言不苟就）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惟可正已自存）樂全之謂得志（不受傷故樂全其性即此便是得志也）

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得志二字漸逼俗思二字意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所性無加）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俗思）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句言適然而來）寄也（句）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人操其柄故也）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豈以窮約爲不如軒冕哉）故無憂而已矣（古所謂得志如此）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軒冕之樂）未嘗不荒也（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於儻來之外物失性於軒冕之俗思）

謂之倒置之民 不明內外輕重惟其蔽蒙是以倒置

又承得志二字發明三舉古人其不得不隱者爲存身也存身爲得志也得志非軒冕之謂也全性則樂樂則得志所志如此是古思也重內而輕外豈非至明者乎今也志在軒冕而甘於喪已失性焉是俗思也內外輕重之不明謂之倒置之民非卽蔽蒙之民乎○起胃極整入後篇法流利變化如此 一篇小小結搆從來無人看透況他篇之精融浩汗乎甚矣讀書之難也

南華經解卷十六終

句曲宣 顧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秋水

假河伯海若問答一層進似一層如剝蕉心不盡不止○學道最忌識卑第一番要見大見大似可忽小第二番不可忽小然則小大俱當究心矣第三番小大一齊掃卻掃卻小大則物何故又有個貴賤（貴賤添入帶說）有個小大第四番本無貴賤小大既無貴賤小大學者何所適從將何者當爲何者當不爲第五番爲不爲一齊放下止是無方自化如此似乎無取學道第六番知道者超然物外純乎任天則是無方自化道之妙處正天之妙處豈不足貴天人何所分別第七番自然

者是天作爲者是人故不可以人滅天不可以人滅天豈可以故滅命不可以故滅命豈可以名喪德凡七番拔剝用此三句一束結出反眞蓋漸引漸深造乎極微而後止也夔憐一段發無以人滅天意孔子一段發無以故滅命意公孫龍三段發無以得殉名意末段與物同樂則所謂反眞者在我矣其寓意俱在隱躍之間是最活潑文字

秋水時至水春生秋壯百川灌河涇渭也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牛馬多牧於兩邊河埂今水漲則岸遠故望之不辨是牛是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自謂大觀無過此者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望海之貌向若向海若海神之名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自以爲多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無弗信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幾乎終身卑陋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中空穴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兩件況起一件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猶虛心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海水出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音孔礨石之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之一人卒九州卒盡也以此中國人盡大九州計之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中國又其一耳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解海在天地之間甚小因而及海內之中國因而及中國之人其詞旨愈逼而愈明五帝之所連連屬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自此以下七段俱借北海若登壇說法也語大二字是此一段主意○學者一念滿足此外再無入處矣故必先與撤去使胸中一片空洞乃進道之機也○要折河伯并自已捺倒正是現身說法下文極意推豁以人較海又在三累之下更有何事足多耶便將古今帝王聖賢同付之一笑學者須具如此眼光第一番問答開拓心胸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天地毫末承上文語來疑小者可忽也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各有局量時無止各據瞬息分無常處無定境終始無

故變化日新是故大知去聲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小大各足知量無窮證曏音向明也今故同古故遙遠也而不悶不以遠不可致而悶掇近也而不跂不以近可掇取而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無常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不以爲悅死而不禍不以爲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凡物現在各足若一意窮大必至迷亂失歸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小者未必是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大者未必是大

上段極意推豁似乎一味向大邊去此段急收入來爲局方者言要他見大然纔有意窮大大何可窮況眼前便已空卻矣夫道各至足毫末非虧天地非益惡在小之可忽哉第二番問答探理入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實理乎疑小大俱當究心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徧故覺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不明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也二語深達物態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郭也大之殷盛也二者蓋尤相懸之至故異便故一覺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爲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也此勢之有也乃自勢之常言不足深辨也下文乃更進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尚在有迹處求道耳無形者指精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指粗數之所不能窮也言饒得說精粗到如此極至的地位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然下個粗字則猶可以言論矣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下個精字則猶可以意致矣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此是道妙不期精粗焉至此纔精粗痕跡俱泯非期於有形者比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害人不多仁恩亦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爲去聲利不求利不賤門隸亦不以求利厮役爲賤貨財弗爭不好爭貨不多辭讓亦不以辭讓之節爲美事焉不借人事不假力於人不多食乎力不賤

貪汚（亦不以自貪其力者爲鄙）行殊乎俗（不苟同）不多辟異（亦不以辟異爲貴）不自貪其力者爲鄙）行殊乎俗（不苟同）不多辟異（亦不以辟異爲貴）美爲在從衆（自處亦不以阿附大同）不賤佞諂（者爲可惡）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不分是非之跡）細大之不可爲倪（不見細大之端）聞曰道人不聞（不著聲聞）至德不得（不見有得）大人無已（渾然收斂分定到極處也凡此二十餘句皆自不期無我）約分之至也（精粗細言之蓋道總不在端倪處也○此段說精粗處即是小大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

上段既收轉小字似乎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字說到至微也是期於有形將大字說到至殷也是期於有形夫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期精粗焉是也詳寫大人許多話也只是兩邊俱掃虛中無相而已○約分之至妙分乃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即朱子所云自戒懼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斂吾性分於太虛之

表與無聲無臭同體更無倫類可以舉似尚何小大之端之有第三番問答纖翳不留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何至又開此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可見貴賤之無常也以差差數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莫不小矣知豪末之爲丘山也莫不大矣則差數睹矣可見小大之無常也以功觀之添一項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物各有功用互爲對待如是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本文定字言功分定於相反而不可相無之一言非謂功分有一定也上言貴賤小大之無定又恐指物之有功者爲貴物之無功者爲賤是果有貴賤矣故又著此一層以趣觀之趣人心所向也又添一項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所向爲貴所不向爲賤故又著此一層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是爭讓之俱無常也又添一項其文簡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散東數句歸到貴賤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則小大可知○下又廣言之梁麗舊謂衡車未詳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淮南子曰鴟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毫末三項皆言物各有長各有所短以明貴賤有時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俗語每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貴賤烏有是非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隔之見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所以貴賤

有時默默乎河伯戒勿輕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從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雙收貴賤小大無貴賤開也眞見道體看破物情原無貴賤小大足據則上所云不期精粗非强泯之也熟讀此段當得無礙光明第四番問答胸如智珠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問既無貴賤小大則何所適從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猶汎衍言寬也無拘而爾志與道大塞拘則蹇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更謝而施言無定也無一而爾行與道參差執一則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同油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無所偏用其承接扶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所以無方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虛滿遞乘則形無定位年不可舉往者莫存時不可止逝者莫挽消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道本無方與爲無方將自化矣尚何辭受趣舍之足云

大道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則一切滯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冰融矣第五番問答大通自在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疑既無爲不爲之分則何取學道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猶犯之也非犯物而物不害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乃自全於物之表也故曰天在內天機藏於不見人在外人事著於作爲德在乎天德終在此不在彼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以天道立德蹢躅而屈伸與時俯仰又要而語極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

知道則達理明權超然自全於物表純是天機妙用何言道不足貴耶○此正明上所云無方自化之妙惟知道者能之落到天字上是絕頂議論（第六番問答造極之言）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自然）落（同絡）馬頭穿牛鼻是謂人（造作）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有心）滅命（天理）無以得（天德）殉名謹守（守此三言）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註明天字隨用三語束住命即天理得即天德故即是人心名即是人事特遞遞致戒耳○以語大起以反眞收看他一路次第（第七番問答歸根復極）

夔憐（愛也下同）蚿（百足蟲）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遞相愛其速也）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同踸音審）踔（音綽跉踔行不常貌）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

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皆天然如此劈插一喻甚奇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不可相換吾安用足哉眾足亦天機之動無足亦天機之動不可相易妙妙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有形似今子蓬蓬然風貌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鰌音秋同蹈蹴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天機莫禦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本乎天莫之能害也

突起一喻飄颻鼓舞文有仙氣。論物之神速推而愈進唯得天機愈深者為愈勝焉然則天下之不疾而速者孰如天機哉天機所動物莫能傷是所謂大勝也彼任人者何為哉此段發無以人滅天意也。目與心二喻獨省文者蓋天機

在形迹之外夔有用足之勞蚿無用足之勞蚿所以勝也蚿有足之用蛇無足之用蛇所以勝也蛇有體之運風無體之運風所以勝也惟無體故似爲人勝而實成大勝蓋至於風而形迹盡矣目與心之運雖更神然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去聲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去聲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且止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

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發無以故滅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因百家之知（智）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沈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智）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井（壞井）之鼈乎（設喻）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井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井隙處）赴水則接腋（水承兩腋）持頤（水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背）還（音旋言回顧也）虷（音干蚌屬亦名蝘）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告鼈以海之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頓久推移不爲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蟲名）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又插一喻）且夫知（去聲）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利口）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莊子）方跐（初買切音彩蹈也）黃泉（地）而登大皇（天）無南無北奭（猶釋）然四解（廣）淪於不測（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微）反於大通（達）子乃規規然（小貌）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餘子（未成夫者）之學行於邯鄲（趙國）與未得國能（邯鄲所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帶一喻）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張口貌）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遁

此段一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公孫龍棄在我之德而殉智辯之名故不免自失於莊子也戰國好名之士以口辯爲最故先以此證焉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任莊子以國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重吾德也

此段二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國爵又殉名者所羶慕也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鳳屬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怒聲恐鵷鶵奪其食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此段三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富貴浮名至於爭奪又殉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橋梁莊子曰儵音游小魚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無端一句下却生出如許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妙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又妙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又妙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話端也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句我知之濠上也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至此答還妙妙其語便如云子亦知我我亦知魚也

此段發反其眞意也反眞則眞在我安往而不與物同樂乎其寓意俱在若即若離之間○接連四折妙在止就來詞下一轉語及至煞處乃是一體融徹即此便是圓通大智也

南華經解卷十七終

半畝園

藏書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至樂

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所同尚也孔子曰樂在其中矣孟子曰樂莫大焉豈不尚矣乎但俗所爲樂者形骸之享受學道人所爲樂者性情之恬愉名曰同而實大悖焉夫以形骸之享受爲樂是拘身之桎梏也腐腸之毒藥也伐性之斧斤也勞攘圖之果未足爲樂也若性情之恬愉則無爲逍遙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獨怪吾以勞攘爲困者俗亦以無爲爲苦也此無他皆有生一念爲之累也愛生則欲奉其生奉其生則欲使吾之生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不勞攘圖之而

不得已也莊生妻死以下三段將生死關看破顏淵一段命與形不可損益則生死關亦不得不看破也末段將生死說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竟未嘗有生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盡淨矣生且不有尙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蓋欲急醒迷途子之至樂歟俗之所樂名曰愛生實大傷之故言至樂活身無爲幾存蓋對俗樂之傷生說耳後半篇打破生死更不道著活身二字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反喚言有也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止就至樂卸出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但不知人之趣舍何如耳

虛提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以此能招所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以此能招所苦故下之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去聲形也亦愚哉

俗情如此不過爲形骸計耳下一愚字斷之

夫富者苦身疾作勤也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去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爲固位計也其爲去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妙語壽者惛惛久憂句不死句壽則憂愈久也何之猶其苦也其爲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稱其善未足以活身殉名受禍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身赴難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救人之危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卑身也言諫君而君不聽當卑身循君勿與爭善故夫子胥爭之與君爭善以殘其形身受誅戮不爭名亦不成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無有哉言不足爲善○此條獨多文法參差

極言天下尊此四者之誤外字疏字遠字未足以活身字皆

申明上文斷其愚字之故也○尊此四者原爲圖樂故所樂五樣更不消申說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誙誙然（誙音阬專確貌）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俗之所樂無可樂也）

將俗之所樂蕩漾一番揭過去○未之樂未之不樂言並不足經意也

吾以無爲則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上句主下句陪同是成語故並引之）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吾以爲樂者俗又以爲苦）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爲的是下言其故）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俗樂皆傷生之具至樂則活身之道無爲幾存則無爲之爲至樂信矣下又言其故）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天地）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芒音荒芴音惚）

猶荒惚也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言無爲之化不可測識萬物職職多貌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其理豈非不朽乎無爲幾存亦言眞常之理然耳

轉入無爲方是至樂○無爲直與天地同體幾存之云猶婉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爲是天地不朽之眞理活身幾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面耳不是說以此長生也看下文純是打破生死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蹲坐鼓盆叩瓦缶以節音而歌惠子曰與人居句長育也子句老句身死句不哭句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感觸經心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仰貌）寢於巨室（譬天地）而我噭噭然（噭音叫哭聲）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一息之呼吸一日之理也一日之晝夜一歲之理也一歲之屈伸一生之理也一生之生死一元之理也約之則片刻全具展之則亙古無窮莊子四時之說猶舉中以易曉耳

支離叔與滑（音汨）介叔（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言二子乃識化也）觀於冥伯（死者之稱）之丘（蓋眾墓所在）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黃帝所曾息處）俄而柳（瘍癤也見旁訓）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不安貌）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合）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暫湊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冥丘之物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生者塵垢也此語形容假借深入妙諦本無塵垢風氣所蕩

諸方微滓滙爲朕兆與四大假合偶爾爲生眞精切無一義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樓頭骨也髐然髐音嚣空枯貌有形撽音竅擊也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去聲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上四句不得其死者此一句命盡而死者世上人大半多是不得其死故詰之獨詳也讀此可爲大哭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猶凡也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縱逸貌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將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矉（同顰）蹙頞（皆愁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死者之況生者言之不似也託之髑髏妙矣生死等耳但不言死之樂不足以明生之憂雖然以生者之營營言之則死者無爲誠樂矣○三段皆看破生死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綿衣）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索也）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疑惑人之所言）惑則死（將加人以刑）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鮍音游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猝聞之相與還旋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句其好惡故異也故猶本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故任之名止於實不似浮言動人義設於適義陳於所恰適是之謂條達無不可通而福持受福堅固

命與形不可損益則天下事孰可容吾損益者九韶太牢之養鳥豈獨强聒時主者似之今世之以養形爲樂者何嘗知性分之恬愉哉是皆養鳥之類也○前三段看破生死又著此段乃知不是故作達觀實理之不得不然耳取意全不在遊說人主上

列子行食於道從（猶道旁）見百歲髑髏攓（搴）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汝）知（言唯我與汝以知乎）而（爾）未嘗死未嘗生也若（猶爾）果養乎（養心憂不定貌詩曰中心養養是也言爾果以死爲憂乎舊解訛甚）予果歡乎（我果以生爲樂乎）種有幾（抑知變化之種凡有幾耶言其無窮也下文約畧指之）得水則爲䜌（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蚌也）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糞壤）則爲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忽解一句）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無皮殼）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於食醯（忽用倒句）黃軦（音況）生乎九猷（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也）瞀芮生乎腐蠸（音權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也倒句中又忽用二脫句）羊奚比（合也）乎不箄（同筍即笋字）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括二句○大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爲䜌蓋水苔欲生河中先有此狀在其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體質則爲蛙蠙

之衣即水舄也生於水爲水舄詩所云言采其蕢是也鼃與蚌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即詩所云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舄而得鬱棲化爲鳥足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爲蠐螬而葉化蝴蝶蝴蝶亦名胥又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竈之下者得人之氣無皮無殼其狀如剝脫名爲鴝掇鴝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吐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醯蠛蠓也喜酸而聚食夫醯故名之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遞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箄久竹生青甯爲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其根連合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甯青甯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甯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種怪異事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一云青甯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并存俟考若青甯果爲蟲則生程爲豹之說似乎難信

人以爲生死者在造化只是一氣之轉換耳畧舉數端其遞相變化如此則生死一化機之出入凡人貪生乃至生種種愛惡種種營求者不懼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爲則順乎生死體乎造化其樂優矣

南華經解卷十八終

藏書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達生

從來無不朽之官骸而有不朽之神理官骸之必朽者既有形矣則必有毀此數之所制者然也神理之不朽者本無質焉斯無得而毀此數之所不得而制者也自有人以至於今從未有不腐之人仙家亦言尸解則形之不足存明矣若神明之昭垂則聖哲雖往其靈鑒猶如一日焉所謂薪盡火傳是也蓋神者人人具足不知養之則生而昏死而散知養之則生而湛然自得死而與化為體此莊子惓惓欲養生者之必養神也○前三段大意已明後凡十二段橫側引喻或明

養神之妙或明養形之非末段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告淺人未有不驚且惑者蓋深懼此篇知希歎一孫休便歎盡古今萬萬人也此篇與內篇養生主參看

達生之情實理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爲無益之養者生之所無以爲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數之不可强者知之所無奈何也明明待盡無計暫留故曰知之所無奈何也

提四句先將達者爲迷戀人作一明照○以生在軀殼而務養之以命可延久而務强之愈迷愈戀愈戀愈迷不知軀殼猶寄寓耳人有眞宰之生而軀殼非所以生也天有不已之命而軀殼不能制命也唯達者爲能知務

養形必先之物欲以物養形也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究竟物不足以養形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謂形能存生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究竟形不足以

存生也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 何足爲哉 形不足以存生則世之備物養形者上段言達者必能知務此段言世人皆不知務○欲養形以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也深悲其奚足爲要人急思一出豁之路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 既在世中習俗難廢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去聲形者莫如棄世 此大勇人斬根一著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遊於坦途正平則與彼 造化同其循環推移更生 更生則幾矣 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世則是棄事遺生也反詰何故必欲棄之遺之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以須棄之遺之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合造化之自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 二氣合則生物形 散則成始 散於此者爲生於彼之始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與天地同其合散即上文之更生也所以與天爲一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提醒世人第一着是棄世棄世之妙作三層洗出無累正平與彼更生是一層恐未明無累正平與彼更生之故又推出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爲一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與天爲一也是謂能移也究竟只是層句耳特措語入微故疊疊洗發○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眞常不毀得道者便是這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正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發明不朽之事不在塊然之形耳○此段精意都盡既駁世人養形之非此中又帶言形全者深明世人備物都是憊困之事并形亦不能養耳

子列子問關尹（關門之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謂行地中無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戰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純氣者先天之精塵滓不容者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知巧果敢則意見用事之輩）居（坐）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有迹相者皆物）物與物何以相遠（既亦為物何以能遠於物）夫奚足以至乎先（先者未始有物之際）是色而已（終為迹相而已○此知巧果敢之所務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此所謂先也）夫得是而窮之者（言究心於此）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窒不熱不慄矣○此純氣之守者）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守中無為）而藏乎無端之紀（動靜莫測）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靜攬化機）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與天地合）以通乎物之所造（求至乎先也○守氣工夫如此）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同隙）物奚自入焉（神全效驗如此）夫醉者之墜車雖疾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摹其神全）是故遻（音誤逆也）

而不慴音折懼也犯害與人異也插一喻妙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俱以神言聖人藏於天藏神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鏌干飄瓦俱以無心故不招折怨之傷○又插喻是以天下平均人人皆無心如鏌干飄瓦則平均矣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無心之道故不致傷不開人之天不啟人心之竇知巧果敢皆開人之天者而開天之天但由自然之門純氣之守是也開天者德生物莫之傷開人者賊生物入害之不厭其天依常天德不忽於人慎防人心民幾乎以其眞庶幾神全而反眞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豈恃此塊然之形少延喘息便爲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汩神者亦即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守最得肯綮知巧果敢乃與純氣相反者一是滯於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於形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兩項八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襯明神全物不能入之故復讎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人慾用事汩雜此氣故致神傷而犯害種種矣開口用知巧果敢一反正爲此故純氣之守止是無心自然所謂開天之天也知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穿西透最爲融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音居樓曲脊也）者承蜩（持竿黏蜩）猶掇之也（如手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累丸竿首用手停審積二丸於竿首不落）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差者不過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停審愈精）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猶掇之也（乃不復失）吾處身也若橛株枸（橛豎也株枸枯木也處身若豎枯木）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執臂若標槁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志專如此）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又覆明之何爲而不得此掇蜩之道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孔子引成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神以氣爲載以志爲使引上段言守氣引此段言用志皆學道人精詣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字妙蓋用志不分也止是存神之入路苟至於神則志字俱用不著矣上段言純氣純字已是精細然也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字也用不著本文疑字俗本作凝字東坡乃定爲疑字俗豈知有如此精詣乎○承蜩而先累九教射而先視蝕學劍而先刺狹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回淵也遊窩如觴其處深險也津人操舟若神便捷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又問其故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不得於津人求夫子言之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不見有淵如陵陸然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無沈溺之懼覆句卻句萬方猶端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也心者神明之舍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在暇豫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同惛其巧一也二人之巧本與瓦注者同而有所矜矜持惜鉤金也則重外也插喻最精凡外重者內拙總收一句

神定於內則外患不足以相攖然則養生者重內重外乎○

造語句句入微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人姓名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讀作拂拂塵具也篲音歲箒也以侍門庭謙言已不過打掃門庭之人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學道之人各有所溺則有所後矣即此便是累心故須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家縣薄懸簾薄以蔽門小家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與不與民共利者相反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世人但知養形則養神其所後矣引此段爲之著鞭也○單豹張毅只是借箇影子不然則張毅者何足云

仲尼曰無入而爾藏恐過乎靜無出而爾陽恐過乎動柴立其中央柴立槁木也如槁木之無心而立乎動靜之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可稱至人夫畏塗者險阻之路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相戒勿由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去聲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先一層教人後一層戒人莊子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者全認衽席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

祝宗人（祭祝之官）玄端以臨牢筴（音策豕牢柵也）說（去聲）彘曰女（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女（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彫鏤也鏤刻之俎也）則女（汝）爲之乎爲（去聲）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豚同琢音篆畫篆文之楯也）聚僂之中（聚僂曲薄也言被戮而尸諸畫楯之上捲諸曲薄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謀身何不同於謀彘冷詰世人）

養形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然則昏於謀已不若明於謀彘者衆矣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音希臺失魂魄也）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神搖故也）鬼惡（平聲）能傷公夫忿滀（鬱結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眞正和扁之論）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水汚處）有履（鬼名）竈有髻（竈神）戶內之煩壤（掃除所積之糞）雷霆（鬼名）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鬼名）鮭蠪（音蛙龍鬼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鬼名）處之水有罔象（水神）丘有崒（丘神）山有夔（山神）野有彷徨（野神）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也）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猶幾乎）霸桓公䩄（音軫大笑貌）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神之係於人也如是使桓公知養神鬼惡能侵之

紀消（音省）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鬬已乎此脫文耳）曰未也方虛憍（粗悍貌）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同影○聞聲覩影猶動心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餘悍未消）十日又問曰幾矣雞（他雞）雖有鳴者已（此雞）無變矣（不爲變動）望之似木雞矣（精神凝寂）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養鬬雞猶以神全爲至而況於人之養生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從極高陡下故流沫最遠）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水至急故）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憂患）而欲死也使弟子並（音傍）流（並流沿流行也）而拯之數百步（弟子方水行數百步）而出（丈夫已自出也）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鑿池注水曰塘又堤岸亦名塘此堤岸下也）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臍水漩入處似臍）俱入與汨（音鶻水涌出處）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順水出入而不以己之私與之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呂梁峻處故也素習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生成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神全之秘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

梓慶梓人名慶削木爲鐻同簴一云即敔之別名狀如伏虎者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精妙似鬼斧神工非人所能爲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氣損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故不敢耗之必齊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齊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齊七日輒然猶忽然忘吾有四肢形骸也忘我當是時也無公朝勢忘若不爲公家削之也其巧專而外滑消外面滑心之事盡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生質形軀具矣木質宛然恰可爲鐻然後成見現

鐻恍乎一成鐻在目（乃取而削之）不然則已（否則甯弗削）然後加手焉則以天合天（純任自然）以神遇也（用數然後字揣摹神會如畫）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一技也猶以神遇而後妙養生可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直也）左右旋中規（圓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雖組織之文弗能過）使之鉤百而反（圓驅之如鉤百遍而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默也）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疲矣今也營營無已不至於神索不止則力竭而敗者豈獨在馬也哉顏闔論馬固耗神者之金鏡歟（神猶馬也子祀曰尻輪神馬）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謂掩過之也但以手運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神舍）一而不桎（神凝而無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

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外俱忘境會之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適則其適淺矣忘適之適斯化矣）

神明至則迹相捐工倕之用指外不藉於規矩內不費於心思惝然獨運而境會自符斯其恰適豈復迹相之所能測哉明乎此則神明之妙不獨在工師之用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問也）子扁（姓）慶子（字）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平聲）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墮體）遺其耳目（黜聰）芒然（無知貌）彷徨乎塵垢（世俗）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而不恃能）長而不宰（長物而不居功）今汝倏知（去聲）以驚愚（倏知以驚人之愚）修身

以明汙（修身以明人之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炫露）汝得全而（爾）形軀具而（爾）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言炫露如彼宜招禍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也何罪之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一偷）今休欵啟（欵小竅也欵啟開竅）至小言所見者小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小鼠）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鴳同鷃音晏鵪鶉也小鳥

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鑿枘未必相入特借扁子之歎孫休爲之加一警策○笑盡天下人都是欵啟寡聞

南華經解卷十九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山木

此篇教人以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任道德而說道德處純是一片清虛柳子厚曰與內篇人間世參看○逐段夾叙自為章法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即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將者擬度之辭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道也隨即一轉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又進一層言道德則更著不得材不材字面矣無譽無訾不可得而美惡一龍一蛇不可得而凡聖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未始有物之先物物主宰乎物而不物於物而不自滯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傳習則不然合則離有合惡得不離成則毀有成惡得不毀廉廉隅則挫有廉惡得不挫尊則議有尊惡得不議有為則虧有為惡得不虧賢則謀有賢惡得不謀不肖則欺有不肖惡得不欺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免於累也上段正此段反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二者較之乃知其勝

材則以有用致傷不材則以無用致傷若材若不材猶以兩界而不免於傷唯道德則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萬物之上

累何自至邪嗚呼斯鄉也農黃以後其不再見矣乎
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
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接手一喻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
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相也疏遠也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
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
人之野不有其國也有天下不與正是此意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寓言玄德其
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耕作而不知藏蓋藏與而不求其報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寓言道德高遠難至已又無進造之資也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自謂足無留居無溺所安以爲君車此即進造之資也君曰彼其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寓言道德孤寂且清苦難至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何患於清苦乎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所窮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人弗能相及也妙妙君自此遠矣何患於孤寂乎故有人者累得眾而有國則有有國之累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而爲君則有憂民之憂故堯非有人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如何有吾願去君之累不有人除君之憂不見有於人而獨與道遊於大莫猶廣漠之國方舟而濟於河又插一喻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同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張開也歙斂也呼他撐開收斂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故向也虛而今

也實以此故也然則虛之爲用妙矣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建德之國大莫之國卽道德之鄉也其要訣止在虛已能虛已則日遊於彼國彼鄉矣因莊子此文而睡鄉醉鄉諸作效顰相繼矣○行文清機飄渺恍如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一段神境使人塵心頓盡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爲氏名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看下文則所云賦斂者似卽今募緣之事爲壇乎郭門之外爲壇以祭因鑄於其所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言其不久而斂之多鐘架有兩層故言上下之懸蓋編鐘也王子慶忌王族周大夫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抱一耳不敢有所雜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欲返末俗於太古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儻然無心若怠若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處世務紜紛如草木之叢植而無迎送之知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因其力所自盡不强所不堪也以上皆無心而任物之意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賦斂且然況處天下有大通之

塗者乎其順應可知已

北宮奢所云即虛已之道也一之間無敢設也是虛已精髓語所謂大塗又豈在於一之間之外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猶試）言不死之道（謂不致犯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燕也）其爲鳥也翂翂（音分）翐翐（音秩皆弱飛舒遲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世所棄餘）是故其行（杭）列不斥（類雖不多）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燕以不露其能免患也）直木先伐（可用故也）甘井先竭（可飲故也）子其意者飾知（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不免於患）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返同於眾）道流而不名居（不居有道）

之名名舊訛作明德行而不名處不處有德之名德舊訛作得純純純一其心常常平常其行乃比於狂如猖狂之無知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不圖聲聞子何喜哉何喜於自見而招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不尚華食杼粟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之行列不亂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妙跌更何自有死喪之患

凡人處世總是有見異於眾之心則眾來傷之夫見異於眾之心不出功名兩端此兩念消釋則虛已之道其庶幾矣○

說到鳥獸相忘透過人道一層雖是快筆實亦至理也

孔子問子桑虖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虖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逃亡與林回即假人之亡者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錢貨也與爲錢貨而負之與赤子之布寡矣不如璧爲

其累與（爲有累而棄之與）赤子之累多矣（過於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璧）以利合此（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言非天屬）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而眞意愈覺相親動以天故也）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其命（舊本訛作眞冷二字）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皆言因其自然緣則不離物則不離乎率）則不勞（不勞於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天然眞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又何資於外物皆言止須動以天自無往而不得也）

以天屬者形迹盡融而眞性相感其與人本非强合豈得易離此處世第一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帶也係履以索穿履而過魏王惠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病困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非猶不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枝而盤結之如蔓然而王去聲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皆木之有刺者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非有加以束急而不得柔動者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如欲不安於憊則比干受害其已驗者也反掉一句最峭○先說不是憊後仍說入憊口鋒甚快

不遭時則不得不憊與世推移之道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有枝擊木而無其數而無節奏有其聲有歌之聲而無宮角不主

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猶釋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恐其廣已而至於過大愛已而造哀也愛已而至於過哀此皆不能處窮之弊○先叙二句法奇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四語精甚其解在下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一任自然非我歌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不通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行之大數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發泄難已者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吾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爲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理不敢逃忽插一喻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以窮不得不順故處窮而恬然不傷此所以無受天損易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人益如此物之所利然不過物利乃非已也於性分無與也吾命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不爲者吾何所取哉故曰鳥莫知智於

鳥鳶燕意而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口啣之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襲入也言入巢於人室社稷存焉爾但以託居在此耳非有所貪也富貴之柄人操之人以益我鮮不謂榮故貪戀無已曾鵂鶹之不若也惟君子乃知於所性無加耳此所以無受人益難也○孔子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處卻如此說極有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不知誰為繼禪之端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會之際我以為方來者轉盼而又為過去此所以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與天皆天為之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或不能全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其身又惡有以已與天抗者耶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之事然分四節讀之陳蔡之窮已不啻如浮雲過空矣○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

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爲累耶此等處俱領畧不盡○孔子陳蔡一事一篇中凡三引之話端各別俱爲處世之微言又俱道著根本處蓋道無二用牽著便是這裏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虞人之園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同一寸感周之顙顙邊經過而集於栗林栗木之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廣也不逝集栗林也目大不覩感人顙也意有所戀逐故如此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留伺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失其常性故不逝不覩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爲驀其樊也此一層出人意外

臂也螳螂臂大舉則自蔽故曰執翳蟬召螳螂螳螂召鵲皆自招害也

妙妙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來庭中蘭且周之弟子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

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言觀鵲之逐利而自反招虞人之辱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言不當違俗犯人之所禁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眨之趣蟬一層螳蜋一層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誅一層收入當身如窮幽陟險之後又轉一勝眞文家樂事也○方見利於前不知已召害於後輾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方寸中偶爾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尚可以妄萌一念少生一事乎故虛已無爲道未有踰焉者也

陽子之宋列子作楊朱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彼自以為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彼自以為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去聲不自矜也安往而不愛哉有一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墻矣莊子反覆致警蓋為普天下人最深病根只在於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禍機踏動矣莊子欲為拔去則道德之鄉不遠矣

南華經解卷二十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田子方

第一段引出一眞字以後逐段都發此意○人皆取其糟粕遺其精華狥其迹相亡其神理道何自明於天下乎夫道之妙不可以名言不可以指測惟悟眞者得之○要寫眞字旣不可名言指測故通篇止借遺言遺事忽影忽襯使紙上怳惚可覩但不知何處得這許多妙事妙言萃爲玄屑之藪也可知大半莊子自造不是現成文字○眞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之義可惜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爲彼家言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賢人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方之名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看他節次引入文情最妙最婉子方曰其爲人也眞止此一字已畢下皆寫此字耳人貌貌雖人而天心則天虛虛已緣順物而葆眞養吾眞宰清而清介容物又能容人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言責使人之意也消不肖之心自消蓋眞意所貫徹也○順子之眞如此無擇何足以稱之無得而名也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皆自失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順子始吾以聖知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儻然口鉗而不欲言不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喻其至粗天眞之外皆土梗也夫魏眞爲我累耳

從數稱說到無稱純用輕筆引起有態有境止要點一眞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習於末學而陋於知人心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猶起予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同導我也似父形容其明禮義而不知人心俱用韻語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緊接此句妙妙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目觸之而已知道在其身亦不可以容聲矣何處復著言語

雪子口中寫得豎儒可笑李太白嘲魯儒頗得此意夫子之於雪子則以

眞遇眞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絕塵則無迹可尋矣皆以馬喻）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猶者字）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猶者字）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猶者字）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凡此猶未離乎迹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不用規矩）而民滔乎前（民自履道）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至此則神運之速也）仲尼曰惡（嘆辭）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以日喻化宰）萬物莫不比方（從日爲方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凡事俱以晝爲作也）是出則存（相見也）是入則亡（晦沒也日之出入無停晷而人依之如此）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造化之往來爲生死如依日之出入爲存亡也）吾一受其（造化）成形而不

化以待盡付我之形有盡也效猶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若化機之在吾心者則神運不息而無窮薰然成形分明有定形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其間神化之速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之於前丘是以日徂蓋心之妙運與化爲體者如此則吾亦與俱逝而已○凡此唯心活者有之吾終身與女與汝言無隱乎爾一交臂而失之乃轉盼已非故我可不哀與日徂如此思之欲哭女汝殆著乎吾所著也但明於吾所顯著之迹耳如云言辯等是也彼所著已盡矣所著者忽已過去可見不足據也而女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馬未嘗不歷唐肆然頃刻過去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是哉因回原以馬喻故亦即馬言之其旨精甚唐中路肆市肆也吾服女汝也甚忘女汝服吾也亦甚忘服言素所佩服人俱在日徂之中吾與汝本無可執過去都即成忘雖然女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吾去而新吾又生無頃刻留亦無頃刻熄也則時時有吾在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瞠若乎後之慮哉答轉顏子問意正是覿面相呈妙絕妙絕此等一篇舊解都不知作何語可嘆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眞流而不息者

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爲言天地之化機可以爲言一心之妙運可總一道也此段發洩此義大聖大賢相對微言第二三輩不能說亦不能聽者也○天下一事一義一時一義稍有遲留便不相及此何以故造化本無停聖人心便須相肖也唯聖人心卽化化卽心同在活潑潑地所以轉盼非故而放於日新也解得義之與比一句便是此處了悟學人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竿）慹然（慹音執不動貌）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先作搖曳）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者遇道之眞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擬知之而心已困）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口又屏辟）嘗爲女（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而未必之義謙詞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陰陽互爲其根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所窮三層皆言物外有個主宰正所謂物之初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宗在物初人奈何累於有物之後哉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是字俱指物初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未語之先歆艷之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惡也易換也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變易其處而不失吾水草之常喻人不以變態亡其眞常喜怒哀樂小變也不入於胸次不失大常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萬化不踰眞宰得其所一而同焉與眞一合德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猶際乎得一則任變而眞常超寄矣棄隸者官爵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眞常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

極言變未始有極極言常也夫孰足以患心則逍遙遊之矣已爲道者解乎此惟既履道者知之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俗本誤作偃字至言變不失常之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當作脫言不能外也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汋音勺水激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水無所作爲惟順其才之自然而已至人之於德也不修無心於修而物不能離焉體物而不可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蠛蠓也覆於甕中無所見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大全二字妙囫圇一個即天地也即萬物之所一也二句勿泛讀過

物初則無物也無物之際宗主在焉即眞是也遊之方在小變而不失大常夫變也者物態不啻有萬也常也者天下不出於一也知萬物爲一而得一則自不以變失常矣即葆眞是也末後并用功之迹都掃去所以爲眞人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比也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音鉤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緩步佩玦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言公如不信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誰耶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應轉少字

獨有一丈夫蓋眞儒也其人爲誰非吾夫子不足以當之夫子爲哀公時人莊子蓋寓言特尊吾夫子一人爲眞儒也何以知其寓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何由得與魯哀公相見耶一部莊子大半皆此類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浚井是也）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禪）一個爵祿不入於心一個死生不入於心皆完其眞也○無心於爲而獲應如此則知有心於爲者之拙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史畫工）受（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此將畫者）在外者半（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儃音坦舒閒貌）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旋舞自得）羸（解衣見形也○則字妙出自意外也）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眞畫師不在於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不求爲眞儒而以文物爲宗師乎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釣）而其釣莫釣（又似意不在魚）非持其釣（不是執釣魚以爲釣）有釣者也（別有釣意）常釣也（即不執竿亦釣也連下六個釣字錯落頓挫）文

王欲舉而授之政（蓋亦象外遇之）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爾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不必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居功）缺斛（音臭量名六斛十斗也）斛斗不敢入於四竟（恐大小異式不敢入竟內）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孫月峯曰三句疑是註語○典法無更偏令無出是其無為也而感應若此）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以有心為政則不足為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德未足以信人）

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百姓一時之情以取信耳）一丈夫者分明是太公也其釣也有不釣之釣故其爲政也亦有不爲之爲是眞太師也公佐武王開國於齊何有夜遁之事蓋借此以跌明有心爲政者之非也

列御冦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措杯水其肘上（前手直而平可置杯水於上）發之（句）適矢（句○一矢已復在沓將放言定也）復沓（句○第二矢方去也沓以朱韋爲之所以韜右手食中無名三指利於放弦者也）方矢（句○第二矢又已寄在弦上皆言其便捷也）復寓（句○第三矢方去）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如木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猶試）與女（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汝）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面面高山背臨深淵逡巡後退足以三分計之二分垂在虛空駭絕之事妙絕之文）揖御冦而進之御冦伏

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汝怵然有惕目之志內惕慄則目眩又何承天篆云吳人呼瞬目爲惕目爾於中也殆矣夫

太公有莫釣之釣無人有不射之射以神定爲主妙如御寇猶技也必如無人則進於道矣○寫無人登高臨淵險極嚇極此際四邊無倚非眞全者其孰能之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微適貌鼻踵息而不粗有養之意也妙句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耳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在我邪亡乎彼若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悠然渾然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智者不得說悅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同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石不得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水不得沾也處卑細而不憊貧賤不得而病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其充滿如此○五句又極言之

孫叔敖得眞人之意矣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五字作一句讀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妙妙吾所存者眞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轉筆止一反撲甚於熱喝矣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愈轉愈妙

眞存者無一亡也眞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連下三轉峭宕無比其快又如風○散散叙十一段話說段

段精微段段閃爍一再讀之耳目思心之外隱隱如有所遇

南華經解卷二十一終

藏書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知北遊

此篇摹寫道妙只是一無在全部爲直指奧窔之文然其虛明解脫已曲盡文家襯射之妙矣

知知識也托知爲人名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弆首焚隱然弆起也之丘知本不足與於道者然北者玄方玄水者玄地隱弆之丘者似有丘而無丘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遭妙人也而適遭無爲謂焉無爲謂者道妙本無爲無謂也又托一個人名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居何服事則安道何從何道由則得道故作粗語致詰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本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白水南方皆昭著之處求玄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登狐闋之丘狐闋

寓言狐疑歉闋也而覩狂屈焉狂屈猖狂放屈不拘迹相也又托一個人名知以之猶此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嘆聲予知之將語若幾落名言不如無爲謂之渾也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究竟不可名言也知不得問反乎帝宮帝宮者主宰之宮寓言方寸也見黃帝而問焉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中見黃帝而問寓言求諸心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汝知之彼與彼無爲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四者孰是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道之本然狂屈似之庶幾合道我與女汝終不近也以有知有心故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數句揭明大指下文便於言道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仁義近乎道義可虧也義則有分別減去之可也禮相僞也禮則浮文是助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去華損之又損之絕義棄仁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道體

如是今已爲物也朴散而爲器矣欲復歸根欲反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乎其唯大人乎大人則自然無爲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生死循環無窮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與死生爲一氣吾又何患任其屈伸可也故萬物一也言萬物之死生總一氣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以生爲神奇而美之其所惡者爲臭腐以死爲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爲神奇死也生之始神奇復化爲臭腐生也死之徒故曰通天下一氣耳然則何所用其美惡之心哉聖人故貴一以上皆言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汝若汝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結句冷然無爲謂終於無言妙近于無知予與若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看他言道之後又繳明大旨道本不容言也

道在於無有心則非故知最言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與道遇矣故遭無爲謂也遭之而未能得仍求言之者蓋習相未捐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眞面目也反於著察之地生其狐疑是知之本色又問狂屈則是不能得乎上而求其次也求其次而又不能得乃反求於心是又其次也甚矣知之難與於道也○知者心之所出然心無所不涵故反求乎心而黃帝能言道也道非言不明究竟道不在言故末段仍歸到無言者是道忘言者似道而黃帝之言道與知之求言終不近道也○如此一篇大文字止是把知者不言三句演作一幅畫圖耳莊子欲寫難明之道不得已而出爲妙想成此擬境後來子虛烏有毛穎墨君等作紛紛不已不知其有何不得已耶○看他末後收煞明言是者以其不知終不近者以其知之便曉得劈頭用知字托名之故○心雖能涵

道然終是與知一類故打并在知一邊同說個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氣候明分不須擬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不待辭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
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
明其當觀法也今彼天地神明至精與彼物百化言天地以神明至精生百物下詳言之物
已死生如此異變方圓如此異象莫知其根也卻不測其所以然扁同翩然而萬物
目古以固存雖莫知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
之成體大無外小無間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一升一降變化日新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以此不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以上皆極寫根本又費又隱天地
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根本如此此至人聖人所以觀於天地而無事爲作也
極寫道之用至費體至隱無非自然○就觀天言之者天卽

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披）衣被衣曰若正女（汝）形（體）一（靜）女視（神）凝天和將至（則和氣自復）攝女知（心）斂一女度（氣）轉神將來舍（則神明自歸）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自然有此驗）女瞳焉（瞳音創未有知貌）如新生之犢（無知也）而無求其故（勿容心推測往迹）言未卒齧缺睡寐（妙境）被衣大說（悅）行歌而去之（妙境）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同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叶音迷彼既無心而我不容有言）彼何人哉（叶音齋骸灰一叶知持謀哉一叶歌詞妙）

寫兩人相悅以解神境俱絕○被衣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所歌者有道之象末嘗一字言道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舜問乎丞（官名）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汝）身非女有也（陡然奪去驚人之語）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故曰蛻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就氣之健切處言之又胡可得而有邪又倒插個非有

委字妙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爾委寄便成一物未幾又復歸還如委任者暫以相付終非我有也○如此痛揭方使學道人懸空解脫夫焉有所倚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宴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爾精神掊擊而爾知夫道窅然難言哉此句先道破將爲汝言其崖畧邊崖大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二句提起精神生於道形本質軟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本由道生精神精神生形而物乃以形相生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不知

所出無房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大通溥博邀於此道者四枝同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都少他不得此其道與一束作擬議之詞甚見道之難言也且夫博之不必知道不在博辯之不必慧道不在辯聖人以同己斷之矣聖人決不務辯博也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分定故也聖人之所保也所性之道則聖人所保也淵淵乎深其若海也魏魏乎大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深大莫測故爲無窮之藏如此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君子參贊之功猶在物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此乃天地根源自然之道也又一束作擬議之詞甚見道之難言也○以上二小段言道居不見之地爲造化根本凡物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也下文又就人身言之中國有人焉不可偏指爲那一邊人故曰中國人也非陰非陽渾乎陰陽之際處於天地之間泯乎天地之分分明是太極之中也故號曰中國人也直且爲人彼直姑且爲人耳將反於宗究將遊於物初之宗自本宗也觀之生者喑因醷噫物也

喑醷聚氣也言人生不過偶爾聚氣之物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爲堯桀之是非同在俄頃中又何足分是分非果木實蓏草實有理各有倫理種類不亂人倫雖難雖不能齊所以相齒其所以然者相去不遠正言是非不足爲也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應過之而不守推移調調和而應之德也偶泛然而應之道也無心乃爲合道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也人倫之責莫大於帝王然應帝王者亦止此泛應之道耳○一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同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興起貌莫不出焉生油然滲然歸虛貌莫不入焉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生物別乎物曰人類解其天弢墮其天袠哀之悲之卻不知人有軀殼如天以弢袠拘之今死則如解弢墮袠也墮音揮同隳弢弓囊袠衣囊取譬精絕紛乎宛乎紛然而無復約束宛然而超於象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前出於造化今入於造化如久客之赴於家不爲快樂反爲哀悲乎上用出入二字代生死字原妙○又一束以上言人身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也不形之形不形者形所自出形之不形形者不形所爲是人之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非將至於道者所務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二句即昭昭生於冥冥有形生於無形二句也乃云非將至者所務蓋欲并掃去此一番話頭如下所云也此眾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明見者不能遇道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以聞爲道不如充耳此之謂大德

總是說道窅然耳夫道窅然難言哉一句便盡矣下用昭昭二句一提遂詳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二小段更遞入人生之形莫非暫假此無形之道亦作二小段蓋道之窅然亦既明矣雖然如此敷陳不疑於窅然之不難言乎末一轉急收到同知之論非至者所務則道之不容言又明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指其所在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莊子自謙東郭問已固不足取正也質乃質正之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正獲司射之官儀禮云大射任而正司獲本辨射之中否者今問於監市之蹴豕而能驗輕重者是每下也然其所知之數愈明顯矣況者顯譬也蹴豕之臀則可知其肥瘠至今屠家猶常能之莊子既自謙不足取正然譬如正獲下問于監市其事雖卑下而所知乃有愈明者女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天下豈有逃乎道之物哉至道若是本無不在大小亦然汝以我前四言為瑣小不知雖大言之亦與四者同耳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一指大言小言異辭一道取譬妙絕解頤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遊心於虛際則見道之同源而無窮極也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和調而閒乎心擾故不見道此淨心之詣也寥已吾志句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心靜之後吾志已寂寥果往來於道中而無終窮也彷徨乎馮閎遊於虛廓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主宰乎物者指道也與物無際物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俱無邊際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者也道與物無際而一物各有邊際者所謂物際而已不可以言道也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而見於所際際之不際者也雖見於所際而究則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也此皆際也彼指道爲盈虛際非盈虛不際彼爲衰殺際非衰殺不際彼爲本末際非本末不際彼爲積散際非積散也不際

寫道體無在無不在無不在而無在潑撒則當前徧滿膠著則毫無覓處如此披揭何啻晨鐘禪家有何處是佛麻三斤何處是佛乾屎橛之語讀此段乃知是莊子唾餘

婀荷甘人姓名婀音阿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奢昌者切又音查莊加切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聲嚗音剝放杖而笑曰天老龍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老龍無所發予之狂言未嘗振發我以大言而死矣夫弇堈人名弔閔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宗之今神農於道秋毫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析秋毫之端爲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知老龍吉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道本不在於言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論者終不能明道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極寫言論非道

於是泰清托名問乎無窮托名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托名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此言也問乎無始托名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仰字之訛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無窮也（終無可答）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中未有得）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至高過此然後絕塵方能遊乎太虛）

語意最明○道在虛無塵見未超無怪有物相隔也不過崑崙則不遊太虛妙語創獲

光曜（托名）問乎無有（托名○即此設想便妙妙）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同熟）視其狀窅然空然（無無之狀）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畫出虛空）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有曜無質是能有而無矣）而未能無無也（未能若竟無之為無也）及為無有矣（及為無而猶未免於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乎此無無之境哉）

光曜近於無矣然猶有可得而觀故向無有問之人何曰不

在無有中習焉不察其有其無曾未嘗一經意者也夫子有乎無有乎著此一問使人陡地醒眼矣不得問妙無答者也不得問而惝怳之頃忽下數句揣摹描出無字眞所謂向虛玄而染墨者也昔人稱畫風畫火便爲絕技豈若此文之畫空乎○予雖有而實無矣而未能若竟無之爲無也然則是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爲無而未離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境哉數句輾側恰盡光曜身分諸解此等處亦多失之有無無有中間皆須稍斷始得其解○予能有無句據其所已然及爲無有句遜其所未足有無無有一顛一倒而句意不同是轉筆之妙也○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細細讀之自解人頤

大馬大司馬之官之往也捶鍛也鉤劒也者大司馬往鍛劒者之處也年八十矣而不失

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專其神也是用之者技假不用者也神以長得其用十字一句插者也字於中間以爲宕聲逸甚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無事不須乎神物孰不資焉

用處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甚矣無之貴也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凡有皆生於無即今之未有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未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蓋以目前喻之冉有失問而退意解也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昭昭然已解今日吾昧然復迷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神明默契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轉念又狥於迹象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總一氣之化耳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獨不可自無而有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言至理無可應

對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非欲以生生此死者非欲以死死此生者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皆道之自然一氣屈伸耳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反喚一句物物者非物也道物出不得先物也一有物出已涉形器不得爲先乎物者矣猶同由其有物也此有物而猶同由其有物也無已又叠一句言由此有物而推之且從一生萬而無已蓋自無生有之推之無窮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愛人之仁無有如此已者由一心而生去亦皆取法乎物皆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已也

自無而有者道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物事皆是自無而有則古之天地亦是自無而有不待再思者也無之妙也如是夫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與物俱化而無心也回敢問其遊遊心何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與物偕逝而內不化天君不動今之人內化心神搖從而外不化凝滯於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竟

化者即不化者之流行耳安化安不化何有化不化之分哉安與之相靡何可以內與外相靡哉必與之莫多必知其化不化止一氣所爲斯可耳狶韋氏之囿寬大黃帝之圃稍隘有虞氏之宮又隘湯武之室隘之至世愈衰則愈滯于外面不化之迹而規模愈隘矣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鏊傷也爲師者猶以有心傷物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無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遊心自然雖將之迎之無非自然也回問無將迎此反說能將迎妙妙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徒以身爲外境哀樂之寄寓而不能外化而內不化焉可悲極矣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但知遇物而不知離物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但以材能爲能而不知以不能爲能也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知能無涯則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此人之常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乃欲勞心推測以冀盡知盡能豈不悲哉止見其不化而待盡已耳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

必欲以知之所知豈見道者之為哉齊之使都無不知則淺矣無將迎則遊於自然矣其要止在不逐物以勞心蓋道本無際以有心與之則失也

謂之雜篇者不是於道有龐雜之言止是隨手錯叙雖各段自有文法不曾結撰成篇耳

雜篇有作於內外篇之前者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冉相氏一段罔兩問影一段等是也蓋先記於此後來作文又採用之有作於內外篇之後者如寓言一段及天下篇等是也蓋作書之後自加發明也雜篇隨手錯叙至天下篇則特意結撰爲一部總跋是古今有數文字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文理淺薄的係贋鼎今從東坡先生說

離附於後賞鑑家自知之

顏識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以上四篇舊本在列御寇前今更置之

藏書

句曲宣 顧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庚桑楚

老聃之役（學徒之賤者）有庚桑楚者（史記作亢桑一作亢倉）偏（獨也）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即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之畫然（明察貌）知（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諄篤貌）仁者遠之擁腫（醜人）之與居鞅掌（瘁人）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作無可喜久而有益）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言立之尸而祝祭之）社而稷之乎（附之社而稷享之）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快）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同德）

而然哉大道已行矣乃物不知所德而大道已運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隱處不耀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相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奉祀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標北斗柄三星喻高自表著如斗柄之以旋指示人知時也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人反此故不快也

因人見德陡自不快所云古之學者爲已此所以爲老子高足與

弟子曰不然夫尋八尺常倍尋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曲折自主於其中步六尺仞七尺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妄作妖祥於其際○二喻言細民本易於得意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報德且又是古道夫子亦聽之矣置之可也

勸庚桑作兩層意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同含亦吞之義）車之獸介（獨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流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喻顯異則致禍巨獸巨魚承前語轉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皆以深藏自全○曹孟德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本於此也）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一層言不藏則害身）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凡事分辨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類）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言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生叢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瑣屑）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爭也）任知（智）則民相盜（詐也）之數物者（上數件）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音裴墻也皆薄之流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末流）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以上一層言相耀且禍世）

答弟子亦作兩層意

南榮趎（音朱庚桑楚弟子）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藏身深眇之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全汝形三句已盡藏身要訣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同形）而盲者不能自見（有目不明）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同形）而聾者不能自聞（有耳不聰）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同形）而狂者不能自得（有心不靈）形之與形亦辟矣（昭然如闢）（人形）而物（物欲）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言已與人同形生同心思而物欲間之不能自得必勉力聞道庶達此理今則未也）

本源未徹何以能全形抱生靜其思慮哉此處深見南榮虛心○物或間之知得病痛聞道則達曉得大體

庚桑子曰辭盡矣盡於聞道一言曰引成語奔蜂不能化藿蠋荳蟲越鷄不能伏鵠卵大鳥之卵魯鷄故能矣魯鷄大故也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辭令妙品奔蜂越鷄兩句本是一排自喻却於鷄一邊添魯鷄數句影著老子跌宕可愛

南榮趎贏擔也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奇句駭人南榮趎懼當作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因老子猛地一勘失所素持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智乎人謂我朱自名愚知智乎反愁我軀一心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又一心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又一心三

句各叶愁我者謂非藏身之道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趨之所患也三心有交戰之患願因楚而問之借庚桑楚爲先容而進問

與人偕來之眾妙吾人止一心也三言則三心三心則三人矣復輾轉於知不知仁不仁義不義之間則每一心中又具無數心合三心計之而人遂不可指數矣妙妙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妙論今汝又言而信之趨復自言益見其不謬若汝規規然若喪父母失其根本揭竿而求諸海也却於表著處求之是揭竿而求也終無所得是揭竿而求諸海也一喻汝亡人哉如流亡之人又一喻惘惘失其所歸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沁心之語如冷水一澆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清虛去其所惡物欲十月自愁未即能之故又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同熟哉憯憯乎見其用力自克如熟物之氣蒸

鬱於中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惡猶未盡去夫外韄者韄音獲縛也外韄者外爲物所縛也不可繫而捉捉持也不可繫而捉者物物持之將外不可勝制也將內揵揵閉也須內閉以捍外內韄者內爲欲所縛也不可繆而捉相左曰繆不可繆而捉者欲拘轉前念與之相左而持之亦內不能遽絕也將外揵須外閉以清內外內韄者物錮於外欲膠於內道德不能持雖有道者不能強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況初學乎須清其源然後兩者自消耳放同倣

單受外韄有內揵之法單受內韄有外揵之法若外內俱韄則動而物交坐而心馳如落叢棘如攖膠漆雖有道者無奈何況初學乎甚言其病根深雜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自知病端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根本未虧病止此耳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既不能自知病所在復聞道而增交戰之疾是病不可治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且求全生自養而已

病未易去且求衛生不治之而養之眞端本之見也在醫家爲王道高手在儒家爲大學要方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不用將迎）能止乎（定）能已乎（息）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自得）能翛然乎（無欲）能侗然乎（無知）能兒子乎（元氣自然）兒子終日嗥（號哭）而嗌（咽喉）不嗄（不失聲）和之至也終日握（卷手）而手不掜（音業捻聚也言手筋不急也）共（同拱）其德（猶性）也（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瞚（俗作瞬）偏不在外也（無所偏向於外視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養已之方莫要於還其赤子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兒子句特申詳之不是取譬便是說盡工夫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

者是不過解釋乎胸中梗礙如復水清虛之性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與物同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異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以上南榮老子之言畢

曰非也曰未也而告之又無進詞是何以故蓋至道已不外上段但一有心以此爲至即是眼中金屑矣老子止要并消去他這個念頭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胸宇安泰凝定則發天光靜生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自人視之猶人耳人有修者乃今有恆修即泰定恆純常也有恆者人舍人人欲去天助之天理來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自人有修者至

此一氣讀下趕出兩天字言人見其人而實已通於天也

泰定發光靜者自驗之濂溪曰靜則虛虛則明亦此意也但語不及此之妙○發乎天光則天在我矣下又用人字跌出天民天于兩天字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若不信知止之言而妄求所不能則天鈞損而害至矣與上語一正一反備物以將形具眾理以成形藏不虞以生心却退藏於不思度之地以活其心敬中以達彼然後由不慮之心以達於外此全其天德者也若是而萬惡災患至者皆天數也非人也非我致之不足以滑成不足以損我之成德不可內納於靈臺不可因而擾吾之方寸靈臺者有持有心主之而不知所持自然耳而不可持者也有意於持反害心也每妙於急轉以上十一句言全德者之無咎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於外每發而不當每每發則乖當業入

而不舍外事擾入於心而不去每更爲失每每紛更失當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細讀此段純是君子愼獨之功

分內者行乎無名分契也契合乎內者尙實斂華分外者志乎期費契合乎外博者貪多務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庸常而發光輝志乎期費者賈人也如商賈之貿貨人見其跂翹足而立猶之魁然徒見其外貌非不魁然矣作不盡語妙妙當我云烏知其中之無有哉

爲炫耀者頂門一針

與物窮者物亦入焉窮者相終始也我與物相終始則物亦來就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者待物苟且也以苟且存心豈能有容哉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不復能有人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此言使人畏也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氣侵人又何所逃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然二

氣何能害人心爲之主存心於薄則有以相召也此言自取損也

谿刻者當勒之座右○人畏其傷者志也自召其害者心也可知渾漠者之足貴矣

道句通其分也分則有畛域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其成也毀也成處即是毀處言道無成毀之分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既分則多方求備所惡乎以備者其有以備本不須備而馳騖營心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心神外馳不已死期近矣出而得是謂得死以外馳爲有得何得乎但得死耳哂之也滅而有實眞神已滅而但有形骸鬼之一也與鬼何異○以上深言馳有之害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斂迹同虛紛擾絕矣出無本道無體也入無竅道無隙也有實而無乎處有實理而無方所有長而無乎本剽有長久而無首尾始終之端剽末也無本剽無本末首尾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上下四方不可指其一處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古往今來不可得其始終二字妙解不煩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

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有不能生）必出乎無有（必生於無）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并無有二字亦無之乃眾妙所在也）故聖人藏焉以上深言斂無之妙馳心於有者墮乎鬼趣斂神於無者得其天門分別兩種與人看最深微亦最明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是一等人）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弱喪）以死爲反也（反歸）是以分矣（此已分生死又是一等人）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同已）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此又貫穿生死又是一等人○凡三樣人）是三者雖異公族也（言同一大宗蓋同宗乎道也）昭景也（此二族是著其所戴之先人爲氏）甲氏也（此一族是著其所封之邑爲氏）著封也三說皆能見道異派同源也設喻處先說公族也後找出三（三族之著氏各別然皆爲楚公族無二本也）

族煞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有生黬也有生皆出於闇穆如畚底一抹是黑有何彼此分別黬音養畚底黑也披然分散貌曰移是忽爾分散人各曰造化移而在此矣此立我之異見也嘗言移是試言其狀非所言也本不足言雖然不可知者也烏知不可一言乎○故作三折臘者之有脃音皮牛肚也胲音該頰之下可散棄也而不可散也膍胲乃牛身之微物而臘祭時畢陳之以見牲之全體是可散棄而不可散棄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卧處也乃室之小者而觀室者必適焉亦小者不棄之義○兩喻參差頓挫皆比不足言者亦可言也欲言移是先作如許淡蕩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舉之則可試言之是以生爲本以已之生據爲根本以知爲師以已之知恃爲師資因是乘是非因此相乘而日起是非果有名實如確有名實之可爭因以已爲質凡事以已身爲主使人以已爲節欲人皆從已以成已所守因以死償節且自以死守之若然者以用爲知智以不用爲愚以徹通也爲名以窮爲辱皆生於見有已也移是今之人也古人渾同不如此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其卑見與微虫小鳥何異蜩與鷽鳩同而

人又與之同故用兩同字也

人生渾同耳分異之見只是規規爲己寫來可付一笑說得與蟲鳥一般眞看破世相也

蹍音碾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辭謝以放肆自引罪兄則以嫗蹍兄足則不必辭謝引罪但煦嫗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是父母則知其恕已并不必煦嫗可見道以相忘爲至也故曰至禮有不人視人即已至義不物待物無別至知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不須以金爲質○可見道以相忘爲至也

道愈進則形迹愈忘世人何故趨其下者

徹同撤志之勃動也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應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如目斜視一方所見者不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善法天道而拙乎人未能自晦夫工乎天而俍同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蟲自安於蟲也能天不知工天也全人惡天惡有工天之名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有天之名且惡之況自己分天分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弧矢之威取之耳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若雀適於寬大又何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尹與奚所好在焉故也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拸音恥拽也畫外非譽也拸畫未得確解郭象云畫所以飾容也刖者之形已殘不復以好醜在懷

故拯而棄之也姑存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胥靡賤囚無賴於生故不懼死人心能盡如二者之相忘豈可得而籠之耶

夫復謵謵不餽一作愧言反復循習無可愧之行大率此句未得確解而忘人無可愧而能相忘於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能忘人則純乎天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句讀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而應斯當也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南華經解卷二十三終

藏書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徐無鬼

徐無鬼魏處士因女商魏臣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上聲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牽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凝然上視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者已也若亡其有已也一神凝之至不知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佚（卹佚神驚不測貌佚俗本作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乎吾所以說（稅）吾君者橫說（稅）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去聲）說（稅）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稅）吾君使吾君說（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接口一喻）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畧頓）夫逃虛空者藜藿柱（塞也）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逃者乃踉蹌而位處乎其空地）聞人足音跫然（行步聲）而喜矣（比見似人者又進一層）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況聞親人口聲其喜又當何如）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夫眞人所固有但爲物累迷喪耳今以眞人之言謦欬其側不啻遇至戚矣烏得不悅○若亡其一若喪其一眞人之言

也以人論之即是嗒然似喪其耦之言矣○流人一喻喜字引端未竟緊接逃虛一喻透出兄弟親戚一轉其喜乃更不可禁武侯大悅之故如鏡花水月不言自喻矣眞言沁心非至戚感心不能寫其親切妙喻

以狗馬之眞動人之眞是從武侯之所好通之○物慾奪舍眞性蕩失與流人逃人何異偶一感觸眞言如遇故戚不覺欣快矣讀此曷勝慨然流人逃人是喻性之散失在外不是喻人勿悞讀之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同擯棄也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天地之生人皆同耳登高貴不可以爲長居下賤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形雖得養心神當有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同物而惡姦自私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冰鑑之至言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凡有心要成一好事成一不好事皆落形迹器者形迹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有心欲爲則近於僞形固造形既落形迹從此生事成固有伐成於此則傷於彼變固外戰既生事又有傷自生變矣已將日與物鬬君必無盛鶴列陣名於麗譙門樓喻近處之間無徒步兵驥騎兵於錙壇祭壇喻密處之宮二句喻言勿動心兵也人心一與物鬬則一腔內皆置陣興兵爭奪之境矣無藏逆於得無藏億逆之心於貪得有所貪得心兵故動此句乃二句之根也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有何好處勝之惡乎在世事皆虛勝在那裏君若勿已矣當作勿若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存誠順應則民已脫於死亡矣何待偃兵哉

欲愛民而爲義偃兵是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爭勝無鬼止勸他勿動心兵存誠順應舉世大和惡用偃兵哉眞天德王道之言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成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襄城寓名也蓋襄除也詩玁狁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卽謂廣漠之野也七聖遊方之內者故至此皆迷看下文童子有瞀病而長者教之遊此可知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野固童子心地也牧馬又存後案問塗焉曰若汝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汝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妙眞境眞人惟童子能知之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目前之境卽襄成之野也相忘於廣漠而天下自治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瞀音茂目眩也遊於方內斯有瞀病矣○童子又自言少時喻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有長者厚德之稱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妙與日俱往即放於日新也與日俱往而遊於無城府之野所以治瞽病者工矣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已盡爲天下之道矣下面害馬一喻因帝固問不得已而應之猶幾乎贅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止是除害更無相加之法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至襄城之野而七聖皆迷七聖未能爲童子故也能爲童子則身在此野中豈有不識眞境眞人之患哉天下同宥於此野中便更用爲字不著故曰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正是現前指點索解人不得又增牧馬一喻然於馬無可加只須去其害馬則仍是無所事之旨非有益也○特訪大隗却止

遇童子童子之與大隗是一是二見童子可不見大隗矣見童子已眞見大隗矣妙妙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進境耳如此一段憑虛結撰可惜從來昧却

知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凌厲誚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三種人是一樣敘法先一束招世招搖動人之士興朝圖仕於朝興言起而在朝中民庸人之士榮官以官爵爲榮筋力之士矜難多力故以禦難自矜勇敢之士奮患負氣故遇患則奮兵革之士樂戰久於行陣樂試所習枯槁之士宿名留意高名法律之士廣治欲展治法禮教之士敬容修飾禮貌仁義之士貴際重在交際○九種人又一樣敘法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非其業之所在意氣有所不注焉則不來親比兩種人又一樣敘法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得所藉則精神鼓舞兩種人又一樣敘法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出眾爲尤則夸者悲失所素恃不免憂悲

兩種人又一樣叙法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附勢小人喜爲變詐遭際見用則乘勢以逞其機械拔養生事一種人又一樣叙法此須比於歲皆隨時相逐不物於易者也各囿於一物不能相易者也是倒裝句法與上文皆囿於物者也句是一樣意思○將十六種人又一束馳其形性淫汨沒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四句又作總束○止兩字一嘆

一筆寫出十九種人情溺於所向各不自禁波靡一生無由拔脚眞覺可哂可涕○句調參差錯換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無的而中便爲善射則皆羿矣可乎○借皆羿引下皆堯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亦自是者故以爲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龍也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乘惠子答應即轉一語打進既可皆堯便無獨是矣魯遽帶一語引起文法最逸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不煩火也極寒之時鼎可自熱而夏造冰矣極暑之時冰可立成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二氣不難相召也遽以弟子所能爲非道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弟子言氣之相召者遽示以音之相動者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異地鼓之而宮角相應律無弗同此魯遽所自謂是道者也○舉宮角以該五音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居已此莊子駁魯遽之道未足爲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爲宮今所改一弦便爲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間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正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誇其弟子自謂精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見在人則見以爲非在已則見以爲是究之相等耳○此等非知音者不解何怪舊註之夢夢且若是者邪惠子與四人各是所是而究無公是毋乃如魯遽邪我一句應轉或者若魯遽句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壓也以聲名譽而未始吾非也則奚

若矣言四家皆以我爲是則何如矣蓋因上文莊子言都差不多此惠子自矜已終是也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蹢與躑同蹢子足殘而行步蹢躅之子齊人殘其子足使蹢躅於宋爲彼閽人以爲閽不須完人故也○可謂不愛其子矣其求鈃音肩鐘也以束縛鈃鐘長頸小鐘也束縛之恐鐘損也○可謂能愛鐘矣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唐喪也蓋唐有荒唐無著之義故可作喪亡字用也唐子者流喪之子求之未始出域不急於求也○可謂不愛其子矣有遺類矣愛子不如愛鐘豈非於推類之道有遺乎而齊人不自知其非也喻惠子與四子正相類耳乃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其與齊人之用心等耳○將不愛子變作兩意將愛鐘夾在中間皆故爲此錯落跌宕之句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同麗於岑音隱岸也而足以造於怨也又就蹢閽上變出楚人一喻出奇無窮言楚人之蹢閽而寄於舟者忘舟人載之之德乃於無人時與之鬬殊不知此時舟尚未曾著岸則正少舟人不得而乃與之鬬則徒足造怨而已何益乎喻言學者先須師長之力既乃與之角辯殊不知已尚未曾登道岸徒開罪而已此蓋莊子自占地步深斥惠子也

魯遽一喻如許佶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止明自是者究竟與人不

遠耳齊人一喻如許佶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止明人之用心不自見其非耳楚人一喻如許佶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止明學尚未至輕與長者爭辯耳眞是鬼神於文略略搖筆便令人目眩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音惡白土漫塗也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匠人名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捷也聽任手也而斲之盡堊而不傷寫得妙絕郢人立不失容妙絕無端一喻使人未測所謂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可謂好奇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者施技之地也郢人是也逗意止此一句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之言矣

鍾期死伯牙不復彈郢人死匠石不復斲惠施死莊子無與言嗚呼人生在世雖挾絕技又惡可以獨適乎哉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下病字言危也可不謂云言不可復

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子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比數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亦逆意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畔此處漏一不字也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汎愛眾故在己下者不見德而亦不忍畔之愧不若黃帝故上忘而哀不已若者故下不畔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可

隰朋幾乎合道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驚懼貌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狙才敏捷足以應給搏捷

矢能接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見執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便捷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甘困苦也辭顯就韜晦也三年而國人稱之

狙以見巧速禍古今網罟中人大率皆狙類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勇於進德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君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為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逐外喪真吾又悲夫悲人者亦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亦自喪也

凡有一念累心即同自喪其後而日遠矣久之累心盡遣乃今有此稿骸死灰之象也起手與齊物論所引略同顏成子即顏成子游也下文則甚明淺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蓋會之際正乞言寤道時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上用言字挑此故用數言字播弄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不須言也孫叔敖甘寢高卧兼羽文舞而郢人投兵不言而甚有言之具即不言之言也○二子導孔子言孔子就二子當身指點謂子大夫皆有不言之教何獨丘而在於言乎斗用隱語煞住峭絕彼像之謂不道之道此孔子之謂不言之辯故德德猶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以名相標凶德也故

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無所營求而無所不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喪不以物易己也（己貴於物故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不費心於揣摩）大人之誠（彼之以下莊子發明也）

就仲尼不貴言處推而廣之大道之無爲明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俗作閫）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識之而

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之祥梱者盡於酒肉之間夫酒肉固入於鼻口矣若所以致此者必有故汝不知也○特用酒肉鼻口字寫得鄙陋不堪吾未嘗爲牧而牂牧羊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室東北隅若汝勿怪驚異何邪分明化詩經不狩不獵二句而用意各妙○不求之而得豈不深可怪異乎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順天自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地自養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凡此十句是與子修道毫未嘗有干祿之行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然者居然也今居然得飲食之報是不牧而牂生不田而鶉生矣是可怪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此事之常也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則非己所致近於天危我家乎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趣話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

而終渠公當是齊君或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爲閙者也故曰與國君同食也九方歅之言與子綦之言一齊都驗令人絶倒

無怪行而有怪徵則爲不祥常訝今之酒肉一生安享富貴者豈以其本有怪行便得無事邪嗚呼非分之福子綦之子猶不能以全受況下此者乎徵子綦一番至論誰爲於炎熱中映之冰壺者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有物之意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即重利盜跖意禽貪如禽仁者之貪得猶言貪漁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覛也覛同瞥暫過目也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不矜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物各有情欲一以我之仁義之見治之所遺多矣譬猶一覘妙妙

有暖姝者溫柔妖媚有濡需者因循偷安有卷婁者拘攣劬瘁○劈下三句甚奇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不知其孤陋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爲境所囿此其所爲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童土

不毛之土曰冀得其來之澤冀人來歸舜則瘠土成沃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自取勤苦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眾雖至而已則不與親比不比則不利也不與親比則人亦不以爲利而就之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猶融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就卷婁句拖發一段正論

三樣色目甚新不是好爲尖巧止是鄙夷俗學耳

於蟻棄知蟻猶有知也於魚得計魚則相忘矣於羊棄意羊猶有意也以目視目無所視以耳聽耳無所聽以心復心無用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循者與變推移○諸本俱作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惟王元澤本如此從之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之字當作人字不以人入天任自然不貴有心也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未嘗執定得失各隨其時藥也插喻其實堇也烏頭桔梗也雞廱雍也芡實豕零也豨苓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藥有

君臣佐使各因症候以一件爲君其詳不可枚舉得失之各因其時與此正同故眞人不執也

首三句影意甚奇下面接得明切總是要無心耳天下之理有心則滯眞人一味圓通無礙時爲帝一喻誠妙論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明於謀國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全身故曰鴟目有所適能夜而不能晝鶴脛有所節能長而不能短解之也則悲偏成於性故也○此見有所能者必有所拙未能無所不可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吹曬能令水耗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其字當作有字攖也恃源而往者也風日一過且有損今即使守定在此而河亦不覺其相攖者以恃源而往水自不損故也○此見其本全者則無所不可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定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三者皆自然相附故定也故目之於明也始耳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殉也始凡能外有所能也其於府內腑也始四者皆役於外以見所長故危也始之成也不給改猶不及改禍之

長也茲萃日積也其反也緣功欲反自然須循學力其果也待久即果於自克亦待日久言敗之速救之難也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人猶自貴所能不知其殆之難救可悲也故有亡國戮民無已已受禍而猶矜能不已不知問是也不知審問於是故也

凡外見所能者皆內有不足者也內有不足則損之者至矣恃源而往斯物莫能傷學道人須討得源頭所在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音輦而後善博也足之踐地無多必恃所不踐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博達也舉此以況下知之不貴竭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必有不盡之知然後天真不鑿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知此等處方爲眞知其他之知見何足云大一通之大陰解之解紛擾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盡淨之中而有天倪循變之際而有覺照寘有樞寘默之地而有樞要始有彼太始之地而有彼端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之悟其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無心之知）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欲問此道）不可以有崖（道無端也）而不可以無崖（道又非無端也）頡滑有實（頡滑不可係執而確有實理）古今不代（同貸）而不可以虧（古今不相借貸而又無少虧欠）則不可謂有大揚搉乎（如此言道可不問同謂大闡其趣乎）闔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何不考問乎此而坐守其惑為）以不惑（我解惑人）解惑（人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天下猶可同明此道）

接上一段推言之人皆恃其知見欲以窮盡天下聰明日費而天眞愈喪豈知不知之際有道在乎故知須得其大者而小知不足務也乃大知正妙於不用知悟此則於道奚惑之有

南華經解卷二十四終

藏書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則陽

則陽彭陽之字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復求果薦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陸引一人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音觸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以此爲安居也陸引公閱休及詳之乃是如此人物令求薦者失笑○忽頓住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故意巧陪一句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知不自許句以之神其交自無期許之骨而委婉以妙乎交人之術夷節不責求薦者止將薦者之人品鄙薄一番敲弓驚絃最嚴最冷○又頓住夫凍者假衣於春病在凍者且譏評德也喪此段又顛倒昏冥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不知熱之可畏暍者反冬乎冷風病在暍者不知寒之可畏暍音謁中暑病也反於冬而樂向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二句言楚王暴虐畏暴厲非此二樣人孰敢攖其鋒乎今彭陽欲使已干楚王是病在貪富貴者不知暴厲之可畏也喻意甚明舊解此等處俱不知所謂況其他乎○此段上排夷節下渡閱休然貪病昏顛已當面賜教彭陽矣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爲卑牧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物偕適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使人於已不啻父子之相親甚言其飲人以和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者乃可不畏暴厲之意也須知止是旁意詳後大註彼指公閱休其字助語辭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忽接入公閱休有化人之德而歸居江山乃閒其所施而不用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者且欲輕犯暴厲以貪富貴有其德而甯甘退閒豈不與人心相去之遠乎故曰待公閱休言公閱休有化人之德楚王之暴須待他去進譚前言我不若公閱休爲此故

也○看他口說待公閱休實在將公閱休之抱德高閒敷陳一番與彭陽之干進對照使他立刻冰冷勝似一場搶白也

彭陽求他薦剡卽開口說我不若公閱休將謂閱休不知是何等巧宦人及寫來却分外清高便輕輕頓住接手便轉說吾又不若夷節將謂夷節與公閱休定是一例人及寫來却甚可鄙薄又輕輕頓住劈入凍者一段不知是譏彈夷節不知是譏彈彭陽使聽者自家理會干進已是大病況干進於暴主之前豈非病昏而然乎除非是佞人以術迎之除非是正德以道化之二者之外彭陽固斷不宜干他人亦斷不敢薦也佞人一邊固不足道其實有上面一番鄙薄已暗使夷節承當了去正德一邊將聖人一段申寫便忽用彼其數句接入公閱休分明是先將彭陽提佞人後將閱休承正德中間佞人正德便如連環之鎖絕妙章法變化也寫公閱休有

兩意寫他盛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閒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遠是正意大約俱作閃爍透射之筆似乎蘊藉實在嚴冷之至也曲折間鋒芒刺人是一篇妙絕國策文字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綢繆事理轇轕處也聖人能達之周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性之也復命靜也搖作動也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所謂不知其然也而人則以爲非聖人不能耳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世人心用憂知慮之少而所行究竟無多時命所限莫如之何豈若聖人天然之妙哉生而美者插喻人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之故曰人與之鑑不告而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寫美貌人自家只是渾渾然妙妙其可喜也終無已惟其渾忘故其美常在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亦常好之性也惟性成故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不告則不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惟其渾忘故德常在）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成故也）

凡出於性者自然渾忘自然可久將美人襯聖德取譬甚妙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以故鄉喻本性）雖使丘陵草木之緡（音吻）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緡與脗同脗合也雖丘陵草木之合蔽舊鄉者十分有九望之猶自暢然喻物累之入心者雖多偶見本性猶自欣快也本以丘陵草木喻物累故不覺下一入字）況見見聞聞者也（況見所得見聞所得聞親遇本性其快又當何如○下喻言之）以十仞之臺縣（同懸）衆間者也（其超然物表如一塵不染暢快無比誰得蔽之者乎○譬喻陡住）

與徐無鬼之論同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之義妙妙圓轉無定而莫非此中所以隨在自成若直言之便是時中二字）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形容環中）闔嘗舍之（闔同曷無時離中此冉相氏合中之妙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天即自然之中道也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有心名爲師天則不得師天究歸於逐物矣其以爲事也若之何此有心事此者今且如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無心如此與世偕行而不替日與世伍而中無間斷所行之備而不洫消也所行博備而中不消鑠○得中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特分兩等人與人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司御門尹官名登恆或是有道人耶似是說湯任名職須登恆爲師以化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從師貴不囿於師乃可得環中隨成之道上文師天而不得師者是囿於師也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若爲之而立一主名曰我今師天則因此便滋出許多嬴餘之法上文與物皆徇是也如此則先滯於名繼滯於法是得其兩見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本欲求中反滋紛擾將何以化之仲尼贊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盡慮也須以此爲師而化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上句興下句絕妙古謠歲者日所積也若除去日子更何有歲外者內所形也若內先無得更何有外可見環中者內必無心以握樞故外能隨成以任化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若一落名相內先亡矣外何能合道哉

此段最爲奧澁姑以意疏之司御登恇俱無可考

魏瑩（梁惠王）與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犀首名）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焦苦也）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齊將）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蘇秦）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罪人爲役夫者）人之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去聲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胥靡尙惜已築之城犀首乃欲傾可王之基是亂人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營心於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則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況騁怨乎）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華子求道之言故引戴晉人見之）於王戴晉人有道者也此處亦徑可直出晉人妙論却故借惠子一層爲上文添波戴晉人曰有所謂蝸

音瓜者君知之乎曰然君應之下文又晉人言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觸者爭也蠻者蠢也寓意爭競無知也即二國名意已了然可知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地也尸數也旬日也皆二氏自見其然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以遊心無窮者而反視海內相通之境眇然似有似無君知之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魏都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此時回想刺客騁怨眞可失笑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音鶴吹聲吹劍首者吷音血細聲而已矣管孔稍大吹之猶有鶴然一聲劍首之環孔甚小吹之吷然氣過無甚聲可聞也取喻雋甚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其細曾不足聞

一層進似一層如雲之冉冉而起至晉人所云則海濶天空開人無限識量矣晉人之論既妙又得惠子末後一番縯染愈見其妙也○高道堯舜譬猶一吷絕頂大言出之輕妙李太白詩云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從此脫去已是第二蟹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升屋之極蓋覆屋也）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稯音總同穗禾聚束也當是指其束草覆屋因問此何如人也）仲尼曰是聖人僕（猶徒）也是自埋（猶隱）於民自藏於畔（田間）其聲銷（逃名）其志無窮（志大）其口雖言心未嘗言（忘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違俗）是陸沉者也（不消避人避世而已成隱遁如無水而自沉也奇語）是其市南宜僚邪（夫子素聞其人○連用四是字津津然若不勝口）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才知）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爲丘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又四押也字）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

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言僚必避去）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避）

陸沉二字人往往誤用須詳此處取義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年來變齊（變而齊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以馳騖衆事）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芽孽）爲性萑葦（叢生蔽性如禾之稊稗即孟子茅塞之意）蒹葭（即上萑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亂也）吾性（欲惡既萌與官形表裏相助而因以亂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便濁也）是也（眞性亂則和氣傷而諸病作矣）

鹵莽滅裂之病爲千古學人烱鑑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皆如此而已）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罪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予乎予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離同罹）之（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且盡罹於罪子其先焉者也）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又言不是為盜乎不是為殺人乎詢其罪所坐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咎於上之人之陷之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一形（猶人）有失其形猶生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故隱其事而以不識者為愚）大為難而罪不敢（大為所難而以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而罰不勝（過重其任而於不勝者加罰）遠其塗而誅不至（遠其限程而於不至者加誅）○四句寫盡末世煩苛不情民至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蓋上行下效耳）夫力不足則偽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悠然惻然言不能徒責之民也單明盜一句而罪僞兩句可知

曾子語陽膚一節古今以爲至痛此又詳切陳之勝於監門之哭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不囿於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德與日俱新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再進一年必又以今爲非則今所謂是不且同於昔之非乎見道之無窮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知恃其所不知者纔是眞知夫知之所不知者上二句所言莫見者是也可不謂大疑惑也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不知之理古今孰能外之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贊無所逃之言必然無疑也

大道無窮方見爲是者旋見爲非然則人之知何足據乎不

知之地大本在焉欲索解人惟伯玉之與年俱化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交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亦曰靈有美惡兩義故審之大弢曰是此謚因是此人也言正如子所言因公之爲人而謚之○此主惡一邊說靈字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器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摶幣而扶翼史鰌奉御物而進公之處所公使人代捧所奉幣又使人扶翼之蓋敬其賢也其慢淫恣若彼之甚也三妻同浴見賢人若此其肅也致敬史鰌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此兼美惡說靈字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同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二句銘語蓋舊藏之家言子孫不足憑恃故靈公得奪此冢也里字與上子字叶古稱窀穸爲蒿里俗本作埋字非是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即石槨所銘公謚已定於未生之前二子紛紛辨美惡豈知凡事皆出於天然乎

諸侯一謚何與大事猶且天先定之天下何事更須人爲乎故有道者一任自然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今說其丘某里如何是合言其風俗也合異以爲同合十百爲丘里散同以爲異散丘里爲十百○天下之理皆如此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妙喻散指馬之百體不得便爲馬也而馬現在當前者合此百體而立之則爲馬矣可見合異爲同方能見道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殊途同歸大人之學也老子亦曰公乃王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心爲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存主而無偏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矩行爲天下達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矩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賜則私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材一本缺殊材字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道渾同不得而名○以上三句況此

一句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道妙如此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言私執不得禍福滔滔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禍福渾然互爲倚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若殉已情未免異向豈知期必者反不可必乎面向也正期也如孟子而勿正之正○六句見始終變化無定不可執異也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材不同而同歸於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而同生於壇丘里之言是合異爲同如此而已○皆言合異爲同也此之謂丘里之言丘里之言

天下萬事萬物萬變萬化其異非巧歷所能數然同是道而已看不破則絲分縷析各據而未有已看得破則一以貫之而已借丘里之言發出渾同之道可謂即小悟大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名之爲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於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此設一喻以見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道爲天地

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爲無偶也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譬如萬物的萬字是不可數而約畧號之便於稱謂耳若道之大更無從指稱故亦借一道字約畧號之者耳豈眞如一件物事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既有道之名便不可與無名比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

道德經開口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讀此一段便是其透徹註解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疑不可名爲道則萬物以何爲本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同矯起雌雄片同胖合於是庸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猶相成此名實之可紀精精微之可志也隨序四時之相理橋運五行橋所以續道者五行之運相續故曰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以上云云不過極盡物態而已覩道

之人不隨猶追究也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知其無端在其自然也此議之所止鳥可妄言萬物起於何處哉

道之循環無端不可得其終不可得其始也若欲窮究所起便是以有端測之矣故但言循環之妙此外無容擬議也

少知曰季真人名之莫為莫之為言無有主也接子人名之或使或使之言有為主也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誰正得其實孰偏於其理孰偏執於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者不能以意度其所將為又不能意欲為之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斯剖開也詩斧以斯之是也一鳴一吠倘不能明其所以然則細細斯析將去小至莫破大至莫載豈可復容言讀意測耶或之使則實莫為則虛兩說猶著於物累二終是立言之過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皆免於物而終以為過說實則是物之所處也無名無實在物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此或使之說之過也

之虛說虛則是物落空也此莫爲之說之過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抵可以言讀可以意測者以之言道愈疏遠也未生不可忌猶禁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此所以不容以意言測也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二說乃開後人疑端吾觀之本其往無窮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何始也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知何終也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唯泯於無言斯合乎物理耳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今此二說皆言之所從茲者是未免著於物也道不可有不可有言有不可無一有便不能無矣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字之曰道乃借爲稱呼豈眞有名可言哉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二說既未免著於物安能及大方家哉言而足悟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迷者則終日言而盡物道足者物不足者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悟與不悟俱不在言默之間也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離乎言默以求道此至論也

季眞之言虛虛則是物自爲物也接子之言實實則是有物

爲主也此二家皆未免於物終不是道也道者有而實無無而實有一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也○此四段皆擬爲問答一段深似一段少知寓言少所知之人也太公調曰寓言公共無私見與道相調合也

南華經解卷二十五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外物

外物不可必（立一句作冒）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善不可爲）惡來死桀紂亡（惡不可爲○善惡均於被禍不可必一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主欲忠臣而忠遭主戮不必二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親欲子孝而孝被親疑不可必三也）木與木相摩則然（然俗作燃）金與火相守則流（相克同類之火）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同駭駭動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五句空中之火○一火之患舉之便有三樣不可必四也○看他四段小文字各極參差挫宕之妙○此段獨以火言者爲下文心火引子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外物不可必如此而已）

人之用心則有不能自釋者兩陷指下利害兩端害固害也利亦有害也故憂兩陷而莫逃也有字一提一氣直至利害二句

蠪蜳音陳敦不安貌**不得成**不安則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懸**於天地之間慰暋**音昏**沉屯**皆心下煩鬱貌**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兩端交戰焦火內熾○上四句皆形容憂心直趕至此二句言總因利害兩端交戰而生火也**眾人焚和**嘆世人盡皆如上文生火焚身中和氣**月固不勝火**月者喻清明本性也又何堪火之燔灼乎**於是乎有僓**同頹**然而道盡**氣與性俱受火傷於是乎頹然隳壞天理盡而生機熄矣嗚呼古今萬萬人未有不死於焚灼中者也止三句便道盡了無常孽相哀哉

寫不可必作四層頓挫讀之鏗然璆然寫憂心生火至今讀之猶有煙氣寫熾火之後未幾灰燼令普天下一齊下淚○同在不可必中眾人處之不啻地獄不知既明言外物不可必矣憂他又有何用可見古今惟學道人最討便宜落得此一團和氣一片明心清風朗月猶夷受用生時星火不犯死後倒得個薪盡火傳何至終日煎熬未幾僓盡哉此莊子言

外意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字言如此便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一喻陡住正意不消更找最有餘韻舊解曰人之於道譬如魚之於水不可須臾離苟自喪失而緩緩求濟於外來豈有及哉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大黑綸也五十犗音介犍牛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同陷沒而

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燀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猶剖）而腊之（腊之爲乾脯也）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輇同詮評品也）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小綸）趨灌瀆（小水）守鯢鮒（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餙小說以干縣令（懸令猶賞格也）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於經世亦遠矣（鎖一句）

小具不足以大獲猶小材不能得大道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問天將明發冢事何如也）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指死者）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笑其貪吝也○又歌詩以譏死者是個儒者做事絕倒）接其鬢摩（音葉按也）其顪（音誨頤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開也）其頰（四句皆儒侵死者也將儒以二字押在中間倩甚）無傷口中珠（手方取之口又致愼寫得好笑）

所事者詩禮而爲發冢之行甚言僞儒之托斯文而蹈穢行也末學之不足恃如此○摹寫師弟相爲謀利以貪鄙行殘忍以殘忍成貪鄙讀之使人噴飯○詩譏死者甚妙然今日公又何爲耶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採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上身長）而趨（同促）下（下身短）末（頭也）僂（短貌頭短也）而後耳（對不見耳）視若營四海（營自憂也）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矜持之行）與汝容知（智慧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慼然改容而問曰業（學）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傲然輕於貽禍言仲尼知憂一世不知流害萬世也甚見矜知之人不足治世）抑（轉詰之）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將爲貧而爲此欲求售耶抑智不及照耶）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庸人）之行進（務此）焉耳（施惡以博人歡而傲世乃行之醜者惟庸人或務此耳）相引以名（外煽

聲相結以隱（丙要人心）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堯正能引名結隱者桀反此故一譽之一非之不知其無當於道也）反覆無非傷也動（妄動）無非邪也如此（其患）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不得已而應故每有成功）何不法之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何故終身載此矜知以行耶句法峭逸）

視若營四海便是等事去做躊躇以興事則感而後應而已

借重夫子以警世人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主也）路（淵名）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魚（者余且音趄人名）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每占必鑽龜凡占七十二次皆驗也）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二句推類寄慨雖有至知智萬人謀之恐明有所不到也魚不畏網暗於大而畏鵜鶘明於小去小知智而大知智明去善不自恃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同碩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神龜昧於全身則雖七十二鑽之智皆小智耳與魚何異此可爲多智者鑑也若嬰兒之無知而有良能其學道者之師與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下也掘也之至一作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與徐無鬼篇恃其所不蹍意同此更醒目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能自適則竟適矣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能自適則竟不適矣夫流遁之志甘於逐物者是一等人決絕之行果於棄世者又是一等人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漢二者皆非有道所爲覆墜而不反決絕者火馳而不顧流遁者雖相與爲君臣句時也盛世則貴決絕者而賤流遁者衰世則反是是相與爲君臣各因其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盛衰之世更易一番則二者等耳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不留意行此非至知厚德之任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則意有畸向皆小儒之見耳且古人今人同逐波流又何偏尚乎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教固不狥而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分別於彼此至人環中之妙不爲流遁之卑靡亦不爲決絕之高蹈所以逍遙自適而無一念之累眞能遊者也

并好高尊古一念總是偏係之累一概不著方爲能遊想莊

子眼如海蠙胸似霄空目徹也通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同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喉塞哽而不止則跲音蹇相腾踐也跲則害眾生四句總由壅字之害物之有知者恃息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不得中和也用堯典以殷仲春殷宇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竅以通息天之穿於人身無止歇時人則顧塞其竇乃人反以嗜慾塞其通天之竇耳胞有重閬閬空曠也胞膜中有重重空曠之處心有天遊再進而心必有閒處以適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勃谿逼塞相乘也蓋勃爭也谿空也爭踐空處也謂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無閒適處則六根用事而奪性○一反見人塞之害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妙論至論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神明不勝故也二句罕譬而喻康樂諸公當深自負慚天下妙用都在空處涉世者悟此則遊刃有餘內養家悟此

則白日飛舉然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亦可知無用之用也

德溢乎名德之溢外由於名彰名溢乎暴名之溢外由於表暴謀稽乎誸音賢急也急而後考謀知智出乎爭爭而後騁智柴生乎守梗塞生於執一官事果猶滯意乎眾宜管事多也職任滯於出位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用銚鎒之功逆物之自然之生者過半而人不知到同倒

此節皆言有爲則傷自然之德

靜默一作然非可以補病靜默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也眥音恣目際媺音血滅也可以休老眥媺蓋養生之術按眞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又披媺皺紋可以沐浴老容故曰眥媺可以休老也出筆乘甯可以止遽甯定則心閒泰可以止迫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姑教勞者以自息之方耳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本能佚者不事此故不問○一轉將上三句撤過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

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駭同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四層皆甚言所造深者不屑爲其淺也

首三句養生家奉爲金針今都置不思逍然精微處却仍不曾找破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居喪毀瘠爵爲官師旌其孝行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襲官師之迹而加甚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同蹲於窾水諸侯弔之弔其苦也他襲由光之迹而加甚也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自投补於河狄又襲他之迹而愈甚也荃魚筌得魚而忘荃蹄兎罥也係其脚故云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喻迹之不貴以況下句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從來後學只是相襲成風所取師者糟粕耳此段爲之去盡宿習

南華經解卷二十六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寓言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隨器摹寫如水在卮則日談者皆是和以天倪者不以已與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托一事以論此事喻藉外言之則易信也親父不爲其子媒薦引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不是我故爲支離因人情難於直陳耳與已同則應不與已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人情如此此所以大半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須寓言也○一段明寓言重言十七所以已止言也是爲耆艾引重一人以比辯者其人蓋前輩也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所重乎耆艾者年高而有道者也若年固先於人而胸無抱負徒以期頤之年稱爲耆者是豈足爲先乎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不能盡人

之道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人字奇猶老朽也此等人何足引重明已所徵皆耆賢也○一段明重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隨事理曼衍所在而寫之於言日出之以消遣歲月也不言則齊理歸於一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不若一概無言言無言一概無言不是喑啞只是言而無言耳終身言未嘗言無一字直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其理已顯也○正卮言之妙也有自根由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此物態之各變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隨器措言不以我與也如是則言猶無言矣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無言之言故可傳久○一段明卮言萬物皆種也皆有種類以不同形相禪各以其類禪於無窮始卒若環循環莫得其倫無端是謂天均此乃天理之均徧無所不在者天均者天倪也數句又特解天倪○天倪即是天均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徧所在因物肖形耳此卮言二字取義之妙也

將一部著書之法標列於此蓋莊子仙才便有此三樣用筆以顛倒古今文人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而學者獨顛倒其中余覽前後註莊者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眩於其變化登迷樓而惘然其路逕也嗚呼南華老仙天機固自崢嶸浩蕩乃明已揭破而猶不能讀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耶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於多知未得爲化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孔子云引孔子雅言夫受才美才乎大本生初復靈以生又能不損其靈慧以生鳴而當律聲爲律言而當法言有物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心能辨直猶但服人之口而已矣有上五句之美才但能服人之口角而已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迕也立定天下之定必不恃其才而使人心服

不敢與我相迕而立乃爲定天下之定理也○孔子雅言如此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此莊子深服不如孔子也

讀此段可知莊子推仰吾夫子之至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變也曰吾及親仕三釜祿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祿多不洎不及奉親也吾心悲此曾子自言心再化之故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懸係其罪乎爲親而仕心無係祿之罪曰既已縣矣已縣係於祿養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縣解者哀樂不能入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一作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透極之論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去世法二年而從不自執三年而通無畛域四年而物化物我五年而來自有得六年而鬼入神來舍七年而天成合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一死生九

年而大妙化不可知生有爲死也有爲則死勸公設爲勸人之語加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也由有爲故也而生陽死爲陰生爲陽也無自也化之自然無爲故也而果然乎轉一語上所勸人者果是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誰是快意者誰是不快意者又惡用分別生死之故哉天有歷數天有氣運地有人據地有方隅吾惡乎求之總不可測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皆極言其不可測以見不如任之也此皆大妙時舟會更進死生一層者也

子游自叙學以年進幾與吾夫子吾十有吾章爭美而年德之變化更提彼何如人者耶

衆罔兩影外微陰問於景同影曰若汝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束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罔兩每有數層故疊稱之奚稍問也稍猶率爾之義言何率爾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雖有影而不自知其然予蜩甲也蛇蛻也隨附乎形有如二物似之而非也然甲與蛻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也得火日之光則影屯聚而顯陰與夜吾代也陰夜無光則影散去而滅如代之休息然○妙語彼句指形也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況罔兩又待影乎彼形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健動也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即一句以明上二句俱不可致詰

罔兩待影影待形形遂能無待邪造化推遷生其中者孰不爲罔兩與影耶讀之消去大半悍氣○與齊物篇一段相似火日陰夜二語便畫盡了影字又彼處所無彼處引喻止取數句又成彼處之妙

陽子居姓陽名我字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邀老子於沛郊至於梁沛郊地名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爾）睢睢（仰目）盱盱（張目皆傲視貌）而誰與居（傲則人遠之）大白若辱（常若有玷）盛德若不足（皆言自謙晦也）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將送也）○一其家公執席二妻執巾櫛三舍者避席四煬者避竈五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以一收五冷妙楊子學謙晦人乃相忘也○特寫此一節事與誰與居一句相映）

有若無實若虛二句此一節便是榜樣○東坡以此篇之終接列御寇爲一篇其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皆僞作欲去之又曰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東坡論四篇之僞確不可易但雜篇既未嘗分章名篇則欲以此篇合列御寇爲一又不必矣今以列御寇仍自爲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則離而附之於末云

南華經解卷二十七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猶何故也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賣漿家致敬先饋其半不敢受價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內之成心積而不化形諜成光形卽洩之而成光儀於外諜乃偵彼事而洩之於此者也以外鎭服人心使人輕乎貴老使人易以尊長敬已而鏊其所患鏊俗櫂字循本云猶釀也蓋櫂乃菹菜肉之通稱蘊菜成櫂有釀字之意也言炫燿如此乃釀禍之本也○櫂俗作齏通俗又作虀非是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列子多字上有無字今從之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二句言萬乘之主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彼自已勞盡將委而責之於我此所謂鼇其所患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贊其能反觀汝處已音以人將保汝矣言汝之爲人但安居人亦將保聚而來親乎汝也○欲深勘列子先下此句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保汝之言果驗寫得有境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豎也杖蹙之乎頤豎杖抵頷蹙言抵而皮皺立有間不言而出賓同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轉筆輕妙而爾焉用之猶此感豫出異也何用此感人懽心自爲表異乎必且有感搖而爾本性一作才非又無謂也若必表異感人止有損無益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無忠告者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巧言相推爲毒耳不足爲藥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既無忠言覺悟汝者而何爲致詰於汝者乎相孰言辨難而詰其誰何也巧者勞而知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則與列子以藥石

也○句法遞如流水歸結在一虛字妙妙

與前篇陽子居一段是一副神理而話機各妙

鄭人緩人名也呻吟誦讀吟哦裘氏之地祇猶止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河水浩大旁潤及於九里一人富貴餘澤及於三族橫插二句喻學問既成自必及人也使其弟墨上二句引此一句緩以學道成儒又使其弟學墨子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溺愛少子也弟習墨翟之教故曰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忿不見功於父其父夢之曰使而爾指父子指弟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楸柏之實矣闔胡皆何也夢中疊語也言成弟學業皆已之功也父何嘗知弟好處既成爲美材矣誰實使之而父乃助彼而忘我乎○皆言緩自負功也以下莊子斷之夫造物者之報猶成人也不報其人不依人事而報其人之天但依天性彼彼有如是之性故使彼故使習彼○然則緩弟之成墨乃弟之天性自宜墨耳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指緩以已爲獨能成就人而懟其父不知弟之性乃出於天也○夢中斥父爲爾是賤其親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譬如齊人穿井據爲已功而捽去飲者亦不知泉之出於天也故

曰今之世皆緩也皆貪天之功以爲已有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稍有一得之能者且不測其能然之故況有道者乎皆言出於天之自然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以不可知者而邀爲已功是遁天而自賊也如緩之忿忿即其刑也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之理不安其所不安人爲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凡物皆各得於天以自成故聖人於天下因其自然而不以我與焉今或不知物之莫外乎天而爲師則以成材爲功爲君則以化物爲功甚且至於爭忿自賊者不可以屈指計也

曰今世皆緩非虛語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與天爲徒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與人爲徒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人姓名泙字平學屠龍於支離益人名單同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以不必之心則爭何由起乎兵者所以爭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以理之未必然者而各必其所偏見則乘爭生矣順於兵故行有求狥於兵爭故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然兵不可恃也小夫之知智不離苞苴竿牘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竿牘古人以竹簡爲書相問遺也○俶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句不知太初見小者不能合大道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虛出於發泄乎太清歸於虛悲哉乎汝爲知智在毫毛噗見小者而不知大窮大窮者無爲自然之理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秦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同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音虢面也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長也（商蓋以驕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癤也）得車一乘詆（音市舌取物也）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極言其以卑汚干澤）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同楨）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羽有自然之文彩飾而畫之則務人巧）從事華辭以支爲旨（不知本）忍性以視（同示）民而不知不信（不知民不信從）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仲尼）宜汝與（仲尼果與汝相宜乎）予頤與（將與之養民乎）誤而可矣（峭句○出於誤則可若認眞恐非宜也）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同示）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勿用）難治也（不足與圖治）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經）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同士）齒之神者勿齒（古商賈不與士齒今施而不忘則有相市之意與商賈正同雖以名爲士而齒之然人之神情終不欲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同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眞人能之離同罹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貌愿謹而志在利益有長若不肖內挾所長貌若不肖有順儇而達貌柔佻而內通事理有堅而縵貌堅剛而內綿弱有緩而釬貌寬緩而內固急釬固金藥也音旱故其就義若渴者進銳其去義若熱退速○以上皆明厚貌深情有如此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易欺故也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易狎故也煩使之而觀其能煩則難理故也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卒則難辨故也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急則易爽故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財易起貪故也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危易改節故也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易亂度故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雜處易淫故也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以上觀人情之法也

深透世故之言

正考父一命而傴背曲再命而僂腰曲三命而俯身伏向地循墻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彼人者一命而呂鉅驕貌竊疑呂字或自字之訛自鉅自大也再命而於車上僊輕狂也三命而名諸父呼伯叔之名驕極也乾恊唐許唐之許由輕天下較之而夫屢命益驕豈相合哉浮淺小人寫來一笑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繫多竅如有睫然賊何如之及其有睫也而內視既有睫則方寸之地伺察多端內視而敗矣紛擾害道矣凶德有五耳目鼻口心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咇音彼其所不爲者也凡心有偏好則訾夫他人之不同爲者咇訾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是以窮自恃故也緣循柔順偃佚伏從困畏不若人諍遜三者俱通達不自足故也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偉達於知者肖憱物達大命者隨順天達小命者遭安遇此二句只算一件六者皆根內而形外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捶也）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逸句）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鏖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偏也）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不應也）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爲之使用小智者唯爲物役而已神者徵之任神理者則無所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用己智入於人溺於人事其功外也則用力逐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經解卷二十八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潁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下

一部大書之後作此洋洋大篇以爲收尾如史記之有自叙一般遡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大冒中分五段隱隱以老子及自已收服諸家接古學眞派末用惠子一段止借以反襯自家而已○其體大其色蒼其致淡超世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所學爲不可加矣

數句提一篇之勢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問○古之道術一篇眼目曰無乎不在答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所原本○又設問聖即神有所生王即明

有所成皆原於一又答
一者道之根也後來老莊都是這個字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第一等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第二等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第三等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見端也於變化謂之聖人第四等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蕭然慈仁謂之君子第五等人○君子止是道之緒餘以法爲分以法度爲分別以名爲表以名號爲表率以操一作參爲驗以所操文書爲徵驗以稽爲決以稽考所操而決事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齒第六等人以此相齒以此爲序也○官職止是刑名之迹以事耕作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第七等人○庶民止是謀生之計
約畧天下有七等人見得治方術者便當取法乎上○上四等人皆原於一者也但推極其至有此等殺耳

古之人其備乎大方之學無所不該是上四等人配神明醅天地醅敦龐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舉而末從也係字妙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又括三句○所謂備者如此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古人之神明不傳而其可見者有三項傳於後○此世史是一項史家所由傳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士人縉紳先生仕人多能明之李奇云縉紳縉字本作搢事君者搢笏於大帶之間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註明六經○此六經又是一項士子所由傳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散數又是一項百家所由傳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一察之明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設譬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又譬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察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去聲神明之容

既設譬又找明文法只覺其逸是故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神外王即明也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方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人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傳至百家去古遠故接來反覆致嘆

精粗一貫本末相該此古人大道之學也乃精微大本不可言傳後學但得其粗者末者以自據則愈趨愈遠矣史家據其典冊士子據其六經百家據其散數嗚呼至於百家尚可言乎其始未嘗不本於古之支流餘裔而濫觴不止分爭乖隔此莊子所以深歎於割裂之禍也○莊子胸中有體用透徹之學所以起處便將神聖明王一問一答此處又點出內聖外王四個字來嗚呼內聖外王之道自伏羲以至孔子又何加焉莊子之談道至矣○此以上段落雖分四節總是全

篇之一大冒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不侈不示奢侈於後世不靡不事靡費於萬物不暉不務光華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處已以約而備世之急應人之窮此儉約勤勞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墨之弟子聞其風而說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大循已見受病處在此二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以爭鬬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博求也求與物同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易朽之木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是拂人之性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是自居於薄也未敗墨子道言我固論之如此亦未足遂廢其教也雖然上一跌又轉故作短折歌而非

歌人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下二句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三句皆言墨子矯强是果類乎果近於人情乎○言雖未敗其道而究之矯强不似人情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恪當作觳卵空也枯瘠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人情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之道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盛土耜掘土之器耒之具而九同糾雜天下之川糾雜使之縱橫相入也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爲三王之首墨子特引之言王道正如此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木履蹻音甲草履爲服二句儉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二句勤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里名勒人名之弟子五侯弟子名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人名己齒人名鄧陵子人名之屬俱誦

墨經而倍譎不同（尤加倍詭譎）相謂別墨（自謂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立說不同）以觭（非彼說）偶（同奇）不忤之辭相應（是一說○奇與偶本別而曰不忤強辯也）以巨子（墨之高弟）爲聖人皆願爲之尸（欲尸祝之）冀得爲其後世（思繼其統）至今不決（絶也其教至今不絶○以上其徒之流派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欲以勤儉風世）則是其行則非也（流於大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相尙）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言亂天下之罪多治天下之功少○此節斷例擒之）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猶天下美士）也將求之不得也（此人雖枯槁句不舍也（人不以枯槁而背之）才士也夫（一轉連贊四句下四也字一夫字津津如不勝口○此節一放一掉尾）

詳列諸家每段先用數語劈空引起下乃舉其人以實之蓋特作峭逸之筆也○此是第一段○墨子已是一偏之教乃其徒又有若干流派道術烏得不裂乎末一轉甚器許墨子

特品之爲才士何等恰稱心地既寬眼界又大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志之無他○此寬柔慈愛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堅又音形尹文聞其風而說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峭作冠似之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以分類宥育爲第一著所以息紛爭而願其安甯也語心之容言心體命之曰心之行猶用以胹合驩胹者蒸煦之意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欲人皆以此心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必欲人聽己也故曰上下見厭人皆厭之而强見也猶强欲自表見斷例擒之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句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言我豈圖自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欲以活民命傲彼救世之士耳○述其辭一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不以爲己之故假借物力）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述其辭二）以禁攻寢兵爲外（外以救世）以情欲寡淺爲內（內以克己）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雖然一轉亦算一放然未句却不甚贊看他各段分寸）

看來宋鈃尹文所涉甚淺亦不甚行於世莊子大半抑之轉放處亦止淡然

公而不黨易（坦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決去係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此坦蕩圓通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說（悅）之齊萬物以爲首（以齊萬物爲第一事）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不能生其分別如下二句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皆用乃徧）教則不至（各任

乃至道則無遺者矣兼包也○此所謂齊也是故愼到先以愼到言之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冷者清其熱汰者去其濁皆脫洒之意以爲道理以此爲道理所在也曰知不知知只如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將少少有知而後亦近於有傷也○到之言如此謑音奚髁音科無任會韻謑髁不正貌蓋圓轉不任職事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椎以自柔拍以應節輐去圭角斷去牽滯皆所以與物宛轉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執是非庶無累也不師知智慮不知前後魏同巍然而已矣不倚知識而獨立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飄風迴還無方若羽之旋羽自空而下則旋轉不定若磨石之隧磨之隧道圓轉而出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問何以能無非無過無罪也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惟無譽則亦無非無過無罪矣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只如土塊無知也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以其無知故也適得怪焉言但見駭於世而已○以上言愼到詳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窢音或以字義推之當是穴內之風或若一至微之至也惡可而言風尙不可得窺況可言乎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同輐斷蒙常自師處反歸人固無復指目之者然蒙猶不免有意於輐斷未合自然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以上言田駢彭蒙甚畧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未合自然也一總斷例擒之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三人皆與聞乎道但不至耳一句掉放

叙愼到詳田駢止一句又學於彭蒙叙彭蒙又止引其師說詳畧之間卽此見彼也斷例斬然甚嚴掉放處又止一句文法甚逸

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此虛玄無爲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名喜字公慶聃弟子老聃

聞其風而說悅之建之以常無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虛空則不毀矣爲實實理關尹曰在己無居己無私主形物自著隨物同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皆無心故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同物則和得焉者失自得則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能而隱於不能爲天下谿處下待輸有而不積也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爲自潔爲天下谷居虛受感應而不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充足貌而有餘故疊一句甚言之其行身也徐安徐也不先故也而不費不先則少事無爲也而笑巧無爲故哂彼巧者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侵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說到老子獨無貶詞莊子意之所宗也○博大眞人絕好品

目世傳關尹係老聃弟子今莊子不見此說且叙之於老聃之上豈傳者未必然乎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同體與神明往與往同運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無不包也莫足以歸又不知所歸宿○此逍遙神化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悅之以謬悠虛遠之說荒唐放曠之言無端崖渾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無所偏黨不以觭同奇見之也觭一端也不以一端自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眞以寓言為廣不可與莊語故托之三樣話說是作書根柢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樂也倪端倪也言不樂見端倪於萬物也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同瑰瑋瓌瑋琦玩也而連犿無傷也犿音翻宛轉貌連犿無傷言連綴宛轉不害文理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猶滑稽可觀看莊子自言其書其辭如此彼其充實多所有不可以已不可窮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開豁深閎而肆放縱其於宗

也可謂稠當作調適而上遂達也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用無窮其來不蛻來無端芒乎昧乎神不可知未之盡者人未有能盡其妙者上既言其本言其宗雖然一轉言其應用又如此蓋自謂體用兼妙也

第五段接叙自已莊子豈自居於諸家之後哉蓋自諸家而遡至於道術之正也一部大書以道術之正自負莊子著作豈特掉弄筆端爲箋箋娛世之辭已哉看他詳述自家措筆之故便明教人以讀之之法矣人猶謂其非堯舜訾孔子固哉○前三段俱於擒斷後用雖然一轉掉放至老子便不用此法至家自雖然一轉却又是披出一層之法即此便是文字變化○太史公謂莊子之學要歸本於老子今看莊子與老聃各列一派又且以已據諸家之巔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此段雖然一轉似謂他體用兼妙便是勝於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

尙有不足蓋其自占地步如此

惠施多方多方術也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厥同聲歷物之意言不中理但逐一歷物忖度其意耳如下所言是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皆不外一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故不可積然却大至千里化之微而博也天與地卑地下有天是迭爲卑山與澤平山上有澤是勢相平日方中方昃由中來方中方昃也則是方昃也故曰方睨也物方生方死死由生兆是方生方死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同異雜也謂之小同異而已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則盡同異則盡異乃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謂之南已無窮而有窮有分際今日適越而昔來知有越時心已先到連環可解也本不相粘何待椎碎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無人知天之盡處則中央烏知不在於人之所謂極北與極南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天地非大我非小○以上乃惠施與人辯之話端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教學辯之士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卵無毛則鳥何自有毛雞三足有足足者郢有天下稱王自大犬可以爲羊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馬有卵無卵馬何自生丁子有尾據筆畫不有尾乎火不熱人皆火食是不熱山出口空谷傳聲輪不蹍地蹍地則何以轉目不見見則何以不自照指不至至則不須指矣至不絕以爲既至不知此外無窮龜長於蛇形短命長矩不方天下自有方非以矩也規不可以爲圓天下自有圓非以規也鑿不圍枘枘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飛鳥之景同影未嘗動也鳥動耳非影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審際狗非犬既以懸蹄者爲犬則狗不得爲犬黃馬驪牛三二色與體爲三白狗黑黑白人所名耳烏知白之不當名爲黑乎孤駒未嘗有母謂之孤則無母矣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不盡取則日日半焉而已何竭之有乎○以上乃天下之辯者所持之話端也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一人公孫龍又一人畧舉辯者之名辯者之徒飾猶蔽人之心易猶亂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聰明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

此其柢根柢也惠施無他長故特與辯士爲奇異存心不過如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謂不强於己也施存雄而無術莊子言施但存此雄心究無學術也南方有倚人偏邪之人焉曰黃繚姓名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猶端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猶宜也弱於德强於物遺內務外其塗隩矣迂曲非大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無用夫充一尙可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豈不可乎何須逐物曰愈貴道幾矣由充一而愈尊夫道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指一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舒放之意而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欲窮響而但尋之於聲欲息影而不知止形皆不知本之喻也

前五段皆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至此段不用此句故知

莊子並不以惠施列於諸家也惠施但恃口談何足名家莊子自叙後附此一段者當時好與莊子辯者惠施也篇末及之一爲致惜一爲致悲乃特爲自已襯尾耳

藏書

南華經解卷二十九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憂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貌后之爲人葆力猶勤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土地人民害所養人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爾雅曰南戴曰爲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君）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書銘（猶契約）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拏取）之則右手廢（斷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甚輕

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惟恐失地○作不了語妙）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麻之有子者）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閉己避去）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糞草）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相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嚴酷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獵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者名說說音悅走句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

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司馬本又作三珪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華山冠縰履縰本韜髮作髻者以黑繒爲之今曰縰履蓋黑履也古人重朱履以黑履爲賤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

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飭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也手足胼胝皮堅也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解見上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絕妙形容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外物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

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得人也

中山公子牟魏公子封於中山謂瞻子魏賢人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國君之門許慎曰天子之兩觀也瞻子曰重生猶尊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不如且順之無惡乎勿傷之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酸上聲米屑也不糝無米屑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凌轢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因此而固窮之道乃見）孔子削然（孤高貌）反琴（復鼓琴也）而弦歌子路扢然（奮舞貌扢音訖）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有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其伯得（自得）乎其首（兩語收有餘韻○司馬彪曰其伯名和周厲王之難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在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王其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於其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汚也）我

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四字恰是伊尹所以能任重所以能五就於桀）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椆音稠水名在補陽）湯又讓瞀光曰知（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修善政）上謀而下行貨（以爵祿誘天下）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言與紂惡一樣）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音傍去聲近也）乎周以塗（汚也）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亢也）行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麤恐爲人所竄易

孫月峰曰此篇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書雖有襲莊列者然不應此篇獨襲之多子瞻調此下四篇皆僞作誠然

南華經解卷三十終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壞人戶樞曰穴而入竊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妙句氣盛也）意如飄風（妙句心浮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御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諂諛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

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悅之此上德也知智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若齊貝麗句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供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此時周祚正未艾而云然故此等篇斷爲後人冒作也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子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同熟論之皆以利感其眞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沈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同罹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稅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令人深省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同無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王荊公曰柳下季魯僖公時人至孔子年八十餘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寓言也○荊公以爲寓言還是就莊子論之今細看其行文粗淺無味別之爲僞無可疑者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修德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獲竊聚之人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衍仁義存焉換去一字少味多矣）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二句恰肖假道學情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言貴於成事不在矯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翟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句）曰（句以下無約字言也）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爾下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趨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其患也子張因堂堂務外而借其名滿苟得託名以苟得而滿其欲也無約託名無拘約而聽於自然之道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有意推崇正道而外富貴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當作挾人

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智）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智）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求在內也）有餘（指德）故辭之秉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眞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也（言求名而不求利則亦徒苦一生耳）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同礙）逆於憑氣（怒氣）若負重行而上（登高）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沮沒）體澤則馮（滿脹）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恃以自雄）可謂辱矣積財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同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劫取）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周備其樓櫓疏總防內賊也）外不敢獨行（防外寇也）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同殫）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托名無止足也知和托名知和平之道也）

二段擬莊子寓言只是粗淺無味

南華經解卷三十一終

国家图书馆藏书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
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
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
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
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去聲）太子
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悅）大王下當大子趙

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瞋目而語（瞋悅）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心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快語）王大說（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音推治也詩敦商之旅孟子使虞敦匠事）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藏書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尖）齊岱爲鍔（刃）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曇劍鼻）韓魏爲鋏（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九句言其體之大）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五句言其製之精）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六句言其用之神）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三句言其效之隆）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鷄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自巡視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言其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孫月峰曰是戰國策士遊談與弋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視彼二篇更淺

南華經解卷三十二終

句曲宣 顗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林名）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支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漁父）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將杖用杖也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發端之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陰也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相侵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

藏書

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功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illegible]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言之謂之佞希意道同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譽不當以敗惡人毀不當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以顏色娛人偷拔其所欲潛引人心中之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經理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智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

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同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跡走愈疾而影不離身影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異同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脩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捆物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爲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也者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變不與人合）不知貴眞祿祿（同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僕從）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四字畫筆）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拏寫又好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畏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同腰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沒湎於禮義者有問矣言已久而鄙樸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以精誠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之淺陋膚漫尤爲可笑不知何人續貂其妄乃至於此

○大抵此四篇敘事弱議論冗其文乃在新序說苑等書之下況可以溷莊子乎且莊子雜篇隨手錯敘不說篇名後人乃摘各篇首二字名之便於分章易覽耳今四篇特立之名既非篇首之字又絕無深義故斷從東坡離而置之篇後非敢妄爲分別也

華經解卷三十三終

南華經解跋

憶道光丙戌予年十六讀九經甫畢即請於塾師讀莊子聞者笑之謂孺子何足知此然意之所嗜弗能已也彼時所見郭注外惟林西仲徐笠山兩家評本郭注名論俊語甚多而不詮文義林徐兩家意主論文於義理少所發明皆私心所未安苦於無可質問正如摘埴索塗螢光自照而已二十以後從事制藝試帖且奔走四方未能專心致力於是三十以後備員河壖官閒事省乃得重理舊業遂屏棄諸家之說涵泳莊子本文務在以已意與古人精神相往來久之似有所得又久之而漸有所悟最後得見竟陵胡繩崖氏所著莊子獨見一書於解莊讀莊之法批卻導窾獨有心得遂益有所啟發因以管見所及細書於上方以備遺忘且將以驗吾學之進退不敢自信爲得也丙

寅春偶於吳門舊書肆見有南華經解鈔本以青蚨數百枚易歸讀之爲句曲宣茂公氏所著既逐句逐字疏解其文義復於每篇之前每節之後暢發所以著書名篇之意標新領異索隱鉤深以神遇以意會不啻起莊叟於九京同堂晤對互相酬荅而開卷逍遙遊至人無已三句所論與鄙見不謀而合夫然而南華眞面目如披雲霧覩青天而末學膚受得此印證亦庶幾循塗守轍不誤於歧趨矣此則宦游數十年一大快事也是年五月攜赴皖江竹莊方伯見而好之亟屬校訂付梓以廣其傳夫道德政事相爲表裏自方伯之爲政也不事操切而吏肅紀綱不廢催科而民安耕鑿四境之內熙熙然皞皞然若忘其爲兵燹之餘者此豈無所挾持而幸致哉莊子不云乎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蓋不必有意學莊而所得有獨深者宜其於此

書有默契也梓既成輒不禁歡喜讚歎識其緣起如右丁卯正月稚楓胡志章謹跋

公元一九九九（民八八）年五月初版

《中華續道藏》初輯第一五冊

精裝一冊基價三〇元正

版權所有

主編者　龔鵬程・陳廖安
發行人　高本釗
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三〇六〇七五七・二三〇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三四一五二九三・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眞：二三六八〇七六・二三〇二三八七〇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swfc @swfc.com.tw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
2000002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華續道藏　初輯／龔鵬程.陳廖安主編. －－
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88
冊；　公分

ISBN 957-17-1820-3（一套：精裝）

1. 道藏

231　　88003283



ISBN 957-17-1820-3（一套：精裝）20000010